作者／木村睡莲

翻译／夜蓝



BIO HAZARD 8

生化危机官方小说 8

自由之路




神描睡扫

生化危机

自由之路

BIOHAZARD to the Liberty

文／木村睡莲　译／夜蓝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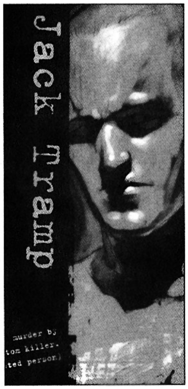
第一章……004
第二章……012
第三章……020
第四章……025
第五章……035
第六章……041
第七章……047
第八章……057
第九章……062
第十章……068
第十一章……071
第十二章……075
第十三章……078
第十四章……082
第十五章……085
第十六章……090
第十七章……101
第十八章……107
第十九章……111
第二十章……115
第二十一章……118
第二十二章……121
第二十三章……122
第二十四章……125
第二十五章……130
第二十六章……131
第二十七章……134
第二十八章……138
第二十九章……142
第三十章……143

人物简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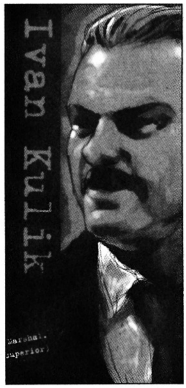
BIOHAZARD
to the Libert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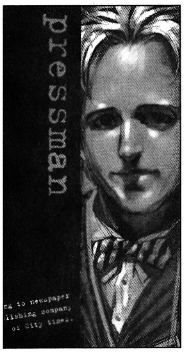
何塞·洛佩斯
Jose Lopez
联邦警官



杰克·特兰普
Jack Tramp
连环杀人犯
（嫌疑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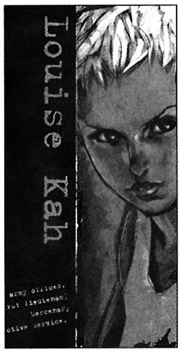
伊万·库里克
Ivan Kulik
联邦警官
（洛佩斯的搭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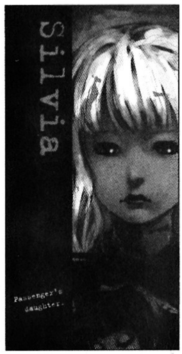
新闻记者
pressman
隶属于《都市时报》出版公司



罗伯特·陈
Robert Chan
安布雷拉制药公司的行政主管
（哲学博士）



露易丝·卡
Louise Kah
退役军人（中尉）
雇佣兵



西尔维亚
Silvia
乘客的女儿

第一章　何塞・洛佩斯

四月初的利物浦，新一天的开始。

在通往港口的街道外侧有一条小路，平时是一个非常安静的地方。可如今就在这条勉强能通过一辆汽车的路上，一辆出租车正以猛烈的速度疾驰而过。在出租车的后面是三辆闪着警灯、紧追不舍的警车，前后追逐的四辆汽车在街道上留下了一连串的喧嚣。

身材魁梧的出租车司机一边开车一边不停地发抖，令人难以想像的是他这种身材竟然会抖得如此剧烈，好像要用尽浑身的力气才能勉强握住方向盘。映在后视镜中的仍然是紧跟在后面的警车顶部不断回旋的警灯。回想起刚才发生的事，他的身体抖得更加剧烈，这时在后视镜与警灯之间出现了一缕黑色的头发。

洛佩斯正在用发油很仔细地为自己这头波多黎各人所特有的头发定型。此刻他悠闲地坐在出租车的后排座位上，虽然车厢在坑坑洼洼的小路上飞驰会不时地引起一阵颠簸，可他还是在用电动剃须刀慢条斯理地刮着胡子。

出租车司机回过头对造成目前这一惨状的罪魁祸首战战兢兢地说道：“这位乘客，太危险了！我已经不行了！”

洛佩斯根本不为所动，只是轻轻地回问了司机一句：“还没到么？你真的开到最高时速了吗？”

“当然啦！就是因为我开得太快才会被警车追赶啊！再这样下去还没到港口，就会被他们抓住的！”

“没关系，到时候我会想办法的。”

好不容易刮完了胡子的洛佩斯话音刚落，后排车厢的地上就响起了一声闷响，好像是什么很重的东西掉落的声音。司机透过后视镜向后看去，洛佩斯弯下腰将掉在地上的东西捡了起来。直起身体之后，只见他的手上握着一只散发着阴森光芒的贝雷塔M92F手枪，漆黑的枪口令人不寒而栗。洛佩斯将那身名贵西装的衣襟敞开，把手枪重新放回枪套。

“这里的警察是不配枪的吧？那么说我只要开枪的话，他们就会停下来……”

“这、这位乘客……你可不要乱来啊！”司机随后又小声嘟哝道，“妈的，我就不应该让这个墨西哥人上车。”

“你说什么？”洛佩斯问道。

“没、没什么……”

“听好了，我是美国人。还有，什么时候能到达目的地？如果迟到的话我就死定了。”

“马上、马上就到！拜托了，请不要在这里！被警察追赶也就算了，难道连车子也要被弄脏吗？”

“你在说什么啊？”洛佩斯歪着脑袋问道。

“你看，已经看到大门了。”在已经开上大街的出租车的正前方出现了一个将马路与港口分隔开的大门，出租车司机刚看到这扇大门，说话的声音里立刻充满了喜悦。洛佩斯也将身体前倾仔细地看了看，随后也和司机一样露出了笑容。

此时看守那扇大门的警卫也开始慌乱地行动起来。看到一辆出租车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向自己这边冲过来，而且后面还紧跟着几台呼啸的警车，于是他们本能地快速将安全路障横在门前。

刚刚出现的笑容一瞬间就从司机的脸上消失了，洛佩斯刚才还一副游刃有余的样子也随之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司机随着汽车与大门的距离越来越近，握着方向盘的手也越来越用力。

“我们该怎么办啊？要冲过去吗？”

“应该冲不过去吧，踩刹车！”

“刹、刹车？”

“虽然你驾驶的是英国出租车，不过也应该有刹车之类的东西吧？想什么呢，赶紧踩啊！”

“可以踩吗？如果踩刹车的话，车子就会停下啊！”

“废话！”

“停下的话，警察就会把我们包围啊！”

“就这样冲过去的话，一定会受伤的。”

“被包围的话，你会被警察拘捕的。”

“我都说了，到时候我会想办法的。”

紧接着跃入洛佩斯眼帘的就是那根路障横杠上涂着的红白相间的图案，他不由得大声喊道："现在只有这个出租车才是最让我头疼的东西！所以你他妈快点儿给我踩那个该死的刹车，让这辆该死的出租车给我停下来！"

一阵尖锐刺耳的刹车声响起，仿佛要将人的耳膜撕裂一般，司机用力地将刹车一直踩到底。车轴虽然被锁死，谁知车尾猛地一甩，出租车还是朝着大门的方向侧滑了过去。洛佩斯和司机紧闭着双眼，一瞬间两人不约而同地开始在心里向上帝祈祷。也许是这份祈祷被上帝听到了吧，长长的寂静过后，出租车的惯性运动终于在黑暗中停了下来。

由于出租车轮胎与地面的摩擦过于剧烈，升腾起来的白烟看上去就像是迷雾一般，不过车子总算是停了下来。同时伴随着一声金属音，出租车后轮的一个轮胎盖掉了下来，随后便沿着车子行进的方向开始滚动，一直撞到港口大门旁警卫室才停下来。

慢慢睁开眼睛的司机看了看横在自己面前的路障，长叹出了一口气说道："不到一米，只差几厘米啊！"

接着洛佩斯也叹了口气，小声说道："我是美国人，你还是给我换算成英尺或者英寸吧。"

就在这两个人平静下来之前，一直跟在他们身后的警察已经将出租车团团包围了起来。回旋的警灯还在不停地转动着，周围被照得如同白昼，出租车的车体在灯光下也显得有些扭曲。

洛佩斯将脑袋探出窗口四处环顾，只见那些大门的警卫都跌坐在路障的另一侧，好像受到了很大的惊吓，一时半会儿也不知道该采取什么行动。看到这边无论如何也无法移开路障，洛佩斯只好将出租车另一侧的车门打开，一探身走了出去。

从刚才的警车上走下好几名警察，他们如临大敌，一边盯着洛佩斯一边小心翼翼地向他靠近。洛佩斯忽然冷笑了一声，然后慢慢地将手伸进西装上衣的内侧。

"枪！这个家伙有枪！"司机大声喊着。

听到这句话后，警察们马上停下脚步并弯下腰，其中一名甚至还张开了双手上下挥动以表明自己并没有携带武器。

洛佩斯皱着眉头把手从上衣的内侧抽了出来，然后将手中的证件夹展开，让眼前的所有人都能够看到里面的东西。在证件夹里面有一个从美国西部开拓时代起就没有改变过的、被设计成星状的徽章正闪耀着银色的光芒。

洛佩斯缓缓说道："U.S.MARSHAL（美国警官），何塞·洛佩斯。"

可是那些警察并没有因此而改变戒备的状态，还是和洛佩斯保持着一定距离，远远地围着他。

洛佩斯摇了摇头，然后提高音量大声说道："我是美国人，为了美国政府所委派的工作而来。"

听他这么说围在四周的一个警察悄悄地跟站在前面的另一个人说道："不会是'那个'吧？就是那个'杰克·特兰普'事件！"

"啊！开膛手杰克吗？"

那些警察终于站起身来，各自分散开来。有人向出租车司机询问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有人去帮助那些负责看守大门的警卫。还有一个应该是他们当中官衔最高的警察走到了洛佩斯的近前，一把将他手中的证件夹夺了过来，斜着眼睛瞟了一眼，态度也明显变得傲慢起来。

"这东西是真的吗？"

"当然，货真价实的美国联邦警官。"洛佩斯好像故意要炫耀自己那口洁白整齐的牙齿一样，咧开嘴巴冲着那个警官笑了笑。警官瞟了他一眼之后将目光又回到证件上，仔细地盯着那张贴在身分卡上的照片。照片里的人虽然穿着高级西装，但脸上却是一副白痴一样的笑容。视线再回到本人，身上的那套西装和脸上那副相似的表情都和照片上毫无二致，警官用鼻子轻轻地哼了一声，就当是个回答。洛佩斯却完全没有注意到，还是傻傻地笑着。

警官开口说道："这样啊，美国警官是吧？"

"是美国联邦警官，一定要加上'联邦'二字，这样就代表可以在美利坚合众国管辖范围内的所有州郡展开行动。"

"英国可不是你们国家的一个州！"警官指着洛佩斯说道，"警官也好，其他什么头衔也好，在这里一律按照普通人对待。挟持一辆普通的出租车，还让一名普通的司机在这条普通的道路上横冲直撞，如果是这里的

普通人早已经被逮捕了。”

洛佩斯苦笑了一声说：“莫非……你们准备逮捕我吗？”

“不，严格来说我们无权逮捕你，但是我能问问你这么着急赶路的原因么？”

洛佩斯轻轻地咳嗽了一声然后说道：“实际上，今天在这个港口我有件非常重要的工作要做。不过……我睡过头了，哦，当然是因为时差的原因，也有可能是我不太适应这里的气候……我想可能是这样吧。总之，我绝对不能迟到。”

“就因为这样，你引发了这么大的骚动？”警官指着周围慌慌张张的人群问道。

洛佩斯无奈地苦笑了一声，看到他这副样子，警官低下头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洛佩斯想要偷看警官此时的表情，可没想到对方猛然又抬起头来，险些撞到他的鼻子。

“美国人，为什么要千里迢迢来到英国，而且还要在我所管辖的地盘引起骚乱？”警官小声嘟哝道，不过严格来说那并不算是嘟哝，因为他的声音已经大到足以让洛佩斯听到的程度。

然后他又叹了口气，向洛佩斯问道：“我说你啊，难道是特意从美国赶来押解‘开膛手’的吗？”

“开膛手？”

“对啊，开膛手，那个家伙和你一样都是美国人。”

“那个家伙是谁啊？不要说什么押解，多难听啊。是护送，我们的工作就是护送他。当然我这次的工作就是这个，对方也的确是个美国人。但是名字可不叫什么‘开膛手’，呃……应该是叫杰克……什么什么的。可恶，光顾着睡觉了，关于他的资料我还没看呢，他叫什么来着……”

“应该是杰克·特兰普吧？这里是英国，所以人们都叫他特兰普。”

“是‘开膛手杰克’。”另一个年轻的警察插嘴说道，“那么，我们该怎么处置那个出租车司机呢？”

洛佩斯转身看了看那辆出租车，司机正在从窗口向这边张望，一脸不安的表情。

那位官衔最高的警察也同样望向那辆出租车，低声说道：“没办法，

只能把他抓进去了。”

洛佩斯冲着司机做了一个微笑的表情，并挥了挥手。看到他这个样子，那个司机一副如释重负的表情，用手拍着胸口。大概是以为洛佩斯已经和警察说明了整个经过，洛佩斯也指了指眼前的警察，又竖起大拇指，做出了让司机安心的动作。

警官对洛佩斯说道：“那个家伙是英国人，所以我们可以逮捕他，我们想怎样对待他都行。难不成你这个美国人对我们还有意见吗？”

洛佩斯回过头来面向那个警官，歪着头说道：“意见？我什么时候说过有意见？”

那个警官又低下头叹了口气，不过这次洛佩斯却并没有犯同样的错误。

就这样，警官默默地将手中的证件合上，递到了洛佩斯的面前。

“好了……赶快把开膛手给我带走吧。”

关于这场不愉快的对话，洛佩斯也开始觉得有些烦躁，但作为不能迟到的他来说，如果想要平安无事地从这里离开，还是不得不露出违心的笑容来面对眼前的这位警官。

“英国不愧是绅士的国度啊，这里的人果然都很通情达理。那个，杰克……呃，你们叫他开膛手的那个家伙，还是难逃你们的法网，说明这里的警察真的很优秀。托你们的福，这次护送行动应该也会很顺利的。在此我谨代表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对你们的大力协助表示最由衷的感谢。”说着洛佩斯用手捏住自己的证件想要将其收回，可是那个警官还是紧紧地将证件抓在手中，丝毫没有放行的意思。

警官抬起头，看着洛佩斯的眼睛缓缓地说道：“美国的混蛋敢在我们的地盘撒野，当然要把他抓起来了。”

过了一会儿，警官从鼻子里呼出一口气，嘴角微微上翘地说道：“我说的不是你，是那个开膛手。”

说完他才将手松开，转身走开了，将不明所以的洛佩斯留在了原地。洛佩斯看着警官的背影，觉得他好像是抱着一股无处发泄的怒气不情愿地离开了。

洛佩斯终于重新回到了出租车前，从后车窗探进车内，将放在后座上

的公文包拎在手中，这时出租车司机回过头来对他说道："这位乘客，你是美国的警察啊，是FBI吗？"

"我是U.S.MARSHAL。"

"那是什么？不过算了，不管怎样我都会因为帮助你而免受责罚吧？你有没有跟那些警察说明情况？"

"当然了，这还用问！"洛佩斯直起身子，冲着司机微微一笑，"放心吧，没问题的。因为英国是个绅士的国家啊。"

"太好了，那么你看这个车费……"

"我是个美国人，身上没有那么多的英镑啊、欧元啊什么的。不过你不用担心，那些警察会帮我付的。"

"哦，是这样啊，那我就放心了。"

"一会儿他们就会过来，到时候再给你。"说完，洛佩斯转身来到路障跟前。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梳子，开始慢慢地梳理自己那头引以为傲的头发。他在心里胡乱地想着今天一定会顺利的，把刚才那些烦心事儿都忘掉之类的事情。

这时在旁边不停忙活的一位警卫对他说道："你在干什么？"

洛佩斯指着眼前的路障说道："在等你们将这个东西升上去，喂，快点儿干吧。"

警卫嘴巴张得老大，一言不发地盯着洛佩斯的脸。洛佩斯也注意到了对方的举动，于是又将手伸进上衣的口袋。

"啊，我明白了。又要看证件是吧？稍等一下。"

"什么啊，不是，难道你没有看到周围的情况吗？大家都在忙着，你就不能走侧门吗？"

"好啦，快点把这个东西挪开吧，这不是你的工作吗？要不然我就一直站在这里。"

警卫咂了咂嘴，转身走进旁边的警卫室。

在等他开门的这段时间里，洛佩斯又回过头向出租车司机问道："对了，你知道开膛手的事儿吗？"

"你说的是'开膛手杰克'吗？历史中的那个，还是现在的？"

“还有现在的吗？”

“很有名的，就是杰克·特兰普的那个案件啊。美国人杰克·特兰普杀害了多名少女，被媒体称为‘复活于后现代的开膛手杰克’，报纸上每天都会有长篇累牍的报道。虽然历史上的那个杰克大家到最后也不知道他的真实身分，不过这个家伙可是在犯罪现场被抓住的。据说在被警察逮捕的时候他正握着一把沾满了鲜血的匕首站在女性被害人的旁边。”

洛佩斯哼哼一笑，“原来如此，这就是所谓的‘美国的混蛋’啊……”

“就在即将审判他的时候，美国政府却无礼地要求将此人遣返……这件事也成为了轰动一时的新闻。”

话说到这里，洛佩斯终于明白了刚才的那个警察为什么会用那样的态度来对待自己。英国警察将残杀本国女性的美国人绳之以法，当然想要亲手来制裁他了，这是人之常情。虽然不知道原因，但是美国政府却对英国施加了压力，使得凶手可以免于刑罚，所以满腔怒火无处发泄的他们就“恨屋及乌”地将自己也牵连了进来。不过如果站在对方的立场上，自己也很有可能会采取相同的态度吧。想到这里，洛佩斯反而稍微有些同情那些警察了。

出租车司机反过来向洛佩斯问道：“如此残忍的案件在美国也引起很大的轰动了吧？”

“美国人不读报纸，不看新闻，他们每天只是忙着看体育节目而已。”

洛佩斯笑了笑，露出了洁白的牙齿。看着洛佩斯那与沉思中的表情很不相称的笑容，司机无奈地耸了耸肩。

在洛佩斯的耳边终于响起了控制路障升降的马达转动声，他转过身一看，在司机的后方，一群警察正远远地向着出租车走来。一会儿出租车司机和他的英国绅士同胞们一定会进行一场绅士之间的对话吧，不过洛佩斯惟一可以肯定的是，围绕着车费的问题一定会爆发一场十分具有争议的讨论。

他急忙回过身来，一猫腰从还在上升中的路障下钻了过去，随后便大步流星地离开了这里，将所有的麻烦都留给了身后的那群英国绅士们。

光，瞬间又变成黑暗，这种短暂的间隔不停地重复着。强烈的光线在视网膜上灼烧，黑暗便慢慢地消失了，如同拷问一样刺激着神经中枢，令脑海中突然闪现出至今为止人生中最美好与最糟糕的时光。

最美好的时光，那还是在纽约的时候，有着与现在一样的光线、洁白的床单、与床上的女人一起共度良宵。她叫西尔维亚，自己到现在还记得她的名字与体温。

最糟糕的时光，恐怕记得不是那么清楚，同样是躺在床上的女人却一动不动。自己手中握着金属的……那是什么？好像是把匕首。是谁将红酒洒在了原本就不卫生的床单上，染红了一片，啊，那些都是血。随即身后的门被撞开，一群男人冲了进来。

“我们是苏格兰场的人，不许动！”伦敦警察厅的男人的叫声响彻杰克的耳边，而此时此刻这些人却并不在他的身旁，杰克最后听到的这些声音只不过存在于他的记忆中而已。

此时的杰克一边回想着过去的点点滴滴，一边凝视着从押运车的铁窗中照射进来的阳光。附近应该有大海，从刚才开始车子就开上了大桥，而现在依然在桥上。轮胎压过地面而产生的摩擦声已经消失了，不一会儿车子就告别了大桥的路面，在杰克的眼中只剩下刺眼的阳光。即使闭上双眼也难以躲过这片炫目的阳光，他想要用手遮住双眼，却由于身上穿着的拘禁服而丝毫动弹不得。

啊，对了，是这样。杰克终于回想起自己目前的处境了，已经记不清这是第几次乘坐这辆车子了。

“马上就要说再见了，杰克。”

这时，一个青年男子的声音在杰克的耳边响起，似乎真的是现场的人所发出的声音。杰克抬眼一看，看守就坐在对面的长椅上，大概是和他一起坐上这辆车的吧。年轻的看守正盯着他，一边不怀好意地笑着，一边将手中那根奇怪的棍子靠近了杰克的脸。

“你现在会是一副什么样的表情呢？就要和这个城市道别了，你一定很悲伤吧？”

看守不停地用棒子戳着杰克的脸颊，于是响起了硬塑料的声音，因为杰克的脸上戴着防止犯人自杀用的面具。

杰克抬起毫无生气的眼睛看了一眼看守的脸。

“你看什么！”说着，看守将棍子轻轻地放在拘禁服上，随即杰克的身体就受到了数万伏特电流的侵袭。杰克努力克制着自己，但还是发出了细不可闻的叫声，很快就再也支撑不住躺在了身下的长椅上。

“谁告诉你现在就可以休息了？”

看守恶狠狠地将棍子塞进椅子与杰克的脑袋之间，用力地将他的身体抬起。杰克的拘禁服与身后的合金墙面摩擦着，发出了尖锐刺耳的声音。上半身好不容易恢复了直立状态，看守又向这边投来了目光。虽然杰克老老实实地转移了视线，可是看守那不怀好意的笑容总是追着他不放。

“什么嘛，真没劲。你真的是美国佬么？你再盯着我看一次，没准我会认为你是个有骨气的家伙而尊敬你的。”

这时那根棍子已经抵在了杰克的喉咙上，然后看守用手抓住了他的下巴，将他的头抬起来。杰克的视线不得不渐渐望向对方的眼睛，在眼球的正前方就是看守的门牙。杰克突然觉得在被捕以后，与自己对峙的人所露出来的牙齿大概都是这样一种感觉。就好像看到了珍贵的东西一样，所有的人都会由于好奇心和兴趣本位的心理而张大嘴巴露出牙齿，眼前这个看守的样子也是杰克司空见惯了的。

“想逃跑吗？没门！现实世界可不像你们国家所拍的电影那么美好。你没有机会了，从此只能抱着这种美好的幻想在监狱里过一辈子啦。现实世界可不是电影，明白了吗？”

就在杰克的目光即将和看守的视线相遇时，另一个声音说道：“喂，差不多可以了。”

声音是从车子前面传过来的，从与驾驶室相隔的窗子中，一个手握方向盘的看守正在看着这边发生的一切。

“那家伙是个只敢杀女人的窝囊废，虐待一个窝囊废也不是什么值得自豪的事。”

年轻的看守瞟了杰克一眼，随即咂了咂嘴将棍子用力收了回来，一阵反作用力使杰克的头重重地撞在了身后的合金墙上，看守重新坐回了

椅子上。

“这家伙是死是活还不知道呢。”

“会活着的。”握着方向盘的看守说道，“不过，没有自由的活着，恐怕比死还要难受吧。”

年轻的看守哼笑了一声。

就在这时，伴随着刹车的吱吱嘎嘎声，押运车的速度慢慢地降了下来。等到车子完全停下之后，驾驶席上的看守打开车窗，和外面的人不知在说些什么。年轻的看守对杰克说道：“马上就要真的说再见了，杰克。送走你之后，我就可以去酒吧喝上一杯美味的黑啤酒了。”

看守一边说着，一边用棍子轻轻地戳着杰克的身体，强烈的电流再次刺激了他的身体。杰克的身体向前面倾斜着，并不停地发抖。

看守笑了，“这就算是给你饯行吧。”

车子再次发动，不一会儿又停了下来，传来了驾驶席的车门被打开的声音。紧接着杰克听到了脚步声，应该是那个开车的看守所穿的皮鞋发出来的。脚步声从杰克背后绕过，在押运车的正后方停了下来。车后的大门被左右打开，一股强光照射进来。

“杰克·特兰普，出来！”

强烈的阳光照在那个人的身上，在车厢里投射出一片阴影，果然是那个开车的看守。空气中有股海水的味道，嗅觉与视觉让杰克感到不知所措。

年轻的看守说道：“站起来！”然后抓住杰克拘禁服的肩部，粗暴地将他拉了起来。

杰克摇摇晃晃地站起身来，开始慢慢地向着光亮的地方走去。眼睛此时还没有充分适应强光的环境，杰克现在所能看到的景象除了包围住自己的黑暗之外，就只有前面的光。他与光的距离不到两米，可是腿上的脚镣却在时刻阻挡着他迈出的脚步，被拘禁服束缚住的双手好像也在拒绝前进。时间一点点地流逝着，在这几秒钟的时间里这段距离和强烈光线甚至在一瞬间让杰克产生了某种幻觉。他觉得在光的尽头好像就是自由，可惜这终究是错觉罢了，在前面等待他的是现实。就算回到美国，在那里等待他的也肯定是人们好奇的目光和法庭的特等席。之后，如果运气好的话，



他们会给他在精神病医院准备一间二十四小时都会受到监视的特等病房。不过他的运气一向都不大好，恐怕还是联邦刑务所中的一个小房间的可能性会比较大一点，在那里他会接受药物注射的刑罚。虽然杰克能够充分理解这些事情，但他还是将那道光束看成是对自己的祝福。就好像是小的时候，手里紧紧握着好不容易才买到的入场券，在傍晚的麦迪逊广场花园观看纽约的篮球队——尼克斯队的比赛，就算是在两个街区之外也能看到那些光。虽然现在的情绪没有那时高昂，但心中的忐忑还是十分相似的。莫非这些都是从天国洒下的光么？当然不是。

慢慢地，杰克走到了押运车的边缘，随即他的眼睛就适应了周围的环境，眼前的一切都变得十分清晰。好像是特意让杰克停止思考一般，一个天使从天而降。

那是一只海鸟，刚好落在押运车的下车台的边缘上，好像就是为了阻止杰克前进。这只鸟的眼睛直直地盯着杰克，一瞬间让他感到不知所措。一人一鸟就这样四目相对，当然二者之间是根本无法沟通的，不过那只鸟好像要向杰克传递什么信息一样还在看着他，接着便有所暗示似地展开了它那漂亮的翅膀准备飞走。

就在这个时候，那根对杰克来说无比熟悉的棍子突然戳到了那只海鸟，一阵“噼啪”的声音仿佛引爆了周围空气，海鸟倒在了地上。年轻的看守收回电击棒，然后对着杰克说道：“好了，道路已经清理干净了。”

躺在押运车冰冷地板上的海鸟拼命地挣扎了几下，随即从嘴里流出了一些血沫就再也不动了。它的眼睛还在盯着杰克，可是已经失去了光芒，变得和杰克现在的眼睛一样。他曾经见过这种失去了生机而变得绝望的眼睛，他最后看到的女人——那具躺在床上的尸体的眼睛就是这样的。

杰克觉得有些怅然若失，慢慢抬起了头。眼前是一个港口，船坞里停靠着一艘巨大的轮船，那个负责驾驶押运车的看守站在杰克的面前，几个警卫就站在不远处正在用好奇和厌恶的眼神看着杰克。他们当中惟一没穿制服而是穿着西装、身材稍微有些胖的中年男子朝这边走了过来，他从上衣的口袋里掏出一个证件夹，将其展开后递到了杰克的面前里面有一个星形的银色徽章。

“U.S.MARSHAL，伊万·库里克。”

库里克虽然有着俄罗斯的血统，不过从他戴的太阳镜和蓄的小胡子来看还是一个地道的美国人，杰克也一眼就看出他就是来接自己的人。

库里克指着杰克，向驾驶押运车的看守问道：“是杰克·特兰普吗？”

“是的。”看守回答说。

库里克又指着杰克的面具说道：“我看不清他的脸。”

“是他本人，我们不会在中途调包的。”

“我有必要确认一下，摘下来。”

库里克例行公事地将杰克相关的材料从文件夹中拿了出来，司机冲着车上的那个年轻看守示意了一下，后者将手伸到杰克的脑后，将固定面具用的皮带一根根解开。不一会儿，面具被摘了下来，杰克的脸暴露在空气中，同时周围所有的人都将视线集中在他的脸上。此时的杰克面无表情，从他的脸上看不出一丝霸气。

警卫中的一人忽然说道：“这个家伙就是开膛手吗？和报纸上的不一样啊，好像很弱的样子啊。”

库里克认真地对比着贴在文件上的照片和杰克本人的脸，“没错，戴上吧。”

面具再一次戴到了杰克的脸上，戴好后年轻的看守从后面推了他一下。杰克就这样被推下了车，库里克慢慢地朝他靠了过来。可就在这时，负责驾驶的那名看守突然拿着电击棒挡在了他们二人中间，杰克不禁皱了下眉头。

“等一下，还有一个人呢？”看守说道，“我听说美利坚合众国派来了两名联邦警官……”

库里克咂了咂嘴，然后缓缓地环顾四周喊道：“喂，你在哪儿？要开始干活啦！”

从那群警卫后方的不远处传来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不一会儿出现了一名和库里克穿着同样西装的年轻男子，他一边跑一边露出了手中的徽章。

“U.S.MARSHAL，何塞·洛佩斯。”

洛佩斯一直跑到库里克的面前，嘴里还在不停地喘着粗气。

“你干什么去了？”库里克问道。

洛佩斯指着刚才自己跑来的方向，气喘吁吁地说道：“船……船，我

看到了。好大的船啊，那船叫什么名字啊？”

“自由号，你们要乘坐自由号前往纽约。”车上的那个看守答道。

“虽然外表看起来好像很破旧的样子，但里面可是很先进的，各种设施一应俱全。名字是‘自由’，不过却不是对杰克而言。”

库里克向洛佩斯问道：“一艘船有什么好奇怪的，难道你没乘过船么？”

“没有啊，因为我……不会游泳。”

旁边的警卫们发出一阵窃笑，库里克无奈地说：“马上就要乘坐这艘船了，不管怎样都要完成这次任务。”

开车的看守走上前来，将手中拿着的文件递了过来，“请在这里签字。”

洛佩斯从兜里掏出钢笔，在文件上签了字。看守将拴在自己腰间的串着很多钥匙的钥匙圈解下，递给了库里克。

“OK，这家伙就归你们了。”

“家伙？”洛佩斯一抬眼就看到了已经被带到他面前的杰克，一张遮住了半边脸的面具，浅棕色的拘禁服，紧紧地绑在腰部的皮带将手脚全部束缚住，无论是谁看到这身打扮都会觉得很恐怖。洛佩斯张着嘴，紧紧地盯着杰克。

杰克忽然与洛佩斯四目相交，他在心里想着：这个男人接下来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呢？会和那些英国看守那样，像对待一条虫子一样来折磨自己吗？虽然他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可还是忍不住从面具里面窥视洛佩斯的眼睛，试探着对方的反应。

令他感到意外的是，洛佩斯的嘴角微微上翘，对自己露出了微笑，就好像是看到了什么新鲜玩意的孩子一样，眼睛和洁白的牙齿都闪着光芒。杰克自从被逮捕之后还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的表情，所以稍微有些吃惊。

“酷！像电影一样。”洛佩斯兴奋地大叫起来，车上的那名年轻看守听到之后忍不住笑了起来。

库里克半阴沉着脸，从旁边抓住了杰克腰上的皮带，“喂，带着他走。”

洛佩斯默默地伸出手抓住了皮带，脸上仍然是一副好奇的表情，津津有味地盯着杰克。

杰克将视线投向正前方，在两名联邦警官的挟持下开始向前走。落在不远处集装箱上的几只海鸟也看着这边，它们应该是那只死了的海鸟的同

伴吧？它们在为死去的同伴哀悼吗？杰克一边看着海鸟一边想着。不一会儿，其中的一只海鸟展开翅膀飞向天空，接着其他的伙伴也紧跟着飞了起来，海鸟们离开了港口，越过正面的大型轮船飞向了大海。

“向着自由……”

杰克悄悄地看了看身边的两个人，他们并没有注意到杰克的低语，只是一直向前走着。库里克一本正经地走着，洛佩斯此时也已经将视线从杰克的身上收回，他的注意力全都被面前的这艘大型轮船——自由号所吸引了。

睡神扫描

第三章　自由号

自由号是在1912年被制造出来的，距今已经将近100年了。这艘从利物浦出发前往纽约的大型客轮，是花费了很多资金才被建造出来的。但实际上这艘船根本就没有在预定的航线上航行过，甚至都没有横跨过大西洋。而导致这一结果的就是泰坦尼克号——那艘严格来说虽然不是同样型号，但作为同一时期的设计，在外形上与自由号十分相似的豪华客船。受到了那场令泰坦尼克闻名全世界的灾难的影响，为了与其竞争而被制造出来的自由号从此落得了悲惨的命运。结果这艘船辗转于欧洲各大港口，可惜并不是作为客轮，而是作为酒店、博物馆，有时甚至只是个摆设。

近百年的岁月无情地流逝，其间曾经历数次易主的自由号，“她”那美丽的肌肤开始逐渐褪色，健康的身体也慢慢变得衰弱起来。如果继续这样下去，等待“她”的应该就只有解体工厂这块墓地了。但是转机还是在最后出现了，出身于香港平民窟，在年轻时期白手起家，一手打造了世界上屈指可数的“陈氏工业”所有者——马克·陈先生，被“她”本身所拥有的优雅气质所吸引，将其整个买了下来。很快，陈先生就为“她”购买了新的“衣服”，完全还原了那高贵典雅的外观，另外又投入重金为其购置了最新的设备以及陈氏工业所引以为豪的先进技术，使“她”能够脱胎换骨、焕然新生。

可是陈先生与“她”的恋情在突然之间就迎来了悲剧的落幕，陈先生由于心脏病突发猝死，使得整个陈氏工业群龙无首从而陷入经营危机，最终破产被其他公司所收购。陈先生与“她”之间的一切，都好似一场黄粱美梦，什么都没有留下就这样终结了。

之后，收购了自由号的公司决定将其作为运送产品与材料的运输船来使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陈先生原本利用最先进的技术是打算让其作为客轮复活，而新的主人却觉得还是将它作为货轮更有利用价值。总之，自由号这次的首航只不过是在走它原本于近百年前就应该走过的航线，而且本次航程的终点也是同类船只泰坦尼克号所没能抵达的地方——纽约。

自由号美丽的船体倒映在大西洋中，一轮落日在海天交接处缓缓落下，本次航程的目的地纽约就在那落日的方向。

甲板上，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出现一个男人的身影，他一边紧紧地抓住栏杆，一边发出痛苦的呻吟声。由于本次航行是这艘船的试航，因此乘客很少，在几乎没有人的甲板上洛佩斯要定期地将身子探出船舷，把胃中的东西一股脑地吐到海里。

“你没事吧？”一个男人对洛佩斯说道。

洛佩斯回过头，看到一个消瘦的男子站在自己的身后。

“你晕船吧？真辛苦啊。”

“我……这是……第一次……乘船……”

洛佩斯一边说着，一边又扭过头向着海里呕吐。可是他胃里的东西几乎已经被吐干净了，所以这次吐出来的只有一些液体。洛佩斯将手放进口袋想要拿出手帕，可惜却没有找到。他微微地抬起头看那个消瘦的男人。而对方也看着嘴巴周围满是呕吐物的洛佩斯，脸上带着不自然的笑容。虽然此时洛佩斯的目光都被男子胸前口袋中插着的高级手绢所吸引，但他还是没有勇气向这个初次见面的男人借用。他转而注意到了悬挂在手绢下面的那张身分证明，上面印刷着现在自由号的所有者的公司名称和标志。贴在上面的照片正是那个消瘦的男人，下面写着名字和所属机构，以及血型等详细资料，而首先映入洛佩斯眼帘的就是“所属机构”那部分的内容。

“都市时报？”

“啊，我是英国报纸的记者。”

“记者？”

“我特地来报道自由号的试航。”记者对洛佩斯继续问道：“你是哪个地方的？”

“哪个……地方？”

“啊，我的意思是你没有佩戴这个东西，所以……”记者说着举起了挂在自己胸前的身分证明。

“啊，他们好像没给我啊。”洛佩斯看着自己什么都没有佩戴的前胸，就在这时他注意到了一个细节，有一小块呕吐物粘在了自己西装的衣襟上。洛佩斯突然将手伸向记者的胸前，将一开始就吸引了自己注意力的那条手绢夺了过来。

“啊，你干什么？”

为了防止记者将手绢夺回去，洛佩斯转过身去背对着他，然后开始仔细地擦拭衣襟上的污垢。

“不好意思，只是借用一下。不赶紧弄干净的话，以后就洗不掉了。”

“你怎么能这样！”

“不是，这套西服真的很贵。”

眼看对方根本不想把手绢还给自己，记者伸手准备自己抢回来，可是他的手突然停在了半空中，然后呆立在当场。

洛佩斯也注意到了记者的视线，笑着说道：“啊，没关系，我是美国政府的人。”

从他敞开的上衣中，露出了放在枪套里的贝雷塔手枪。

可能是不太习惯看到枪械吧，这位瘦弱的英国记者还是呆呆地站在那里，视线也极其不自然地落在了洛佩斯手中的那条手绢上。。

“啊，不好意思，我会把它洗干净之后再还给你的，我知道这是起码的礼节。”说着洛佩斯将手绢随意揣进了口袋，转身走向客舱的方向。

不远处有一个女人正倚墙抱着胳膊在向这边看。她看上去好像是有着北欧人的血统，鼻梁高挺，脸部的轮廓十分鲜明……不过皮肤却是像非洲人一样的褐色，给洛佩斯一种很强壮的印象。黑色的背心搭配着卡其色的短裤，个头比洛佩斯还要高，梳着整齐的短发，看上去干练无比。她从洛佩斯和记者争吵开始，就一直在看着他们，目光始终集中在洛佩斯身上。

在走过这个女人身旁的时候，她那浅褐色满是伤痕的胳膊上的刺青吸引了洛佩斯的注意力。可能是哪个国家军队所特有的标记吧，总之是洛佩斯没有见过的图案。

洛佩斯装作没有看到的样子，走了大概十几米之后停下了脚步，然后打开了旁边的一扇门。那里就是洛佩斯的休息室，房间十分狭窄，里面只有两个简易的床铺和一套桌椅。杰克穿着被引渡时的那套衣服就坐在靠近里面侧舷窗处的椅子上，库里克正坐在他旁边的那张床上看着杂志，看到洛佩斯进来之后，他将一个小小的塑料盒子递了过来。

“吃点防止晕船的药吧。”

洛佩斯把药拿在手中，从杰克的身边挤了过去，来到舷窗旁的洗手池前，打开盖子倒出两粒药片，就着杯子里的水一口吞下。

洛佩斯抬起头，看着镜子中那张憔悴的脸，觉得好像连自己的头发都失去了往日的光泽。他回过头向库里克问道：“我受够了，为什么咱们要用民间的船只来护送犯人？”

“什么啊，应该是其他的船都满员了吧。”

“这可是第一次啊，我从来都没想到会是这么难受。”洛佩斯看着手中的那个小药盒，“从接受专业训练之后，我还是第一次服用这种防止晕船的药啊。喂，这次的护送任务，我怎么想都觉得有些奇怪。罪犯明明是在英国犯下罪行，通常情况下都应该在英国接受审判吧。可是为什么这次要强行将犯人带回美国呢？你注意到没有？英国那帮同行们的态度真是令人不爽，那帮家伙想要审判的话就交给他们好了。”

“你没有阅读这次的相关资料吗？”库里克放下杂志，抬头说道。

“杰克·特兰普在美国也有犯罪行为，是在他出国之前。”

洛佩斯回过头看了看杰克。

“他到底都干了些什么？”

“不知道，人家是不会告诉像咱们这种级别的小喽罗的，所以实际情况我也无从得知。不过好像是上级的那些人——美国政府之类的觉得他还是有用的。于是通过外交手段对英国政府施以压力，强行将他夺了回来。那些英国人丢了面子，当然不会善罢甘休了。啊，算了，不用介意。咱们的任务就是按照上级的指令，平安无事地将他护送回美国就可以了。”说完，库里克又埋头专心地去看手中的那本杂志。

想了想，洛佩斯不甘心地问道：“可即便是这样，我们为什么非要用船只来护送他呢，通常情况下不是该有专用的飞机吗？”

“看来你真的是没有阅读过资料啊。”

库里克还是保持着阅读的姿势，指了指旁边的杰克。

“这位仁兄有‘幽闭恐惧症’，就是一旦身处封闭的场所就会发作的病症，如果是船的话多少会安全一些。”

“给他打些麻药之类的东西，让他好好睡上一觉不就行了吗？”

“即便是罪犯也还是有人权的，要是让政府的那群人权主义者知道的话，肯定会引起抗议的。”

“不管怎样，我就是看着这艘民间的船不顺眼。”

洛佩斯扭头面向镜子，从口袋里掏出一把梳子，手里还拿着药盒，就这样开始仔细地整理自己的头发。

“刚才我和一个好像是小报记者之类的家伙打了个招呼，走廊里还站着一个不知道是哪个军队里的家伙，一言不发地站在那里……可能是雇佣兵之类的吧，谁知道呢。”

“喂，你没有被其他人发现吧？咱们手里的这个家伙可是个名人，如果让记者们发现的话可就麻烦了。”

“放心吧，没事的。怎么说我也勉强算是个专家啊。”

库里克抬起头，无奈地看了洛佩斯一眼，叹了口气之后又将视线投回到杂志上。

“总之，随你怎么说，反正最早能够到达纽约的只有这艘船而已。最重要的是比起什么军舰之类的，还是乘坐这种民间的船只更能让我安心。而且这还是一艘被某个富翁投入巨资改造的最先进的船了，说到晕船那完全是你自己的问题。”

洛佩斯刚刚梳理完自己的头发，库里克的这番话让他无言以对，就在准备把梳子放回口袋的一瞬间，他的目光偶然落在了手中那个药盒的标签上。开始的时候他并没有注意到，可是现在反过来想想，好像和刚才那个记者的通行证上印刷着的标志是一样的。

洛佩斯小声念着标志旁边的公司名称：“安布雷拉制药……”

“哦，是这艘船的所有者。”库里克说道。“原本这艘船好像是某个中国人的，不过最后被拍卖了。我觉得卖给制药公司也很不错，不管有多难受，这船上的药品堆积如山，总有能治好你的。你还真是个幸运的家伙。”

洛佩斯只有苦笑。

“如果是体育用品公司的船，难不成你还想指望用篮球来治你的晕船吗？”

第四章　安布雷拉制药

一个狭小的聚丙烯材质的箱子里，有一只实验用的小白鼠，在它背部沿着脊髓的部位插着几根电极，这些电极都连接在一根好像天线的东西上。箱子的上面盖着盖子，盖子和侧面都被缠上了金属线，使箱子被牢固地固定了起来。

“重要的是意志。”

从黑暗中传来的声音说道。在巨大的显示屏上显现出来的影像中，小白鼠不停地四处跑着。画面的旁边有一个时间编码，显示着“感染后第四十八小时”。

“在注入病毒前，我们已经教会了它打开盖子的方法。”

这时小白鼠停了下来，平静地将视线投向盖子的缝隙间。它先是慢慢地将身体靠近箱盖，然后用自己的头从盒子的里侧开始用力地顶那个盖子。

“这是第一次将箱盖固定起来，换句话说，这对认为只要打开盖子就可以获得自由的它来说，第一次出现了‘障碍’。”

小白鼠用头顶了几下，可是盖子却纹丝不动。不一会儿，它伸长了身体开始在箱子与盖子的缝隙间不停地嗅着。一直嗅到绑有线的地方才停了下来，然后开始剧烈地晃动自己的身体。

黑暗中，忽然从房间内部的扬声器里传来了一个明显是由机器合成出来的女人的声音：“纳米·处理器、监视器，感知到血液中肾上腺素上升。处理器、命令编码确认，通信。DNA基因排列变化已确认。”

房间里的人们发出了一阵嘈杂声，这时画面中的小白鼠的前爪就在他们的眼皮下慢慢地发生着变化。先是爪子上的白毛变成了黑色，原本不仔细看根本看不清楚的细小的爪子像是熔化了一样融合在了一起，变成了和小白鼠的头一般大小，爪子的前端变得和镰刀一样锋利，看上去就像是一只螳螂。

“拥有‘意志’和‘目的’的智慧生物，怎么做才能克服‘障碍’呢？这就是答案。”

小白鼠随即用肉眼看不清的速度在箱子与盖子的缝隙间轻轻一划，轻易地就将缠绕了好几圈的金属线割断了。之后又使用之前学会的办法，平安无事地用头将盖子顶开，从箱子里一跃而出。

投影仪的影像播放完毕，屋子里又变得明亮起来。这是一个巨大的会议室，几十个人围坐在椭圆形的办公桌前。这些人年龄相仿，其中还有几名女性。场地中间铺着印有公司标志和名称的绒毛地毯，那是一个撑开的雨伞型的标志，旁边还写着“安布雷拉”的字样。此时一个人穿着漆黑铮亮的皮鞋站在上面，他就是主持刚才的会议并负责解说的人——罗伯特·陈。拥有中国血统的他是这间会议室中惟一的亚洲人，虽然年龄比在场的其他人要年轻许多，但是从穿着打扮上来看也给人一种极其成熟的印象。他环顾着四周噪杂的人群，觉得自己该对刚才的一幕加以解释，于是缓步来到了会议室的中间。

就在这时，一个人说道：“啊，陈博士。”

听到声音后，陈停下了脚步。

“您不必站到中间，请回到您的座位。”

陈就这样站在那里，随即皱了一下眉头，深深地呼出一口气之后说道：“请不要称呼我‘博士’，这里并不是研究所，是董事的会议室。虽然我是新来的，但和你一样都是董事，或者你可以称呼我‘罗伯特’。”

“那么，陈先生。”在座的公司副社长重新说道：“请回到您的座位，如果有问题我们会问你的。”

陈的眉毛不停抽搐着，意识到这一点之后，他连忙用手按住眉毛，试图让它停下来，然后装作一副冷静的样子回到了自己的座位。

陈坐回椅子之后过了一会儿，副社长向他问道：“那么，我首先想知道的是，这个……和之前的T病毒有什么区别？”

陈瞪大了双眼反问道：“为什么突然提起这个名字？”

“是刚才的录像。”其他人说道，“仅仅从结果来看，和未完成时期的T病毒的效果是一样的啊。”

“DNA的再次排列速度是不一样的。从遗传因子的基因排列组替换开始，还有……”

“从浣熊镇回收……”另一个人问道：“基于T病毒而产生的其他病毒的报告，你读过吗？”

“是G病毒吗？当然读过。”

“在速度方面能够超越那个吗？”

“刚才的录像你也看到了吧？即使从录像的结果来看……”

众人你一句我一句，使得陈根本没有说话的机会，他低下了头，不一会儿又抬起来，努力地将嘴角向上翘起，露出了一个生硬的笑容。

“你们到底想说什么，不妨直白一些。”

“我们……”副社长说道，“对你独断开发出来的病毒多少感到有些困惑。”

陈咬着手指甲，静静地听着那些人意见，他的这个姿势就好像是小孩子在吮吸自己的手指。

“的确，感染者的变化速度是很惊人。恐怕这种病毒比起其他种类来说在这一点上是很优秀的。但是……”

突然，如同洪水冲破大坝一般，其他董事七嘴八舌地说道。

“你不是科学家吧？即使你有博士称号，也只是……工学博士吧。也就是说，归根结底你不过是个技术人员罢了。”

“但我们是制药公司啊，这种东西对于我们这种制药公司来说，真的能够成为支柱产品吗？”

“只不过是令老鼠的爪子强化的程度，我不认为能够作为产品向市场普及。”

“这还不是完成品吧，难不成你只是为了让我们来看实验的经过，就把大家召集到这里吗？”

“我倒是想见识见识感染者的完成形态，就像‘暴君’那样的。”

董事们的质问一股脑地向陈涌来，而他只是一边默默地倾听着，一边平静地像个孩子似的在椅子里前后摇晃身体。不一会儿，嘈杂声停止了，屋子里只能听见椅子发出的嘎吱声和啃咬指甲的声音，这时陈才慢慢地说道：“所谓的暴君，就是那个木偶吗？那个又大又笨的……”

“注意一下你的言辞，陈先生，这里是很严肃的地方。”

“不好意思，不过这个新病毒……”

陈的话说到一半便停了下来，好像在思考着什么问题，随即又开口说道：“这个……哦，不，这个就是完成品。”

随着陈的话音落下，会议室里立刻陷入一阵可怕的寂静。他站起身来，从西装上衣的口袋里掏出一个不知是什么的小东西，然后放在了面前的桌子上。其他人将目光全部都集中在那个东西上，那是一个用胶皮盖子封闭住的聚丙烯试管，里面装满了散发出艳丽光泽的红色液体。

“这就是病毒本体，名字还没有决定好。我现在暂时称呼它为‘红灯’。”

说着陈歪了下脖子，颈椎关节处发出了清脆的“嘎吧”声，紧接着他将右手高举过头顶，顺势化掌为拳，朝着桌子猛地砸落。由于动作过于猛烈，他掉下的手臂带着呼呼的风声，随后便响起了巨大的冲击声，其中还夹杂着本应该很结实的聚丙烯试管的破裂声。试管中的液体一下子飞溅出来，将放在桌子上的文件呈放射状染成了红色。陈并没有就此停下，而是将扎满了试管碎片的拳头四处挥舞，脸上还带着笑容。其他的董事都被他这一连串的动作吓到了，动都不敢动地坐在那里。

还没等他们弄明白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的时候，会议室就突然陷入了一片黑暗，取而代之的是亮起了红色的灯光，将整个会议室里照得一片通红。

“BIOHAZARD WARNING”

从扩音器中传出一阵刺耳的蜂鸣声，其中还伴随着用机器合成的女性的声音反复地说道，显示屏上也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感染警报标志。从隔离会议室和走廊的门的缝隙间响起了压缩空气的注入声，门缝中的橡胶气囊膨胀起来将室内的空气完全隔离了起来。

董事们全都陷入了深深的恐慌之中。

“安静！有谁能够先把这个警报声切断吗？”陈大声喊道。

副社长突然反应过来，说道：“你在说什么？发疯了吗？”

“这并不是空气感染，各位，请冷静一下。”

不一会儿，警报声停了下来，会议室重新恢复了光亮。可是嘈杂声却并未停止，这些人根本就无法冷静下来。只有一个人十分冷静，那就是

陈。他举起那只敲击桌子的拳头，试图让大家看清与桌子接触的部分。从被试管碎片扎破的伤口中流出了鲜红的血液，滴滴答答地滴在了桌子上，血液和那些液体混合在一起，可是却看不出一点区别。

“有手绢吗，能不能借我一下？”陈对着坐在他旁边的人问道，那个人用颤抖的手掏出手绢递了过去，陈很无礼地一下子夺了过来，用手绢缠住了流血的伤口，然后抬起了头看着那些慌乱的人们。

陈微笑着说：“哎呀，怎么了？已经不用害怕了。这里不是个严肃的地方吗？”

“你、你不会是被感染了吧？”坐在对面的副社长用颤抖的手指着陈问道。

“嗯，对啊，感染了。”陈摊开双手。“可我却没有变，仍然是我，放心吧。”

“这是怎么回事？”

“正如你们在影像中看到的那样，这种病毒有着可以让感染者快速改变遗传因子排列的特性。而且无论什么组合都是可以一一对应的。”

陈将受伤的手伸到董事的面前。

“就像小白鼠的爪子一样，这只手可以得到强化……甚至可以说能够像天使那样从后背长出洁白而又美丽的翅膀。它并不是拥有特定的变化样式，而是可以对应无数种变化被设计开发出来的。最麻烦的就是，想要变成什么形态一般都取决于病毒本身所具有的决定能力。我们只能希望大多数的病毒向特定的方向发生变化，因此在解除了这种能力之后，我就可以让它朝向更多样的变化发展。”

“那么说，成为感染者的你也能够相应变化……”

“不，说到底也不过是‘红灯’而已。”

董事们一起歪着脖子等着陈继续讲解。

“我已经说过了，排除了病毒自身的决定能力。红灯……就像是‘红色交通灯’那样，绝对不会向前移动的。因此虽然它拥有可以使感染者变化的‘实力’，却并没有衍生出任何的‘能力’。”

“那么进入体内的病毒会怎么样？”

“会急剧繁殖，同时感染者受其影响会开始发热。对，就像是原始的流行性感冒病毒一样，一会儿只有我会变得很痛苦。”

听到这里，会议室的人们全都长出了一口气。

“那么，这仍然是未完成品吧？”

“那只老鼠又是怎么回事，难道你之前曾对它用过T病毒和G病毒吗？”

这些人又开始对陈展开批判，陈只是安静地听着这些人的质问。不一会儿，副社长咳嗽了一声才让会场安静下来。

他对陈说道：“陈先生，你真的很丢脸。也许对新加入公司的你来说是不能理解的，不过这里和你之前工作的陈氏工业确实不太一样。我们安布雷拉制药公司有着悠久的历史，而且今天在座的各位几乎都是贵族出生，没有一个人像你去世的父亲那样是贫贱的出身。也就是说，在这个地方是存在着威严这种东西的。像你这种从亚洲乡下来的骗子的虚张声势，在这里是行不通的。”

陈笑了笑，说道：“那么，我现在的立场就正如这‘红灯’一样了？”

董事们一起大声笑了起来。

“虽然你的这个笑话并不好笑，不过也的确表达得十分贴切。今天社长与会长都不在，这对你来说是好事，这件事情只有我们这些在场的人员知道，我是不会向上级报告的。说来这种毫无意义的结果，也根本没有汇报的必要。”副社长说着，开始低头整理文件，“就因为你是我们收购公司的第二代所有者，所以今天才能够站在这里跟我们说话。下次再敢这样，我马上就让你在公司里失去立足之地。”

这时，不知是谁的手在副社长的肩上敲了几下。这时副社长抬起头来，发现是坐在自己身旁的助手，只见他呆呆地张开着嘴巴指着陈。

副社长将视线投向陈，这时陈的手中握着一根与刚才同样大小的试管，但是里面装的东西却不一样，这次散发着绿色的光芒。

“那是什么啊？”

“绿色交通灯啊。”

陈离开了座位，向着场地中央走去。

“请回到你的座位上去，陈先生。”

这次陈对副社长说的话充耳不闻，径直向会场中央走去。

“虽然本来拥有那种实力，但却无法衍生出能力。就好像这个公司一样，虽然制造出无数优秀的病毒，却没有使用的头脑，这就是一种无能。说什么……浣熊镇？那种惨剧才叫丢脸。公司的管理体制不完备，或者说根本就是管理层不具有使其完备的能力。”

“喂，你给我注意一下分寸！”

“红灯是一种十分优秀的病毒，但光有它是什么也做不了的。也就是说要赋予它优秀的‘头脑’才行。”说着，陈终于走到了安布雷拉公司标志的正中央，他停下脚步转头说道：“这个就是‘绿灯’，推进病毒活动的‘绿色交通灯’。”

陈高高地举起试管，其他人的目光全都在他的手中汇集。

“刚才的红灯说到底也不过是病毒部分，我还有这个，这就相当于驱动病毒的处理器。因此相反地，病毒所拥有的一切机能它都没有。这里面聚集了细胞……不，遗传因子大小的小型超微细半导体。”

会议室里一瞬间又陷入了嘈杂声中，不过大家看到陈还在不停地说，他们反而不再言语听他继续说下去。

“我将这两种病毒都注入了实验小白鼠体内，这就是我最开始时所说的拥有‘意志’和‘目的’的智慧型生物。对它而言，怎么做才能够克服‘障碍’，第一次变得有意义起来。能够感知到‘障碍’的智慧型生物，首先在它们的头脑中出现了‘目的’，接着就会产生‘意志’。所谓意志，用生理学来解释就是荷尔蒙分泌紊乱，神经突触的电气作用，体温上升等等……纳米处理器能够敏感地感知到这些变化，从而瞬间产生与‘目的’相符的解决办法，并向病毒部分传递出信号。接收到信号的病毒，顺应这一信息的需要产生随机的变化，最终才能够克服‘障碍’。”

不知是谁咽了一口唾沫，在寂静的会议室中所有人都听到了。一个董事战战兢兢地问道：“那、那个变化的种类……”

“这正是我接下来要讲的，这要根据处理器中所读取到的基因排列样

式的数量来决定。实验中小白鼠所在的阶段是比较低的阶段……嗯，大概只有几千种吧。”

“千……”人们又再次窃窃私语起来。

“从最终的版本来看，甚至包括了地球上存在的所有生物……不仅仅是脊椎动物，还有像甲壳类、昆虫、阿米巴单细胞生物，甚至是植物等所有的生命体样式。对，就像是神一样，可以创造出所有的……”

“够了，不用说了，陈先生。”副社长大声喊道，陈丝毫没有吃惊，只是静静地观察着。

这时其他的社员们纷纷说道：“这完全是一派胡言，你不仅冒犯了我们，而且还亵渎了上帝。”

“终归是个亚洲人，心中完全没有对上帝的敬畏。”

面对他们这些冷嘲热讽，陈只是哼笑了一声后，说道：“抱歉，我与各位不同，并不是所谓的贵族。正如各位所说的，我只是个毫无信仰的暴发户，我可以接受这个事实。不过同样还有另外一个事实，那就是由各位所讨厌的亚洲人所发明出来的病毒是完美的，比起其他诸如安布雷拉公司所生产的产品还要优秀。我希望各位能够早些意识到这一点，并接受这个事实。可以吗？”

“就像‘奇美拉’一样。”站在陈身后的一个董事小声说道。

陈猛地转过头来问道：“你刚才说什么？”

“奇美拉，传说中的复合生物，就像是那个东西一样。”

听到这句话之后，陈的眼睛中闪出异样的光芒，他抬头望向手中的试管，盯着里面的液体。

“很好，这个名字很适合用来命名我的病毒。奇美拉……那么按照安布雷拉的传统应该称呼它为‘C病毒’吧？”

“我说的不是病毒。”那个董事继续说道。陈一脸不解地看着他。

“我说的是你。我不管你来自什么地方，你带来的那种技术正试图将我们公司带上另一条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你本身就是一种病毒。安布雷拉公司就像一个风华正茂的青年正处于成长阶段，难道你想要将它培养成一个丑陋的怪物吗？”

陈的嘴角微微上翘，冲着那个人笑了笑。不过那是紧绷着脸、眉毛在不停的抽搐、看上去十分可怕的笑容。

“注意一下你的言辞……这也是我想对你说的话。”

那个董事惶恐不安地看着陈说道：“你真的明白自己的立场吗？”

“当然了，不明白的应该是你们才对。从刚才开始，我的立场就已经变得比在座的任何一个人都要优越。”

说着，陈开始剧烈地左右晃动手中的试管，试管里绿色的液体被晃出了很多气泡，其他人则紧张得僵坐在原处。

“你们终于注意到了吗？如此华丽的一个圈套，你们要是有头脑的话在开始的时候就应该能注意到吧？果然所谓的贵族都是一群白痴啊，是啊，我已经被‘红灯’感染了。”

“你疯了吗，小子？”一个董事用颤抖的声音说道。

陈笑了笑，“在担心安布雷拉变成怪物之前，你们最好还是关心一下眼前的我会变成什么样子吧。其实我所希望的只不过是你们能够在承认这款C病毒的基础上协助我将其产品化，难道非要董事们在最后发生的所谓“突发事故”中全部死亡后，由惟一幸存的我来决定吗？结果到底会怎么样，我在等待‘绿色交通灯’。”说完后，陈就要打开试管的盖子。

“等、等一下！”副社长喊道，“陈先生，我明白了！所以请你冷静！”

“罗伯特……我说过了，叫我罗伯特。现在你打算和我搞好关系了吗？你不是说和我这种贫贱的亚洲人合作是你的耻辱吗？”陈将手放了下来，周围的人稍微松了口气。

陈将领带系好，又整理了一下散乱的衣襟，从容不迫地走到了副社长面前，随随便便地将手中的试管扔在了桌子上。副社长见状连忙将试管收好，陈轻蔑地哼笑了一声，说道：“那么，我就拜托你了。”说完转生来到自己的座位前，把包扎在伤口上的手绢解了下来，递给了旁边的人。

那个人摇了摇头说：“不、不用了，送给你了。陈……”

突然陈将一只手放在耳边做倾听状，而且还故意向他靠了过去。

那个人意识到自己说错了，马上改口说道：“罗伯特……”

“很好！”

陈并没有坐下，而是就这样默默地径直走出了会议室。会议室终于恢复了平静，大家都保持沉默，就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不一会儿，副社长缓缓说道：“那么各位，关于这件事我们也稍微冷静一下，好好想想吧。”

紧接着这些董事就像是在背诵剧本中的台词一样，纷纷发表了意见。

“那个，这也不是什么坏事嘛！”

“嗯，我也很期待这种商品上市啊。”

“他的开发团队真的非常优秀啊。”

所有人的态度都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大家开始异口同声地称赞陈，然后副社长将这些人的意见汇集在一起做了一次总结性发言：“那么，就只把病毒开发小组留下来。今后我们要沿用之前的做法将他的工作继承下来。总之，罗伯特的成绩大家是有目共睹的。”

虽然陈此时已经离开了会场，不过副社长依然称呼他为“罗伯特”。随后，他的脸上带着和周围人相同的笑容拿起了听筒，拨通了一个号码。

“啊，请将罗伯特·陈博士的研究所保留下来。嗯，病毒的样本，老样子，进行快速、安全的处理。”副社长的这些话清晰地传达给了所有在场的人，大家都没有想到过去被提交了无数次都被驳回的内容，今天竟然以惊人的速度被通过了。

但是除了在场的这些人之外，还有一个人也听到了这段话。因为谁也没有注意到那个东西，是啊，有谁会注意到那个摆在副社长桌子上的试管的盖子呢？

会议室外的走廊上，陈的耳朵里戴着一个类似助听器一样的耳机，他一边走着一边专心地听着从安装在试管盖子上的窃听器传来的声音。

“原来所谓的贵族真的是一群白痴，对于能够创造出C病毒的我来说，这种事情只是小菜一碟。”陈在空无一人的走廊中微笑着，“算了，不管怎样，计划已经成功了一半。”

第五章　一半

已经走了一半了。

刚才已经利用控制室的GPS（全球定位系统）确认过了，不会错的。那个卫星也的确是隶属于国防部的东西，作为本国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根本没有怀疑的余地。即便是这个地球上哪里发生了战争，这颗卫星也会以战略性的理由将那个地方的方位表示出来，但是现在却没有这样的消息。虽然自己平时不看报纸，但是这里也买不到最新的报纸，所以不管说什么都是没有意义的，只有通过互联网来确认是否发生了战争。当然，在这里互联网也是直接通过卫星来进行连接的。就算你从美国西海岸找个黑客来，他也会得到这样的情报，所以说这条信息的内容应该是正确的。从以上这些理由来考虑的话，事实上真的是走了一半。没错，自由号启航十天后，终于到达了大西洋中间的位置，也就是说之后还要花上相同的时间才能登陆。想到这里，洛佩斯就忍不住要叹气。

真的是太无聊了，虽说自由号是一艘大船，但就算是将整艘船都走上一遍，对于在海上这种行动范围有限的地方，还是很快就会感到腻味。位于洛佩斯的老家——芝加哥的联合中心体育馆虽然比这艘船要小，但是却很有看头。而且洛佩斯在登陆之前还是带着任务的身分，不能四处闲逛，必须终日待在船舱里足不出门，和他的同事库里克一起看着眼前的这位犯罪嫌疑人。船舱里有洗手间，一日三餐有专人配送，所以即便不出门也可以活下去。虽然恶心的时候还是要出去吐的，不过那些安布雷拉制造的治疗晕船的药好像有些太强力了，服用了三天就全都治好了。因此除了和库里克短暂的轮换休息的时间之外，其他时间洛佩斯都要和杰克一起度过。

与杰克日常的相处也都是风平浪静的，毫无风波可言。虽然在引渡的时候，洛佩斯被自由号所吸引而错过了看到杰克真面目的机会，不过在乘上这艘船不久之后，他还是看到了。那是杰克第一次吃饭的时候，在库里克的指挥下，洛佩斯紧握着手枪站在稍微远离杰克的地方，库里克小心地解开固定面具用的皮带，然后他将贝雷塔的保险打开。虽然枪口是冲着地板，但是在这个引起巨大轰动的“明星罪犯”的面前，洛佩斯还是感到有些紧张。为了保险起见，旁边的床上还放着库里克的配枪——格洛克。也

就是说无论杰克对他的同事有什么举动，他都可以瞬间将其击毙。洛佩斯将枪口慢慢地对准杰克，将手指放在了扳机上，做好了一切心理准备。然后面具被摘了下来，洛佩斯与杰克四目相交。与传闻中凶恶的罪犯不同，杰克的表情十分平静，而且他的眼睛毫无生机，看上去都不知道这个人是否还活着。

真让人扫兴，直到现在洛佩斯还是这么觉得，这种平稳的日子让他觉得快要无聊到发疯了。一点问题没有的杰克在过去的这几天里表现得十分配合，虽然在表面上接受了库里克的忠告，但洛佩斯还是会趁他不注意的时候与杰克聊天，不过结果总是以自言自语而告终，洛佩斯惟一看到杰克活动嘴巴就是他吃饭的时候。

今天，洛佩斯依然在和无聊的日常作抗争，一想到这样的日子才过去一半，他又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拿起不知看了多少遍的杰克的资料，洛佩斯打了一个哈欠说道："这上面说你是最厉害的连环杀人犯。"

用手拭去眼角渗出的眼泪后，他看了看坐在窗边的杰克。还是与往常一样，杰克那像死鱼一般的眼睛目不斜视，直勾勾地盯着前方。

"并且通过外交手段，被政府引渡回国……我说你在出国之前到底都干了些什么？"

杰克没有回答，洛佩斯将资料扔回床上。

"可恶，我干嘛要当联邦警官啊？就算在芝加哥当一名会计都要比这份工作更令人感到兴奋。"

洛佩斯又打了一个哈欠，然后看了看手表。库里克现在正在无线电室给华盛顿方面的人作定期的工作汇报，距离他回来还有一段时间，不过就算他回来了，这种无聊的气氛也不会有任何改变。想到这里，洛佩斯不禁有些泄气，为了转换一下心情，他就这样坐在床沿上，上半身尽量向下弯曲，双手试图碰触到地板。虽然这对他本人来说不过是一种运动，但是他的动作看上去的确很傻。

就在他的头低到了最下面时，忽然听到从门的方向传来了响动。洛佩斯马上停了下来，全神贯注地听着，这时声音又响了起来。洛佩斯凭借直觉感到门外一定有人，如果是库里克的话，对方一定会按照事先商量好的方式来敲门。因为从一开始库里克就发现这扇门没有猫眼，感到很不安，

于是提出了这个想法，做事一丝不苟的他肯定不会忘记这个约定的，更何况好几次都忘记这个约定而惹得对方生气的人反而是洛佩斯。还有，如果是库里克的话，今天他回来的速度也有点儿太快了。因此，洛佩斯悄无声息地迅速从枪套中拔出了手枪。

平日里吊儿郎当的洛佩斯，此时的表情十分认真，他冷静地将贝雷塔的保险打开，蹲下身将枪口瞄准门外发出声音的位置，然后用左手抓住门的把手，慢慢地开始转动。在感觉门把已经转动到终端的一瞬间，他悄悄地将门打开一道缝。

从敞开的门缝中所看到的景象让洛佩斯有些怀疑自己的眼睛，就算睡眠再怎么不足，现在就做梦也似乎有些为时过早。更何况即便是现在马上醒过来，在眼前出现的就一定会是现实世界吗？但是出现在枪口前的就是一个长着红头发，在脑袋两侧梳着小辫子满脸雀斑的洋娃娃。不管怎样，如果勾动扳机的话，四处飞散的一定是那些棉花之类的填充物吧，洛佩斯这样想着。

他将门缝开大了一些，这才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一个差不多是这个洋娃娃两倍大小的小女孩正抱着娃娃站在门口。女孩子的眼睛瞪得圆圆的，一眨不眨地盯着洛佩斯手中的贝雷塔。

“这个，是真的吗？”

洛佩斯的额头上流出了冷汗，他马上将贝雷塔打开的保险又回复到安全状态，将枪口面向天花板。

“你在这里干什么！”洛佩斯气急败坏地说道，那个小女孩好像被他的样子所吓到了，一副害怕的表情。

“对、对不起。因为我觉得很无聊，所以在船上探险。我问过爸爸，他说也许还有其他的乘客在船上，所以我想这里会不会有和我同龄的孩子呢？”

“你在说什么啊！这里没有什么小孩子！”洛佩斯说完站起身来将门关好，然后背靠着门将贝雷塔收回枪套，满脸通红地小声嘀咕道：“妈的，混蛋！我差一点就开枪啦！”

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使自己冷静下来，这时他的心跳终于平静了一些。洛佩斯回过身来，再次将门打开，刚才的那个女孩子还站在那里，眼里含着泪水在仰望着他。

洛佩斯摇了摇头，说："是我不好，不该胡乱吼人。小姑娘，你只有一个人吗？"

小女孩点了点头，带着哭声说道："还有莉莉，这个孩子叫莉莉。"女孩子指着洋娃娃说道。

"莉莉啊，你好莉莉。那么你的名字叫什么？"

"我叫西尔维亚，叔叔呢？"

洛佩斯眉头一皱，"叔、叔叔？……啊，我叫何塞，何塞·洛佩斯。"

"你好，何塞叔叔。"

洛佩斯又摇了摇头，过了一会儿才对西尔维亚问道："啊，西尔维亚，刚才你提到了你爸爸，你是和父母一起乘坐这艘船的吗？"

"嗯，爸爸在这艘船所属的公司工作，妈妈在西尔维亚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不过有爸爸和莉莉在，我就很安心。而且爸爸总是对我说，妈妈会在天堂守护西尔维亚的。"

"这样啊，真是个好爸爸。他是安布雷拉制药公司的人吗？"

"是啊，那个，因为西尔维亚生病了，爸爸和公司的其他人说好，要带我去纽约的大医院看医生，所以我才和爸爸一起乘坐这艘船的。"

"好可怜啊，西尔维亚。不过只要你能听爸爸的话努力下去，你的病一定会治好的。我……不，叔叔也吃了这个公司的药，现在才会这么健康。"

"叔叔也生病了吗？"

洛佩斯咳嗽了一下，"嗯，那个，最开始，是有点儿……"

"那个人也生病了？"

西尔维亚的目光向洛佩斯的身后望去，洛佩斯回过身，看到杰克还坐在那里。

"好像很痛苦的样子。"西尔维亚一脸悲伤的表情说道。

洛佩斯连忙扭回头对她说道："西尔维亚，你在这里看到的事情，能够向其他人保密吗？因为那个叔叔非常讨厌被大家发现。"

西尔维亚一脸天真地说道："嗯，我明白了。"

"说定了哦。"

"说定了，这件事是西尔维亚和何塞叔叔之间的小秘密。"

"那么，西尔维亚。叔叔现在还有点儿事要做，所以要关上门回到房

间里，可以吗？”

“嗯，不过我以后还能和叔叔聊天吗？这个船上好像没有什么人，所以西尔维亚真的很无聊啊。”

“啊，可以啊。不过，要等叔叔没事的时候才行，并且还要去更宽敞的地方聊天。”

“嗯，那再见啦，何塞叔叔。我很高兴。”

“叔叔也很高兴，西尔维亚。”

洛佩斯话音刚落，西尔维亚便转身一路小跑地走了。看着她的背影，洛佩斯长叹了一口气，然后关上了门。

“好危险啊，如果开枪的话，我一定会被炒鱿鱼的。”

“西尔维亚……”

洛佩斯突然听到了这个声音，肯定这不是他自己的声音。库里克此时也没有回来，西尔维亚刚刚离开，在这个房间里也就只有自己与杰克两个人了。

洛佩斯猛地转回头，凝视着杰克。

“西尔维亚……和我女友的名字一样。”

由于杰克的头上戴着一个防止自杀用的面具，所以他的声音显得很沉闷。洛佩斯虽然没有听清楚，但是他可以断定这声音的的确确是由杰克发出的，他瞪大了双眼。

“你刚才说什么？”

杰克一言不发。

“不对，我没有听错！你说什么？好像是什么女友之类的。”

洛佩斯将散落在床上的杰克的资料重新捡起来，开始翻找起来。

“西尔维亚、西尔维亚……这里并没有记录啊。”

洛佩斯的视线在被害者名单中不停地扫视着，上面罗列出来的姓名大多都是女性的。

这时杰克又说道：“纽约……麦迪逊广场花园……尼克斯队，经常去……还带着，恋人西尔维亚……”

洛佩斯抬起头来说：“尼克斯队？你也是篮球迷啊！我是芝加哥的，公牛队的主场！”

这个话题让洛佩斯的两眼开始放光，然后稍微有些兴奋地靠近了杰克，坐在了离他非常近的床边，一动不动地盯着对方。

“什么啊，这不是说话了吗！其实我有点事儿想问你。”

就这样，一直目视前方的杰克的眼球动了一下，盯住了洛佩斯。洛佩斯看到对方在看着自己，于是低下了头，有些害羞似的两手握在了一起。

“那个，刚才，我和那个小女孩说话……所以想要问问你。”说着洛佩斯抬起头，看着杰克说道：“我……看上去像‘叔叔’吗？”

杰克的眼球重又回到原来的位置，一句话都没说。

洛佩斯一脸不满的表情，“难道我看上去就是个叔叔吗？哪里像啊？喂，回答我的问题！”

不管洛佩斯怎么问，杰克依然目不斜视地看着前方，一言不发。这幅情景全部被悬挂在屋顶角落里的摄像机拍到了。

在警备室里，一个手腕上刺着刺青的女人在默默地看着这一切，就是那个在洛佩斯乘船不久在走廊中擦身而过的那个女人。监视器的前面放着一台笔记本电脑，那个女人开始慢慢地敲击键盘，电脑的屏幕上显示着“定期报告，U.B.C.S.露易丝·卡中尉，来自自由号”。

睡神扫描

第六章　定期报告

深夜，外面下着暴雨，雨水打在厚厚的玻璃上，窗外的世界变得一片朦胧。屋子里没有开灯，一片漆黑，偶尔划过天边的闪电将房间照得如同白昼。

陈此时正坐在自己办公室的办公桌前，手里紧紧地握着一条手绢，好像十分痛苦地咳嗽着。办公桌上有一台电脑，他正在阅读显示在屏幕上的报告书。由于从世界各地传送来的报告书实在太多，因此只要他觉得是不重要的东西，读了几句就毫不犹豫地按下键盘跳跃到下一个文件。

正在这时响起了敲门声，陈的目光依然停留在报告书上，只是伸出手去按下了遥控按钮。于是门自动打开了，站在门外的副社长走了进来。

“你随意地改造了公司的设备吗？”

“不过是为了提高效率罢了。”陈终于抬起头来看了看站在桌子前的副社长。“我很忙，就不说‘请坐’之类的客套话了，你有事吗？如果可能的话，麻烦你说得简短一些。”

“那么我就直截了当地说吧。”副社长笑了笑，说道：“陈先生，我要你从这次的项目中退出。”

突然陈打了一个大大的喷嚏，听到这种不礼貌的声音，副社长皱了皱眉头。

“不好意思，都是样本病毒惹的，在红灯失去效用之前，感染者会一直发烧。”陈说完用手绢擦了擦鼻涕，“你刚才说的……是什么意思？啊啊，C病毒啊，我拒绝，因为那是我的开发项目。”

“你已经没有决定权了。”副社长从上衣的内侧口袋里掏出一根雪茄，然后用打火机点燃后深深地吸了一口，冲着陈的脸吐出了一口浓烟，陈被烟呛得不停地咳嗽着。

“你走了之后，与会的各位董事一致决定让你退出这次的项目。你现在已经不是董事了，原本我还希望你能够作为一般研究人员在我们公司工作，可惜的是大家都不同意。你的研究所和病毒的样本都会由我们来保管。”

“你就是特地来和我说这件事的吗？” 陈用凌厉的眼神盯着副社长。

“不是。” 副社长嘴里叼着雪茄，摇了摇头。“我刚才核对了一下研究所的物品清单，发现丢失了一些病毒样品。装有五套病毒样品的箱子，有人拿走了两箱，提取清单上签有你的名字。”

副社长冲着眼前的陈伸出了手说道：“现在请你马上交出来。”

陈抽了下鼻涕，用手绢挡住了脸的下半部分，另一只手指着副社长后面的那张长条桌子。

副社长回过头，看到桌子上放着一个白色的箱子，然后走过去拿在手中。

“另一箱呢？是不是拿到别的地方去了？”

陈并没有回答。

“好了，我们又不是白痴，可以很轻易地预测到你的行动，你藏到了哪里我基本上也是心里有数了。”

副社长将箱子打开，里面用保护试管的海绵将箱子划分成两部分，两边分别放置有“红灯”和“绿灯”各三根试管。

他皱了皱眉说：“这是怎么回事？”

副社长突然感觉到从自己的腿上传来了轻微的疼痛感，他回过头来看到陈就站在自己的身后，还在用手绢捂着嘴巴和鼻子。

“你不是白痴的话就一定会算术吧？你不是说能够轻易地预测出我的行动吗？每箱里都有五套病毒样本，我在董事会议室里用了一套，另一套现在就通过你的身体还给你。”

只见陈的手中拿着一把喷枪型的注射器，副社长的脸色一下子变得铁青，嘴里叼着的雪茄也掉在了地上。

“这就是刚才差点把你吓死的特别混合物——奇美拉。”

陈说着勾动了扳机，注射器中的液体伴随着喷射的声音一瞬间就消失了，然后陈将针头拔出，把注射器往身后一扔。

副社长也将手中的箱子扔在了地上，蹲在当场，并发出了痛苦的呻吟。他的脸变得通红，脸上的血管也凸了出来，像是蚯蚓一样。

“很难受吧？是不是有点后悔啊？你就算恨我也无所谓。”

从陈的脸上看不出半点的惊慌，他凑到副社长的耳边轻轻地说道：“你说对了，C病毒还是未完成品。不过即便如此，它的变化程度也至少可以像那只老鼠一样。智力越高，表达感情的生理机能也就越复杂，从而增加了处理器对命令判断的难度。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想从复杂的命令中读取最简单的那个，处理器会给自己确定一个判断的标准。因此这次所注射的病毒的生理机能也被它判断成命令的一部分，也就是说感染者和病毒，处理器到底会服从谁的命令现在还不清楚。”

此时副社长终于支撑不住，仰面朝天地倒在了地上。

陈走过去俯视着他说：“啊，它现在一定很迷惑吧。在你的身体中，病毒和安布雷拉的副社长，到底那个才是真正的主人呢？处理器一定感到很烦恼。以灵长类的情况来看，黑猩猩大概是75%，人类嘛……你还是第一个，不过也差不多有95%被排斥的可能性。如果病毒掌握了主导权，‘红灯’的目的就只有‘繁殖’而已，甚至会无视共生的原则，它会将感染者全部吞噬，然后才会结束。”

话音刚落，副社长就流出了鼻血，接着他的脸上，不，是全身的毛孔中都喷射出鲜血来，将铺在地上的高级地毯染红了。他的眼球充满了血丝，并流出了血泪，两只眼睛死死地盯着陈。

“就是这样，战斗吧！憎恨我吧！无比高贵的你此时竟然被一个贫贱的亚洲人这样蔑视着，你一定想要亲手杀了我吧？只有这样才是你的救赎之道！只有拥有寻找‘目的’的强烈‘意识’才能支配处理器！和病毒们战斗吧，并最终克服‘障碍’！如果你能够成为基于人类身体的第一个完成品，我乐于奉献出我的生命，死在你的手上。”

一个好像爆米花受热之后爆裂的声音突然响起，副社长的身体开始膨胀起来，嘴唇变肿了，牙齿也都变成了尖锐无比的獠牙，嘴里发出了马上就要逮住猎物的猛兽一般的咆哮。

看到这一幕，陈兴奋地流出了眼泪，然后眼中充满了爱意，向着副社长张开了怀抱，“爸爸在这里，过来啊！”

可惜他的希望落空了，副社长的身体像炸弹一样一下子爆裂开来，体内的鲜血飘散在空气中。

陈被眼前的景象吓了一跳，连忙用手中的手绢将嘴巴堵上，并紧闭上了双眼。黑暗中他只觉得一股温暖的液体劈头盖脸地洒在了自己的身上。

不一会儿，周围沉寂了下来，陈非常冷静地用手绢仔细地擦拭着脸上的鲜血，动作中带着一丝绝望。

“即便是死也不愿意和我这个贫贱的亚洲人结上血缘关系吗？”

手绢马上就被鲜血染红了，陈睁开了眼睛看了看，皱了下眉头，将手绢扔在了躺在了副社长刚刚躺过的地方，说道：“请注意点，我也是红灯的感染者。万一不小心将混有绿灯的鲜血吸入体内，我变得和你一样可怎么办啊？”

虽然陈的口吻好像是在说给对方听，可是他面前的地上根本就没有半个人影，只有一团乌黑的血迹和呈放射状的肉体碎片。陈将被染红的装着病毒样本的箱子从地上捡起，合上盖子，重新放回了桌子上。然后他又坐回到椅子上开始专心地阅读报告书，桌子上和椅子上，甚至是键盘上都染满了鲜血，陈并不在意，好像在找什么东西似的敲击了几下键盘。不一会儿，他停了下来，凝视着显示屏陷入了沉思当中，随即又按下了一个键。画面中出现了一个模拟电话拨号盘的控制台，于是陈将嘴巴靠近机器上麦克风说道：“自由号，连接。”

随即从电脑的音箱中传出拨号的声音，响了三声之后，对方接通了电话。

陈继续说道：“是我。”

“是陈博士吗？”对面是一个夹杂着些许噪音的女人的声音。

“放心吧，是我。还有，虽然你觉得我有点唠叨，不过我还是想说不要称呼我为‘博士’，叫我‘罗伯特’就可以了。”

“莫非你现在是直接和我取得联系？我现在还在执行任务中，不能谈论私事。”

“还是这么冷酷啊，我就是喜欢你这一点。那么说我也必须称呼你为‘卡中尉’喽？这样会不会有些太见外了，你讨厌自己的姓氏，我是最了解的。是这样吧，露易丝？”

卡中尉并没有回答。

“算了，我最近真的很忙啊，好不容易抽出时间把你的报告读完了，在其中发现了一些我非常感兴趣的东西，比如说那个在英国引起巨大轰动的家伙，他好像也乘上了自由号。”

“是杰克·特兰普。他在美国联邦警官的看管下，目前是被护送的身分。”

“这种事情，其他的董事们好像根本没和我提起过。”

由于陈的情绪极其激动，他额头上的血管也胀了起来。

“因为没有向你报告的义务，自由号已经不属于博士的管辖范围了，也不再是陈氏工业的所有财产。”

“是啊，上一个跟我这么说的家伙已经随风飘散了。”陈想起了刚才的那一幕，笑了笑说。

“你说什么？”

“啊，没什么，自言自语罢了。装着病毒样品的箱子没事吧？”

“是的，没问题。如果按照原计划进行的话，会在几周后与自由号一起抵达纽约。”

“那不过是原计划而已……现在情况有所改变。不，是发生了重大的改变。我渐渐地被孤立起来，现在真的变成孤家寡人了。”

陈突然哭了起来，说话的声调也随之一变，虽然麦克风那头的卡中尉看不到这一幕，可是还是能从他的声音中体会到这边的情景。

“我想马上飞过去见到你。”

“博士……”

“叫我罗伯特。”陈抽了下鼻子，“但是，我不能那么做。露易丝，你听我说，那群家伙也不是白痴，恐怕几天之内他们就会想尽办法将自由号上的病毒样品回收，但是那些病毒对我来说是仅次于你的重要的东西。”

卡中尉沉默着，陈继续说道：“会去你那里回收病毒的，是安布雷拉公司的职员……不，不是的，应该是公司所培养的特殊部队，也许还会是你以前的同事们，总之是一支精锐部队。都是因为我，你才会陷入这样的困境中，原谅我吧，是我不好，让你卷入了这种麻烦中，原谅我吧。”

“罗伯特……”

陈又敲了几下键盘，画面中显示出“请输入密码”的字样，他的手指在键盘上跳跃着，于是输入了“C病毒、机密”，然后按下了回车键，屏幕上又出现了一个柱状的进度显示条和“传送中”的字样。

“我现在给你传送的资料是我想出来的对策，你一定要好好读一下，至于那些病毒样本，无论如何，不管以什么样的形式都必须送达纽约。我先去纽约等你，我爱你，露易丝。”

屏幕上的柱状显示条终于满了，传送成功。夹杂着噪音的卡中尉的声音，听上去就像是在怜爱一个可怜的孩子，“我也爱你，罗伯特。”

“我在摩天楼等你。”

陈敲了下键盘，将电话挂断，音箱那头的卡中尉的声音消失了。

“是露易丝啊，的确是她。能回想起来真是太好了，差一点就说出其他女人的名字来。”

陈将椅子转过来面前窗户，透过玻璃望着窗外的黑暗，他模糊的身影也映照在玻璃上。他将粘在身上的那些血浆用双手收集起来，像是定型发胶一样抹在了头发上，然后开始仔细地整理头发。此时他的心情好像十分不错，甚至还吹起了口哨，脸上已经完全看不到一丝哭过的痕迹。

陈又将椅子转了回来，面向桌子上的电脑，按下一个键。不一会儿，屏幕中显示出几个搜索出来的项目，那些全都是关于杰克的新闻。

“‘目的’非常明确，如果没有强烈的‘意志’是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的，如果是他的话就一定能克服‘障碍’。”陈笑了笑，“他是最完美的乘客。”

第七章　乘客

陆地在渐渐地靠近。

这艘船已经航行好多天了，大概还有几百海里就该到达目的地了吧，至少离开陆地的时间越长，那么反过来说就代表着到达陆地之前的这段时间越短。毫无疑问，在大海的另一头肯定存在着陆地，距今五百年前伟大的前人就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想到这里，洛佩斯才稍微感到有些安心。

洛佩斯和库里克二人几乎每天都要待在房间里监视杰克，一天当中有数次短暂的轮换休息时间，这样的日子不断地重复着。原本这艘船上的乘客就非常稀少，每天反反复复地和这些人碰面，彼此也都混了个脸熟。由于在这么一个有限的空间内，大家碰面的时候也都没什么可做的，基本上不是看着对方的脸，就是盯着大海聊聊天罢了。而每次的话题也都不外乎家乡、工作、家庭，以及兴趣爱好等等，虽然每到这个时候洛佩斯总是想和对方聊些有关篮球的话题，可是那些不是美国人的乘客来说好像对此根本不感兴趣，所以每次谈话都让洛佩斯感到索然无味。虽然他的身边有同是美国人的杰克和库里克，可杰克每天都是老样子，而库里克则是一名棒球爱好者，也就是说只要不回到陆地上，洛佩斯就永远都无法享受讨论这个话题的快感。

而且，由于洛佩斯和库里克是船上少数几个脖子上没有悬挂通行证的人，因此经常会受到其他人的询问。而之前库里克就曾强调过不要暴露自己的身分，并且规定对外一律宣称自己是美国联邦政府的工作人员，可洛佩斯觉得这么做实在是很麻烦，于是决定索性告诉其他人自己的真实身分。可即便如此，那些其他国家的人可能是受到了好莱坞电影的影响，他们只知道FBI和各城市的地方警察，对于联邦警官这种职业则根本一点兴趣都没有。甚至连洛佩斯自己也仅仅知道一部以联邦警官为主角的电影，在这个由一部很老的电视剧改编成的电影中，男主角是个医生，被怀疑谋杀了自己的妻子，而负责追捕他的人就是一名联邦警官。尽管如此，那终究是电影而已，虽然洛佩斯在实际工作中也会和穷凶极恶的罪犯打交道，但每天的工作只是很无聊的押解他们而已，更多的时候还是埋头于办公桌上那些堆积如山的文件当中。就拿这次任务来说，虽然护送的是“开膛手杰

克”这样一个有名的罪犯，但是自己却依然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因为洛佩斯等人不过是美国政府的小喽罗罢了。

另外，其他的时候洛佩斯还按照约定，经常与西尔维亚聊天。虽然洛佩斯还没有自己的孩子，也不知道该如何与孩子相处，不过西尔维亚是个不怕生的孩子，经常主动来找他。大概她觉得洛佩斯是这艘船上的大人当中与自己最亲近的人吧，这与出身和境遇无关，而是性格中的某部分让西尔维亚觉得他是站在自己这边的人。不过洛佩斯好像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每次和西尔维亚见面都只是陪着她做游戏。

今天正巧轮到洛佩斯休息，他百无聊赖地在船上散步。此时正是傍晚时分，夕阳渐渐地沉到海平面以下，洛佩斯路过食堂的时候发现里面人头攒动，十分热闹。他走过去一看，只见人群中有两个男人坐在桌子前正在掰手腕。虽然围在桌子周围的都是一些身体健壮的船员，可是坐在那里正在掰手腕的人却与这些船员不同，看上去就是一名普通的年轻人，体格好像和洛佩斯差不多，更有趣的是他的对手在用两只手掰这名年轻船员的单手。洛佩斯定睛一看，原来是他出海第一天时遇到的那个新闻记者。

就在这时，那个记者再也坚持不住了，他的脸涨得通红，大口地喘着粗气，双手向着反方向倒下。结果与其他人预想中的一样，人群中爆发出一阵哄笑。桌子上杂乱地放着欧洲各国的货币，记者拿出来的好像是张英镑，原来他们在赌钱，结果当然是记者输了。

“再来一次怎么样？”一名船员对记者说道。

记者笑了笑，摇了摇头，船员们一看没什么热闹了，然后就攥着各自的钱散开了。

洛佩斯刚一走过去，还独坐在那里的记者就看到了他，“啊，警察先生。”

“是警官，我都告诉你很多遍了。不过，你输得好惨啊。”

记者站起身，来到洛佩斯身边。

“体力的问题罢了，我怎么能赢得了这些蓝领（体力劳动者）啊！”

类似于“蓝领”这样的词，美国人在生活中是很少使用的，于是洛佩斯又一次确认了眼前这位记者的确是一名英国人。

记者和洛佩斯并肩走着，接着说道：“因为，我是以这个……头脑作

为武器来取胜的。”说着，记者指了指自己的脑袋，“警察先生呢？啊，美国人的武器应该是手枪吧？”

洛佩斯笑了笑，说：“不是警察，是警官。光有头脑是不够的，在我国政府工作的人，头脑和体力两方面都必须十分优秀。至少要州立大学毕业，还要有相当于职业运动员的体力。政府需要的就是像超人那样的家伙，当然这两方面的素质我全都具备，所以才能得到现在的这份工作。”

“说到超人，他好像也是美国人啊。”记者笑了，“如果有那种能力的话，就什么都能做到吧，为什么还要做政府的公务员呢？难道是因为正义感，还是说作为美国人的那种为国奉献的精神？”

洛佩斯并没有回答。

“你有没有自己真正想要做的事情？”

“你是从一开始就想成新闻记者的吗？”

“哈哈，你好严肃啊。”记者又笑了笑，“不过，我经常在想，大概人类从刚出生时开始就已经确定了某种方向性，比如环境啊，从父母那里继承的遗传因子啊什么的。这么一看，人类只能成为他应该成为的东西，而不能成为自己想像中的其他东西。这个世界上是不存在上帝的，也不会发生奇迹。能够早一点儿发现那条早已被规划好的道路并乖乖地服从它，那样的人才是精明的。”

“原来如此，果然还是记者的脑子聪明啊。”

“而不想接受这些东西的人，就像是开膛手那样的人。我觉得，他是不想接受命运的安排才会做出如此残忍的行为。”

洛佩斯听到这里，反射性地皱了下眉。

“怎么突然提起这个名字，难道你们英国人十分喜欢关于那个家伙的话题吗？”

“别装蒜了，你就是负责护送他的人吧？”

“真是什么事也逃不过你的眼睛啊！”

虽然洛佩斯装作很平静的样子，可还是被记者看穿了。

“没有什么事能瞒过记者的眼睛，不过你放心，我是不会对别人说的，我这次的工作只不过是报道与这艘船试航相关的新闻罢了。”

“真是败给你了。”

“警察……不，警官先生是怎么想的呢？我指的不是开膛手的事情，而是我刚才所说的神啊、奇迹和命运什么的。”

洛佩斯认真地想了想，过了两三秒钟后才开口说道：“我只有一点不同意你的说法，我觉得上帝是存在的。只不过他的时间并不是那么充裕而已，所以也就不会轻易发生奇迹，虽然我一次也没有膜拜过他。但重要的是，如果轻易地就出现奇迹，那么这个奇迹也就不值得去珍惜了。所以为了确保上帝的尊严，奇迹只是偶尔才会出现。”

记者一言不发地盯着洛佩斯，而洛佩斯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于是问道：“怎么了？是不是我说的话太可笑了？”

“不，真是独到的见解啊。警官先生的头脑的确十分优秀，而且这个想法还很有诗意。即使是从我这个新闻记者的角度来看，也是非常浪漫的。”

听了他的夸赞，洛佩斯的脸红了。

“奇迹啊，那么我们假设上帝是存在的，如果有天发生奇迹的话，警官先生会希望发生什么呢？”

“那样的话……啊，算了吧。作为人类来说，以自身的思维去向神明祈求奇迹的发生，这件事本身就很失礼。即便有一天奇迹会降临在我的身上，那也是命运的一部分而已，我只能接受。”

“这艘船上不是装载了很多药品吗？如果说其中混杂了一种能够引发奇迹的药物，你又会怎么做呢？”

“这个假设实在是有些过于理想化了，无论是多么优秀的制药公司，如果人类能够制造出那种药，那么上帝就该失业了。”

记者突然停下脚步，盯着洛佩斯的双眼说道：“有个问题我想问一下，可能警官先生也会感到很为难，但是作为个人的好奇心，我只是想听听你的意见。”

“什、什么？”

看着记者严肃的神情，洛佩斯吞咽了一口口水。

“药物也好，上帝的力量也好，无论什么都好。如果奇迹降临在开膛手的身上，进而改变他的命运，那么他会变成什么样的人呢？”

洛佩斯默默地看着记者的脸，就在这时，从他的背后传来一个声音说

道：“何塞叔叔！”

洛佩斯回过头看到西尔维亚就站在不远处，她的身边还有一名成年男子。

西尔维亚牵着男子的手向着洛佩斯这边走来。

“晚上好，何塞叔叔。”

“晚上好，西尔维亚，今天也很有精神嘛！”

“啊，爸爸，这个就是何塞叔叔哦。”

西尔维亚对那个男子说道，他马上将另一只手向洛佩斯伸了过来，“我听西尔维亚提到过你，我是她的爸爸。”

洛佩斯连忙握住了对方的手。

“啊，初次见面，我叫何塞・洛佩斯。”

“西尔维亚总是给你添麻烦，真不好意思。”

“不，哪儿的话。西尔维亚是个既聪明又听话的好孩子。”

站在洛佩斯身后的记者说道：“那么，警官先生，我先告辞了。”

说完，记者转身向着客舱的方向走去。

洛佩斯回过头对他说道：“啊，那个，关于那个问题……”

“下次我们再讨论吧……另外，别忘了把手绢还给我。”记者头也不回地走了。

“那个，洛佩斯先生。刚才的那个人好像称呼你警官先生……”西尔维亚的父亲说道。

西尔维亚抢先回答道：“何塞叔叔是美国的警官，第一次见面的时候，莉莉还差点被枪打到呢。”

这时，西尔维亚怀中抱着的莉莉的头刚好垂了下来，看上去就像是在点头同意刚才小主人所说的话。

洛佩斯一脸尴尬的表情，西尔维亚的童言无忌让他下不来台，此时他只祈祷西尔维亚没有把关于另外那个叔叔的事情告诉给她爸爸。虽然这件事已经被记者发现了，但不管怎么说，只要没被普通的乘客知道就不会引起什么问题。洛佩斯估计最坏的情况就是，这艘船抵达纽约的同时他就要踏上求职之旅。

想到这，他咳嗽了一声，问道：“那么，西尔维亚，你没有没有遵守我们之间的约定啊？”

“放心吧，西尔维亚是个好孩子。”西尔维亚天真地笑着说道。

“西尔维亚，你先去那边玩吧，我有些事情想要和洛佩斯叔叔说。”

听到爸爸这么说，西尔维亚用力地点了点头，“嗯，我知道了。何塞叔叔，再见。”

她向洛佩斯挥着手说，洛佩斯也向她挥了挥手。

这时西尔维亚的父亲向洛佩斯说道：“洛佩斯先生，你有孩子吗？”

“啊，我还是单身。”

“原来这样啊，西尔维亚跟你很亲近。总是喜欢跟我说何塞叔叔的事情……真的要感谢你。”

“不，其实也没什么值得感谢的……”

“那个孩子，已经没救了。”

时间在一瞬间静止了，洛佩斯甚至怀疑自己的耳朵是不是出了问题，但他又无法询问眼前的这位父亲。洛佩斯扭过头看了看夕阳照耀下的这个男人的侧脸，他正一边微笑着一边看着在橘黄色的夕阳中西尔维亚的背影。

“你知道她生病的事了吧？”

“嗯，听说你已经安排她去纽约的大医院接受治疗。”

“那是个谎言。欧洲的医生确诊了，已经无法治疗了。”

洛佩斯看着他的侧脸，过了一会儿才小心翼翼地问道：“这件事，西尔维亚她……”

父亲摇了摇头，“好像是一种极其特殊的血液疾病，听说在一百万人中才会发生一例，所以根本没有治疗方法。我之所以会在安布雷拉制药公司工作也全都是为了这个孩子，即使是公司里的专家们也都是束手无策。并不是我吹嘘，安布雷拉制药公司恐怕是世界上最好的制药公司了。如果他们都没有办法的话，就真的只有放弃了。其实前几天我就已经辞职了，通过关系乘上了这艘船。我想至少在西尔维亚最后的日子里，能够留下一些美好的回忆。她那已经去世的母亲是美国人，而且是在纽约出生的，我们俩也是在那里邂逅的。之后，西尔维亚……出生了。”

他说这些话的时候，一直看着在不远处玩耍的女儿的身影。

“如果，有上帝存在的话……”，一滴泪水滑过他的脸颊，“你相信……奇迹吗？我想要相信。”

洛佩斯并没有回答，他拼命地在脑海中搜索合适的话语，可是却没有找到，他甚至觉得刚才和记者谈话时自己的想法有些迂腐。

不一会儿，西尔维亚神采奕奕地跑了回来，父亲连忙将脸上的泪水擦干。

“你们谈完了吗？”

“谈完了，那么，西尔维亚，差不多该回房间了吧？”

听父亲这么说，西尔维亚把头摇得跟拨浪鼓一样。

“我还想和何塞叔叔一起玩呢。”

“叔叔还有其他事情要做。”

看到西尔维亚一脸不情愿的样子，洛佩斯蹲下身来，看着她的眼睛说道：“西尔维亚，今天又不是最后一次见面。明天我们还会再见的，到时候叔叔再陪你玩好吗，听爸爸话的孩子才是好孩子哦。”

西尔维亚点了点头，在父亲的带领下向着休息区走去。洛佩斯怔怔地看着夕阳中这一大一小两个身影渐渐地走远，感觉心中有些东西隐隐刺痛。当那两个身影消失之后，他也回到了自己的船舱。

夜色渐渐深沉，洛佩斯他们开始准备休息，他和库里克两人每晚都会有一个人值夜班，而今晚刚好轮到洛佩斯。室内的灯光渐渐暗了下来，洛佩斯洛佩斯坐在床上背靠着墙，拿出在出航前买的报纸无聊地翻看着。库里克此时躺在另一张床上，而杰克依然坐在舷窗前的那把椅子上，头向前面垂着，好像已经睡着了。除了库里克偶尔发出的鼾声之外，整个房间里充斥着一片寂静，和平时的夜晚一样。

月光从舷窗中悄然洒落到狭小的房间里，照在洛佩斯的身上，他猛然抬起头，看到了挂在夜空中的一轮满月。他索性将报纸叠起来放在一旁，抬起头呆呆地凝望着月亮。

虽然在船上的每一天都是一成不变的无聊，但今天却是稍微有些不同的一天。洛佩斯回想起白天发生的事情，反复地回味着。与记者之间的谈话，西尔维亚的未来，还有她父亲的苦恼。搭乘这艘船的乘客，自己看到的这些人都有着这样或者那样的想法和人生。甚至是眼前这个安静地睡着的连环杀人犯，还有极其古板只知道工作的同事，大家都毫无例外地有着各自的过去和未来，而自己只不过是和他们共同拥有这段被称为“现在”的时间罢了。说到底，他们的人生根本无法谋求“命运”和“奇迹”这样

的东西。

虽然最开始和记者所说的那番话至今在心中仍然没有改变，但在当时却不适合对西尔维亚的父亲说，甚至仅仅是满怀自信地说上帝是存在的这种话都会变得很奇怪。果然最后还是自己的误会，命运是从最开始就已经决定好了的，上帝以及奇迹这种东西只不过是不肯接受命运安排的人们在事后寻找的借口罢了。洛佩斯胡乱地想着。

不一会儿，洛佩斯的眼中出现了另一番景象，圆圆的月亮不知不觉被他抓在手中，他的双脚踩在光滑的地板上。四周混乱不堪，激烈的喧闹声交织成一片，在这些吵杂声中有一个声音是洛佩斯在大学时代经常能够听见的。

“喂，干什么呢？快点儿投篮啊！”

这是篮球队教练的声音。手中拿着篮球的洛佩斯匆忙抬头看了看前方的篮筐，对方球队的防守实在是太严了。就在这时，一个和自己一样，穿着胸前印有“伊力诺依”字样队服的家伙将对方的一名防守队员挡住了。

冲吧，洛佩斯心想。

在队友的掩护下，洛佩斯就这样冲进了对方的防守区域，施展出强大的弹跳力，猛地一下腾空而起。

但这时却突然发生了变故。洛佩斯觉得右脚一阵强烈的刺痛，身体瞬间失去了重心，手中的篮球也失去了方向，他就这样从半空中重重地摔落在地板上，之后就失去了意识。再次睁开眼睛时，他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右脚上打着石膏，听医生说是足跟腱断裂。对于普通的步行是没有影响的，但是对一直梦想着成为职业篮球运动员，而又没有身高优势的洛佩斯来说，惟一的武器——弹跳力再也无法恢复了。他从孩童时开始就一直在心里描绘着自己的未来，直到进入大学时还确信自己以后一定会成为芝加哥公牛队的职业选手，可是这个梦想在医院的病床上慢慢地变冷了。

洛佩斯睁大了双眼，刚才还抓在手中的篮球重新变成舷窗中的满月，他在不知不觉中睡了一小会儿。看了看旁边的杰克和库里克，确信他们二人都没事，洛佩斯才松了口气。

如果被库里克发现他在值班时睡着了的话，对方一定会大发雷霆的，洛佩斯心想。然后，像要确认刚才所看到的是梦境，他将右边的裤腿卷了

起来，看了看那个手术所残留下的伤疤。虽然洛佩斯很早之前就已经知道了，这个手术残留下的伤疤改变了他原先被赋予的命运，现在则是一个在痛苦中挣扎过的自我象征。当然，并没有发生奇迹，从法学专业顺利毕业的洛佩斯顺理成章地进入了联邦警察局，并一直干到现在。

结果，洛佩斯也只不过是无法完成心愿的人们中的一员，自从那场事故以来，他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接受了自己的命运。理由之一就是他从来没有看到过奇迹的发生，哪怕一次也好。但是这并没有妨碍他在心底深处相信奇迹是存在的，而且如果那个奇迹能够在什么时候，或者现在就在他眼前发生的话，他并不希望能够降临在自己的头上，而是最好发生在西尔维亚父女的身上。

这时，坐在他眼前的杰克的肩膀抽搐了一下，可能是在梦中看见什么了吧。洛佩斯一边看着杰克，一边想起了白天记者所说的话。虽然记者说杰克是那种不肯接受命运安排的人，但洛佩斯却并不这么认为。至少从这些天的观察来看，他觉得杰克好像已经完全接受了命运。之前所看到的那些穷凶极恶的犯人从来都不肯面对自己所处的立场，总是不遗余力地寻找任何一个可能逃跑的机会。从那些人的眼睛深处，洛佩斯能够看到希望的火苗正在熊熊燃烧，毫无疑问，他们时刻都在期盼着奇迹的出现。可是杰克却全然不同，他的身上根本没有那些人的霸气，也丝毫感觉不到他在期盼奇迹的心情。但不可否认的是，记者所说的话有种奇妙的说服力，那种充满自信的结论，他到底是从哪儿得出的呢？这让洛佩斯百思不得其解。

就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洛佩斯又闭上了眼睛，虽然他的身体并不疲劳，可是精神上却感到无比疲惫。这次洛佩斯睡得很熟，他在心里想着只要比那个喜欢训斥别人的库里克早一些睁开眼睛就不会有问题，何况之前他也有几晚偷偷睡了一会儿，也没有出现任何问题，今晚也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夜晚罢了。洛佩斯的心里没觉得有任何不妥。

这一行为完全没有逃过天花板上的监视器，焦点集中在洛佩斯的身上，镜头也一直在盯着他。不一会儿，船舱的门被悄悄打开了一道缝隙，和平常不同的夜晚开始了。走廊的灯光照进了房间，但随即就被阴影挡住，一个人影悄无声息地钻进了洛佩斯等人的房间。这个人先是确认了洛佩斯和库里克是否真的已经睡着，然后蹑手蹑脚地来到了杰克的面前。

卡中尉此时就站在杰克的面前，她的手中拿着一个喷枪型的注射器。只见她迅速地将注射器抵在杰克的前臂，食指搭在了注射器的扳机上，可是却并没有勾动扳机。卡中尉深深地吸了口气，默默地点了点头。

这时，眼前杰克的肩膀又无意识地抽搐了一下，但并没有醒过来的意思，可能是正在做梦吧。

睡神扫描

第八章　梦

从很早之前开始，杰克就很喜欢小偷小摸。福利院的神父也曾说过“你将来一定会变成无法无天的恶徒”，把这句话当成预言来看的话还真是挺准的，而他最先突破的障碍就是挂在福利院大门上的那把锁头。

在他成年之前，他就曾打开过很多种锁。如果对方使用的是电脑程序控制的锁，他就会自学电脑知识，掌握原理后再将其破解。尽管如此他最后还是没有成为一名黑客或者程序员，而是将这些知识彻底地应用在破门开锁以及打开金库大门上。

不知不觉间，同伴们都称呼杰克为“密码破译者”，而他对此的回应就是不断用华丽得如同魔法一般的手法打开一把又一把的锁和一扇又一扇的门，仿佛这世界上就没有他打不开的锁。

虽然杰克以纽约为中心将自己的“业务”开展得顺风顺水，不过说到底他也不过是一个稍微有点名气的，很不起眼的小偷罢了。而杰克也察觉到了这一点，他不再满足于眼前的这一切，从而产生了想要离开这里到外面广阔的天地间大展拳脚的欲望。

就在这时，他邂逅了西尔维亚，这个女人接受了杰克的一切。就好像是一个看穿了他内心的神赐予他的幸运，西尔维亚就是他的女神。奇迹降临了，而杰克也想要做出改变。

记忆到这里就变得有些模糊了，虽然他还记得和西尔维亚在一起时的那些美好的日子，可类似为什么不再和她见面，什么时候离开纽约来到伦敦这些事情，却无论如何也想不起来了。

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最后被逮捕的场面，自己呆呆地站在一个浑身是血的女人前面，手里还握着一把匕首，伦敦警视厅的警察则带着特种部队围在他身后。为什么会变成这样？那个时候杰克对这个问题也感到迷惑不解，甚至都没有抵抗那些人粗暴的殴打。

自出生后这还是他第一次戴上手铐，警察带着自己离开现场的时候，挤在门口的那些记者手中的闪光灯不停地闪烁着。刚好那时还下着雨，反射回来的光芒刺痛了杰克的双眼。那些躲在摄像机后面的好奇的目光，以及坐在电视机前亿万观众的视线如同利剑一般刺穿了他。

审讯的过程还算绅士，不过杰克知道这些警察有一套专门对付罪犯的方法。他们会非常小心地避免给他的脸上增添新的伤口，因为他的那张脸毕竟是上过电视的，这些人用缠着皮带的拳头不停地殴打杰克的腹部，一直打到他呕吐为止，稍作休息之后再接着打，这样就没有人会知道他受到了酷刑。

后来美国政府得知这件事，随即就决定将其引渡回国，这让负责本案的警察感到十分愤慨。于是当他们来通知杰克这一消息的时候，又“顺便”教训了他一顿。

当杰克独自一人的时候，他总是会想，自己杀害了这么多的女性，为什么脑海中没有一点关于这些事情的记忆呢？甚至连杀害她们的那一瞬间都没有半点意识。于是他只能试图向精神科医师寻求帮助，希望对方能帮助自己找出答案。

在与医生的对话中，杰克自己找出了答案。可能是西尔维亚嫌弃自己是个罪犯吧，为了从这个打击中逃离出来，自己离开了纽约，到达伦敦之后对女性的愤怒全都爆发了出来。他乐于接受这种单纯的想法。

不知不觉间，人们对他的称呼变成了“开膛手”，与他的名字合在一起就是“开膛手杰克”。

“密码破译者”也好，“开膛手杰克”也好，自己一定是变成了其他什么东西。虽然与西尔维亚的邂逅让他知道了除了做坏人之外，还有其他的道路可以走，可是归根结底自己都是一个坏人，就像福利院的神父所说的预言一样，杰克想着。无论犯的罪是大是小，自己都是一个罪犯，到最后必然会被逮捕。不管别人怎么称呼自己，作为罪犯的惟一出路就是接受裁决。这条犯罪之路的终点应该就是联邦法院的死刑台，自己最后会被固定在一张铺着淡绿色皮革的床上，接受药物的注射，人生的帷幕才算是圆满落下。

这时，杰克醒了过来，他刚才在梦中将之前的回忆全部串了起来。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做这样的梦，可能是在心底深处感觉到自己就要走到人生的终点站了吧。杰克在梦中将自己的一辈子做了一个概括性的回顾，然后就醒了过来。

虽然杰克觉得梦已经结束了，可是当他睁开眼睛的时候，却看到了

在梦的最后出现的那一幕。他连续好几天都在梦中接受着审判，他觉得好像已经被送到了死刑台上，而且有一个好像注射器的东西抵在自己的手腕上。而此时一个拿着注射器的女人就站在自己的面前，之前好像听说过执行药物注射的时候，医生们都在另一个房间进行远距离操作，可是眼前的这幅景象好像与想像中的有点儿不一样，是一个女人直接给自己注射。可即便真正的死刑就是这样，那也应该是一个穿着白色大褂的医生或者是护士来执行啊，眼前的这个女人完全没有一点儿女人该有的样子。

虽然这些都让杰克觉得有些不对劲，可他并没有在意，而是坦然地面对这一切。梦境也好，现实也好，又何必太介意这些细节呢，反正无论怎么挣扎，自己的结局都是死。

就在一瞬间，眼前的景象发生了变化，突然出现的另一只手抓住了这个女人的手腕。这只手的主人在女人的耳边轻声说了一句话，杰克也听得清清楚楚。那是洛佩斯的声音，到现在杰克才好不容易反应过来，自己不是在做梦。

“离开英国好长时间了，无奈我只能和这些男人在一起。在这样的房间里突然出现一个女人，就算是足球场那么宽阔的空间我也能一下子闻出来。”

洛佩斯抓着卡中尉的手腕，将她压倒在床上，然后又用膝盖顶住她的后腰。由于撞击，注射器掉落在了地板上。洛佩斯回手握住贝雷塔，将枪口对准了趴在床上的女人的脑袋。这时房间里的灯亮了起来，打开开关的库里克手中也拿着他的格洛克，瞄准了卡中尉。

洛佩斯对她说道：“我们可都是专家，并接受了那么多地狱般的训练，你以为自己可以在不被发现的情况下溜进来吗？”

洛佩斯说着，拿出了一副手铐戴在了卡中尉的手腕上。然后将她扶坐起来，自己则拿着手枪向后退了几步。

“你到底是什么人？为什么想要对这个家伙不利？又是谁派你来的？”

卡中尉一言不发，洛佩斯见状扳了一下贝雷塔的击锤，将枪口稍微降下一些，“虽然我现在不能爆你的头，不过射击你的膝盖还是没问题的。”

“射之前先问清她是不是美国人。”库里克在他身后说道。

于是洛佩斯对卡中尉说：“我们有义务保卫国民的安全以及国家的领土不受侵犯，如果你是美国人，而且是纳税人的话，我是不能开枪的，但如果是别国的公民就另当别论。这艘船是合众国政府租借来的，所以这里暂时属于美国领土，也就是说你的行为已经侵犯我国的领土。”

卡中尉的眼睛中没有丝毫动摇的神色，一直在盯着洛佩斯。

“我只问你一次，你是美国人吗？”

卡中尉没有回答，洛佩斯一脸无奈地说道：“OK，我明白了。”

说完便扣动了扳机，手枪的击锤发出了“咣”的一声，可是除了这声金属音之外却没有弹药射出来，原来枪里并没有装填子弹。

“不行啊，这种故弄玄虚的花招。这家伙果然是雇佣兵，十分了解枪械。”洛佩斯举着双手，一脸不满的表情跟库里克抱怨道。

“应该是从枪管的滑道里识破的，啊，原来也是个行家。”

“我刚才说的台词，还比较适合这个场面吧？”

“没注意，我们又不是国际法的专家。就算是最坏的情况，这个女人是美国人，也只有你一个人将被起诉。”说着库里克从床上站起身来，靠近了卡中尉。

洛佩斯听了他这一番话后，嘴巴张得大大的，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库里克。

“还是先问问这个东西究竟是什么吧。”库里克弯下腰，将掉在地板上的注射器捡了起来。

“这东西好酷啊，竟然没有针头！难道说只要勾动扳机，就能注射进人体吗？这东西真够专业的！”

“你是安布雷拉的人吗？”

洛佩斯又将枪口对准了卡中尉，可她仍然一句话也不说，看来威吓对她是没用的。

“没办法了，你适当地去跟船员们沟通一下，看看能不能拿到乘客的名单，然后再去这个女人的房间里搜查一下。”

“又让我去啊？”

“必要的时候可以向他们出示你的警徽。”

“这样做不违法吗？”

“不知道啊，我们又不是国际法专家。”

库里克握着他的格洛克，代替洛佩斯瞄准卡中尉。被安排了任务的洛佩斯一脸不情愿地将贝雷塔收回枪套中，转回身拿起自己的西装上衣，闷闷不乐地走出了房间。

刚把房门关好，洛佩斯就模仿着库里克的语气小声地说：“即使违法，也只有你一个人将被起诉。”



第九章　查找

洛佩斯面无表情地直视着前方，在走廊中快步地向前走着。他的手中拿着一台笔记本内电脑，那是卡中尉的东西。好不容易找到了她的房间，在放置于房间中的物品里，只有这台电脑像是卡中尉的私人物品。

总之洛佩斯现在感到十分不爽，他从自己的房间已经出来一个多小时了，天边渐渐地泛起了鱼肚白，远处的海平面甚至用肉眼就能分辨出来，马上就是黎明时分了。洛佩斯原以为很快就能搞定这件事，可是却花费了比他想像中更多的时间，这让他感到无比愤怒。

虽然向那个船员出示了警徽，可是对方根本就无法理解“联邦警官”这个概念，无奈之下洛佩斯只能一点点地给他解释。他要避免被人发现这件事的违法性，还要违心地蒙骗对方。最终还是费尽周折地得到了乘客名单，这多少让他感到欣慰。

由于乘客人数很少，而且这艘船上只有两名女性乘客，其中之一是西尔维亚，剩下的那个不用说就是卡中尉了。于是很快就确认了她的房间，可是接待洛佩斯的这位船员是个新人，加之所有人都不太熟悉这艘刚刚被改造过的船，所以即使知道房间的号码，却怎么也找不到房间的所在位置。

而让洛佩斯感到不爽的却并不仅仅是因为这个理由，答案就在他手上拿着的这台电脑中。对他来说，目前的确有一大堆问题。

完成了使命的洛佩斯终于回到了自己的船舱，他刚一走进房间，就恶狠狠地将笔记本电脑摔在了床上。

“怎么了？”库里克回过头问道。

洛佩斯指着坐在床上的卡中尉，没好气地说道：“这家伙的名字叫做露易丝·卡，至少在名单上是这么写的。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关于她的情报。虽然我调查了她的房间，但只找到了这台电脑。”

“那你生什么气啊？还有，既然找到了电脑，为什么没有查看一下里面有什么内容啊？”

库里克将电脑拿在手里，打开了电源。不一会儿，系统的欢迎界面

就亮了起来，之后，就是一排排意义不明的文字充斥着整个画面。

“这是怎么了？坏了吗？”

洛佩斯摇了摇头，“需要密码，她将这台电脑设置成不输入密码就无法启动的模式。”

库里克回头看了看卡中尉，突然发现她手臂上的刺青图案，然后将手放在键盘上，输入了“UBCS”几个字母。几秒钟之后，电脑自动重启，画面再次回到了刚才的状态，只是画面中的文字和刚才略有不同。

“我刚才也试了很多次，每次重启这些文字都会发生变化。大概不是某种特定的语言，而是某些文字的组合。”

“不知道破解方法的话，我们也没办法。不过这和五角大楼那些人使用的方法是一样的。”

“看来这个女人在很多方面都是专家啊。我们该怎么办，难道要去请教国防部的那些人吗？”

库里克看着卡中尉，仔细想了想，又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表。然后他站起身，将上衣拿在手中。

“好，这件事我来做吧。对方跟政府机关有关系的话，看来有必要跟那些政府的工作人员沟通一下。说不定这个家伙使用的就是从国防部泄漏出来的东西呢，总之我先去通信室一趟，马上就回来，你先在这里看好她。”说完，库里克走了出去。

“什么嘛！把好的差事都留给了自己！”洛佩斯大声地喊道，将脱下来的西装狠狠地扔在了床上，那头引以为傲的黑发也变得凌乱起来。他从口袋中又掏出梳子，开始平心静气地梳理头发。

突然他听到有人敲门，那只是普通的敲门声，这说明来者不是库里克。而且即便是他，这也有点太快了。洛佩斯收起梳子，取而代之掏出了贝雷塔。他就这样将枪口保持水平，悄悄地握住门把手，突然将门拉开。

门外站着一个矮个子的瘦弱男子，正是那名记者。看到洛佩斯手中的手枪，他的眼睛瞪得大大的。

“那、那个……手绢……”面对突如其来的手枪，记者结结巴巴地说道。

这位不速之客的到访也让洛佩斯大吃了一惊，他就拿着手枪对记者说道：“什么嘛！怎么是你，你来这里干什么？”

记者举着双手回答道：“不、不是，现在已经是早上了吧？我刚才在慢跑，每天早上我都会运动一下。因为正巧路过这里，看到你走了进来。后、后来，那个是你的同事吧？我看到那个人走了出去，我看到他慌慌张张的样子，还以为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对不起，这是记者的职业习惯。”

洛佩斯上下打量着记者，只见他穿着风格极其休闲的衣裤，看来真的是慢跑的打扮。虽然这身衣服的设计风格，对于注重外表的洛佩斯来说是一种无法接受的恶趣味，但至少能证明对方并没有撒谎。洛佩斯相信了他所说的话，将枪放了下来。

“拜托，你饶了我吧，真是！”洛佩斯长长地送了一口气。

记者趁着这个时候，向着房间里窥视着。

“啊，那个就是开膛手吧。旁边的那个女人是谁？你这次是护送两个人吗？”

洛佩斯连忙用身体挡住了记者的视线，说道：“喂，这是我的公务，你可别得寸进尺啊。”

记者一边跳着，一边试图从缝隙中向房间里张望。

看到他这个样子，洛佩斯只觉得全身的血液开始向头上涌来，虽然眼前的这个人不是什么坏人，但是由于他刚才一直处于不爽的状态，而眼前这个记者就成了那根压死骆驼的稻草。此时的洛佩斯像是一颗被点燃导火线的炸弹一样，已经濒临爆炸的状态了。

就在这时，记者的一句话让时间停止了下来，“哎？那是‘财富’啊。”

“什么？”洛佩斯反问道。

于是记者指着床的方向，洛佩斯回过头，看到床上摆着的笔记本电脑，此时的屏幕上依然显示着一排排的乱码。

“是财富啊，你在用电脑制作密码吗？”

“你知道这个东西？”洛佩斯大吃一惊，随即他像想起来什么东西一样，迅速将思路整理了一遍，摇了摇头重新问道：“不，等一下。你

为什么会知道这个东西？”

“为什么？这个东西在半年前就出现在互联网上，还引起了话题呢。有传言说……虽然说是传言，但从很多消息都能看出这是美国国防部开发出来的用于管理导弹的密码。虽然我们的报纸也想要做相关的报道，但结果只要花费一定的时间，任何人都能将其解开。大概是谣言吧，有人说就算这东西真的是由五角大楼开发出来的，也肯定是未完成品。所以由于没什么新闻价值，我们也就没有报道。”

“这么说你也能解开这东西啦？”

“嗯，如果有笔和纸、计算器以及大量的时间的话……”

突然洛佩斯抓住记者的手腕，将他拽进了房间里。由于他的行动过于突然，记者的身体本能地反抗了一下，继而失去平衡摔倒在地板上。而洛佩斯却好像根本没看到眼前的这一景象似的，只是迅速地将房门关好，将头探入橱柜中开始翻找什么东西。不一会儿，他将纸笔以及计算器等东西放在了床上。

“那么，快开始吧！”

记者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地问道：“开始……干什么？”

“当然是把这个东西解开啦，没问题吧？”

洛佩斯将笔记本电脑转过来，让记者看着屏幕。

记者这才明白他的意图，说道：“我才不干！这要花费好长时间呢！”

坐在床上的卡中尉哼笑了一声，洛佩斯回头看了她一眼，转而向记者问道：“大概要多长时间？”

“一整天也不知道能不能……不过，我为什么必须做这种事啊？”

这时又响起了敲门声，这次的声音是带有一定节奏的敲门，洛佩斯知道是库里克回来了。他看了看眼前的这个计划外人员——记者，很轻易就能猜到接下来会发生的事情。

果然，他打开房门，库里克刚刚走进房间，首先就是怒目圆睁，接着就像洛佩斯预想的那样，指着记者大声吼道：“什么啊！这家伙是谁啊？怎么会多了一个人啊！谁让你进来的？”

洛佩斯见状急忙挡在记者的前面，劝慰库里克道：“没事、没事，

五角大楼那边怎么样了？”

“无线电有点问题，无法取得联络。”

“太巧了，我们太幸运了！”洛佩斯满面吹风地笑着说。

他的笑对此时的库里克来说无异于火上浇油。

果然，库里克大声说道：“什么幸运啊！你脑袋有问题啊！”

“不是，你先冷静下来，仔细听我说。这个人，就是我之前跟你提起过的记者……”洛佩斯指着一旁沉默着的记者。

库里克更加生气了，“记者？你让这种人进来！你没事吧？”

“等一下，你就不能听我把话说完啊？他说能解开这个东西。”

库里克看了看洛佩斯手指着的电脑屏幕，随即又将视线转移到记者的身上，狠狠地盯着他，将收在枪套里的格洛克拿了出来。

“你是什么人？”

“我不是说了吗，他是记者！你没听见吗！理由我会稍后跟你说明的……”洛佩斯连忙解释道，然后转身对记者说：“你都听到了吧，我们刚才的对话？由于无线电的原因，我们无法和我国政府取得联系，真是太巧啦，在这艘船上惟一能解开这个难题的可能也只有你了。”

“什么巧合啊，警官先生，你们不能这样……”

洛佩斯转过身来，悄悄地将食指放在嘴唇上，示意记者不要多说话。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奇迹是存在的。现在这不就是奇迹吗？果然上帝也是存在的，他将你赐给迷失了方向的我们，让你引导我们前进。所以，你就赶快开始吧。只要能解开这个东西，就连我们这位血气上涌的同事也会变成安静的小绵羊。”

“你在说什么啊？你这完全就是渎职，并且还让外国人……”

洛佩斯抓住暴跳如雷的库里克的双手，说道：“事到如今，我们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放心吧，这种做法不正是我们所擅长的吗。如果这个家伙胆敢将这些事说出去，或者报道在报纸上，我一定会干掉他的。”

迫于无奈，记者只好听从洛佩斯的安排，默默地拿起床上的笔记本电脑。

天亮了，一轮朝阳从天边升起。自由号按照预定的航线，朝着美国东海岸的纽约进发着，它那美丽的船体在朝阳的照耀下显得格外漂亮。广阔的大西洋上，在自由号方圆几里的海域之内应该什么也看不到才对，可是今天却有点不同寻常。在距离自由号不远处，一根天线伸出了海平面，并且一直与自由号保持着一定距离，以相同的速度朝着美国东海岸移动。

第十章　做法

白昼过去，夜晚来临。

虽然倔强的库里克无数次往返于船舱与无线电室之间，可是从扬声器另一端传来的噪音让他不得不放弃自己的坚持，转而同意了洛佩斯的主意。记者将那些希腊文字按照字母的排列次序置换成1、2等数字，然后按照记忆中的一条公式进行计算，坐在记者身边的洛佩斯则不时按动计算器来帮助他。库里克将这项工作完全交给了他们俩，自己坐在床上看着杂志。卡中尉好像根本不在乎这两个人，一副事不关己的表情四处张望着。而杰克却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看着眼前的情景。

杰克盯着记者的侧脸，他的记忆开始苏醒。在昨晚的梦中，这张脸好像出现在什么地方。不是小时候的福利院，也不是自己的小偷同伙，在纽约也没有见过，应该是伦敦。不是警察，哦，对了，是记者。自己被逮捕之后，被带往警察局，这张脸就混杂在一群挤在门口的人当中。大雨中，他从一片相机的缝隙中看着自己。过去和现在的情景重合在了一起，这张脸好像伴随着那些刺眼的闪光灯在眼前亮起，杰克下意识地闭上了眼睛。可是在这挥之不去的残像中，杰克想起刚才洛佩斯说的关于“巧合”的话题。是吗，这真的是巧合吗？即使说这是个奇迹也不会让人觉得奇怪。不一会儿，黑暗将他包围了起来，最后那张记者的脸也消失在黑暗中。虽然这时杰克觉得这张脸还存在于其他的记忆当中，可是一时之间却怎么也回想不起来了。

“成功啦！”

一声突如其来的欢呼让杰克又睁开了眼睛，映入眼帘的是那个记者一脸兴奋的表情，手中还拿着一张纸，记者将这张纸递给坐在一旁的洛佩斯。

“这不过是一堆数字的排列而已啊。”

“将这些数字再次转换成字母。”

已经是深夜时分了，记者一边对照着纸片上的数字，一边小心翼翼地在键盘上敲击着，最后轻轻地按下了回车键。洛佩斯目不转睛地盯着电脑屏幕，他身后的库里克也从杂志中抬起了头。只见笔记本电脑在又

一次重新启动之后，重新回到了待机画面，显示的依然是一排又一排的文字列。

失败了！几个人一起垂下了头。

“花了一天时间，就得出这么一个结果？”库里克嘲笑道。

“再试一次，这回我们先写在纸上，然后再试着输入。”洛佩斯对记者说道。

“不行啊，由于排列顺序改变了，刚才得出的结果已经失效了。”

“那么说如果重新来一遍的话，还需要花费好几个小时啦！”

正在这时，传来一阵强忍着的笑声，洛佩斯回过头看到卡中尉的肩膀正在不住地颤抖着。

“想笑就大声一点，我也好久没听到过女人的笑声了。”

洛佩斯将手中的计算器狠狠地摔在了床上，由于用力过猛，计算器反弹起来之后又撞在了笔记本电脑上，他此时也感到有些泄气。

记者说道：“这个也许不是财富，很有可能是她自己开发出来的东西。如果是那样的话，谁也解不开的。”

库里克清了清嗓子，看这卡中尉说道：“算了，等回国之后用五角大楼的超级电脑来破解吧。而在那之前，露易丝·卡中尉，你将在我们的监管之下。”

听了他的一番话，卡中尉只是无畏地笑了笑，权作是回答。

就在这时，洛佩斯猛然站起身来。记者与库里克以及卡中尉的目光全都被他突然的举动所吸引，大家顺着洛佩斯的视线看去，他目光的终点是杰克的嘴角。

“C……R，MU”，杰克此时盯着众人已经失去兴趣的电脑屏幕，以细微的声音说道。

洛佩斯回过身拿起电脑，仔细地看着画面中的文字列。最先映入眼帘的是画面左上角的文字，竟然很巧合地是“C”。不，那并不是巧合。洛佩斯紧接着又确认了剩下的几个角落里的文字。右上角是“R”，左下角是“M”，右下角是“U”。看到这些文字，洛佩斯心下一动，于是按照杰克所说的顺序按下了键盘。

随即，那些困扰了几个人一整天的文字列从画面上消失了，取而代

之地出现了一个雨伞标志，那正是众所周知的安布雷拉制药公司的标志。洛佩斯抬起头，露出了保养得十分洁白的牙齿，灿烂地笑了。

“你是不是很想听我的笑声啊？露易丝·卡，如果你想找个墙角哭的话，我倒是可以借你雨伞哦。”

卡中尉咬牙切齿地盯着洛佩斯。

“这个果然不是财富。”记者喃喃自语道。

库里克接着说道：“原来是故弄玄虚，我们都被她骗了。”

“可是，为什么开膛手会……”

至今已经阅读过无数遍杰克资料的洛佩斯好像突然想起了些什么，回过头和库里克相视一笑，一同说道：“密码破译者。”

“什么密码破译者？”记者很迷惑地看着这两个人，问道。

洛佩斯看着杰克，“既然你能看透这个，完全可以凭借实力找份儿很好的工作来做，为什么要当连环杀人犯呢，真是可惜。”

不一会儿，画面上显示出了新的文字列，这次出现的是一段有意义的短文，文章的标题是“C病毒·极秘”。

看到这个标题，洛佩斯也好，库里克也好，甚至是记者，众人都凝视着画面，感到这篇文章里充满了一股危险的气味。

第十一章　气味

一位中年男子站在自由号的船头，双眼透过望远镜遥望着深蓝色的大海。他的嘴边蓄着小胡子，口中叼着雪茄，不时地吐出一口烟，而目光却好像未曾从海面上移开。不一会儿，另外一个年轻男子为了避开烟而向着中年男子的身后靠了过来。

“船长。”

听到部下的呼唤后，中年男子并没有回过身，只是淡淡地问了一句：“修好了吗？”

“呃，其实也没修……突然间就自动恢复了。”

“好，那么我们回去吧。”

放下望远镜，船长与部下一同走向瞭望台。

船长向部下问道：“无线电呢？”

“还不行，但是雷达之类的仪器已经没问题了。噪音都消失了，现在已经没问题了。”

“整整一天了。用这种完全由电脑控制的自动导航系统，我还真有点担心，不过也多亏有了这种高科技的东西，我们这次才不至于要停船。”

船长敲着甲板上的扶手说道：“如果是手动航行的话，雷达就是我们的生命。”

他想了想接着说道：“不过，只有船的‘眼睛’和‘耳朵’出了问题，我觉得这是有人在暗中捣鬼。”

“可是咱们周围一艘船都没有啊。”部下摊开了双手，笑了笑。“难不成您想用那个望远镜来确认一下吗？”

“说什么傻话，无法使用雷达就根本无法掌握大海的动向。咱们行进的方向有一股低气压，很有可能是飓风。”

“能看到吗？”部下瞪大了双眼问道。

“当然看不到了，这只是一个普通的望远镜而已。这么黑的情况下，一米开外的海面上就已经看不清了。我用的是鼻子。等你成了一名老水手之后，也能和我一样闻到暴风雨的气味。”

“那你为什么还带着望远镜？”

“因为这样看上去很酷。”船长笑着说道。

不一会儿，两个人来到了瞭望台。进去之后，船长首先打开气象雷达的显示器，确认自己的预感。

“果然，乌云的影子已经很清晰地显现出来了。”船长抬起头，对船员下达了指令：“没办法了，虽然要花费一些时间，我们还是要迂回过去。制定新航线，然后将数据输入电脑。”

“船长。”

听到部下的召唤，船长快步上前，将目光投向对方眼前的那台显示器，只见画面中自由号的后方闪着一个令人感到不快的红点。

“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不知道，也许是雷达恢复正常状态之前的这段时间……”

“船长！”

另一个船员喊道，他的手里拿着一台船上联络用的对讲机。

“从无线电室那边传来了一些奇怪的声音。”

船长看了看他的部下，然后又转过头来，看着显示器上紧跟在自由号船尾后的那个红点，暗暗吃了一惊。

此时还有人和船长一样感到吃惊。洛佩斯和库里克、记者，在船舱里一动也不动地盯着笔记本电脑的屏幕。将C病毒的报告书通读一遍之后，紧接着是一段被命名为“追加”的影像。而这段影像的内容，就是在安布雷拉总部，副社长在陈的面前自爆的那一瞬间。

影像刚刚播放完，洛佩斯抬起头来，拭去了额头的汗水。

“像电影一样。”

“这几乎是个死球，难道真的有能将这个球打出全垒打的击球手吗？”

库里克站起身，来到卡中尉的面前，凝视着她。

“这种东西是安布雷拉制作出来的吗？就像是浣熊市一样。”

洛佩斯听了这话后也点了点头。

记者向洛佩斯问道：“浣熊市？”

“你不是记者吗，怎么会不知道？就是那个被导弹摧毁的位于美国中西部的小城啊。”

“那个我倒是知道，可是为什么他刚才提到了这个地方呢？”

库里克回答道：“在那里有安布雷拉的工厂。传闻他们在暗中秘密开发的军事用病毒发生了泄漏事故，听说城里的居民几乎都变成了丧尸。”

“那……难道……”记者苦笑道。

“虽然我也不太相信，不过……”洛佩斯指着电脑接着说道：“看了这个东西之后，我觉得那些并不是谣言。”

听闻此言，记者再也笑不出了。

洛佩斯指着卡中尉说道：“并且，这个女人还拿着注射器想要袭击杰克。如果注射器里面装的是这种C病毒的话……”

库里克接着说道：“95%的可能性是这间屋子里被涂满了‘番茄酱’（译者注：指血浆），剩下5%的可能就是这间屋子里出现一个怪物，然后像浣熊市那样飞来一颗导弹，准确命中这艘船。”

“总之不要发生奇迹才是安全的，你也是这么想的吧，露易丝？”

卡中尉扭头看着呼唤他名字的洛佩斯。

“你明明知道存在风险，为什么还要孤注一掷呢？你到底是接受了谁的命令？”

卡中尉一言不发。

洛佩斯咳嗽了一声，将电脑的屏幕对准了她。

“是这个男人吗……”此时静止的图像显示出来的是陈的背影。看到画像的一瞬间，卡中尉的眼睛中闪过了一丝不易为人察觉的动摇。

“一个人在眼前自爆了，可是他好像还是那么冷静。大概是开发者或者是责任人吧。到底是什么人？和你有什么关系？”

卡中尉的神情并没有逃过洛佩斯和库里克的眼睛。库里克为了故意挑拨她，小声地说：“难道是你的情夫？”

这时卡中尉再也无法保持冷静，猛然站起身来。库里克迅速出脚一绊，卡中尉的身体失去平衡重又跌回床上。

库里克接着说道：“好像被我猜对了。”

房间外面突然一阵骚乱。走廊上铺着高级地毯，普通情况下可以吸收轻微的脚步声，可是现在从声音上来分辨应该是有很多人在奔跑。当船舱里的所有人都注意到这一情况的时候，大家的身体全都由于惯性作用而处

于站立不稳的状态。

船，停下了。

库里克转身对洛佩斯说道：“喂，你去看看出什么事儿了。”

洛佩斯站起身，将上衣拿在手中，转身出了房间。刚把房门打开就险些撞上一个迎面而来的船员，对方看上去特别慌张。洛佩斯追在船员的身后，向着甲板走去。

装备在甲板上的几个巨大的探照灯正在照着船体附近的海面，由于距离很近，洛佩斯已经能够想象到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了验证这一想法，他叫住了正好走过眼前的一个船员。

“是谁落海啦？”

“不是的，好像是要进行紧急介入检查……”说完后，那个船员就慌慌张张地跑了。

洛佩斯摊着双手，一脸莫名奇妙地冲着那个船员的背影喊道：“介入检查……我们周围不是一艘船都没有吗！”

就在这时，一阵轰鸣声响彻云霄，在探照灯照射的海面上出现了一个旋涡，旋涡中还冒出了无数的气泡。另一种预感让洛佩斯呆立在当场无法动弹，不一会儿，他缓缓地将头扭向声音传来的方向，想要确认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随后出现在旋涡中的是一艘潜水艇，眼前的这一幕让洛佩斯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映在他眼帘中的那块漆黑的大东西，就是他许久未见的，除了库里克之外的美国同胞所驾驶的核潜艇。

这艘隶属于美国海军的战略型核潜艇，在探照灯的照耀下与自由号保持着一定距离，迅速地浮出了海面。

第十二章　介入检查

潜水艇和自由号之间搭设了一条仅能通过一人的吊桥状舷梯。用头盔、迷彩服、防弹背心、口香糖全副武装起来的士兵们排着整齐的队列，逐一走过舷梯登上了自由号。面对这些人手中的M16，自由号的船员们下意识地向后退去。这些人刚一踏上甲板，就各自展开了行动。有一名士兵单手拎着步枪，另一只手拿着一份厚厚的资料，带着一名身背无线电背包的同伴朝着瞭望台走去。途中每当他和其他乘客擦肩而过的时候，总是轻轻地抬一下头盔的边缘，笑着打声招呼："你好，晚上好。我是美国海军。"

看到那身和整个场面格格不入的打扮，以及那张微笑的脸，乘客们只是瞪大了双眼一言不发。不一会儿，两个人大大咧咧地走进了瞭望台。船长看到之后，朝他们两个吐出了更多的烟雾。

"什么嘛，不过是介入检查而已，为什么带着这么多枪？"

站在前面的那个士兵并没有理会船长的提问，而是径直走过船长身边，来到了控制整艘船航行的电脑前面，将手中的资料展开。只见资料的封面上写着"自由号操作指南"，并印有陈氏工业以及安布雷拉制药公司的标志。

"喂，你们怎么会有那本操作指南？"船长大惊道。

那名士兵对着嘴边的无线电话筒喊道："芭芭拉，这里是乔治·W，能听到吗？我已经到达瞭望台，现在可以开始作业。"

士兵皱着眉头，用手指敲击着耳机，就这样面对船长自顾自地与自己的同伴联络。

"喂，还是有噪音啊。很难听清母舰的声音，已经切断通信干扰了吗？"

他的同伴将手伸向背后，拨动了几下按键。

"OK，清除了。可以开始了。"

于是那个士兵一边参照着操作手册，一边按动键盘上的按键。

船长连忙走上前来，想要阻止他们，却被另一个士兵挡住了。

"你们是谁啊，到底想要干什么？"

士兵没有回答，在船长的耳边不停地发出咀嚼口香糖的声音。

不一会儿，士兵面前的显示器中显示出了被分割成四份的录像画面。

潜水艇在夜视摄像机中看上去像是被染成了绿色，四组镜头分别显示出船首、两部分船体、以及船尾的部分。随后士兵开始调整游标，将全部镜头的清晰度调到最佳状态，然后出现了橙色的坐标网格将四个部分都固定住。

“锁定完成，多普勒已经启动。”

随着士兵报告完毕，画面上的潜水艇开始发生震动。船体向前移动，坐标网格自动跟踪潜水艇的这一动作，于是自由号的电脑好像为了跟随潜水艇一同前进而开动了螺旋桨。以厘米为单位，精确地和对方保持着一定距离，以平行的状态开始前进。自由号的自动航行装置被开动了，现在这艘船的航线完全由潜水艇来决定。

“不愧是最新科技啊，好酷！民间的船只使用这种技术真是奢侈，好想买一个作为母舰的礼物啊。”

“不过这可是世界上惟一一个，价钱很贵的。海军应该没有那么多钱吧。”船长接着向士兵问道：“喂，你们要把我们带到哪里去啊？”

“不用担心，我们要用最短的距离将你们带到美国东海岸的某个地方，纽约之外的某个地方。真正的目的地恕我不能告诉你们。”

“你不是开玩笑吧？前面有暴风雨啊！”

“我们已经确认过了。没问题的，这艘船是最新的高科技打造出来的，而我们是潜水艇。不过如果这次介入检查进行顺利的话，在遇到暴风雨之前就会将这艘船放行。”

“你们到底有什么目的？”船长用一脸不可思议的表情问道。

士兵当然并没有回答，而是站在那里等待着下一步的指示。

站在甲板上的洛佩斯，随着船的前行也晃动了一下身体，他觉得这次的事情开始变得有些不寻常了。虽然他现在还没有弄懂是怎么一回事，但是一艘普通的客轮在大西洋中被海军核潜艇拦截下来，这本身就很奇怪。加上有一群全副武装的海军全体登船就更显得蹊跷。他决定先返回船舱将这件事报告给库里克，想到这里，洛佩斯转身打算向休息室方向走去。

一个拿着步枪的士兵冲他喊道：“喂，你！”

枪口随即就对准了洛佩斯的身体，“你的通行证呢？”

士兵见洛佩斯的脖子上并没有佩戴身分证明，于是喊住了他。

洛佩斯转过身，从口袋中掏出警徽向士兵出示。

“哦，原来是美国人啊。”

士兵马上将枪口抬了起来，对准了天空。于是他身边的另一个士兵对他说道：“这不是男人吗，要女人，快找女人。”

于是两个人放过了洛佩斯，急忙向别的地方走去。

洛佩斯加快脚步回到了自己的房间。那些海军要找女人，而这艘船上只有两个女人。他们的目标应该不是西尔维亚，那无疑就是卡中尉了。洛佩斯想像着接下来会发生的骚动，于是又加快了脚步。

不一会儿便回到休息室区域的洛佩斯发现了些许异常，自己房间的门竟然敞开了一丝缝隙。屋子里的光线从门缝中洒落，向着洛佩斯的身后延伸。洛佩斯马上掏出贝雷塔，将身体伏低慢慢地靠近房门。刚一来到门口，他就猛然推开房门，闪身走进屋子。

洛佩斯咽了口唾沫，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沾满了鲜血、好像被匕首之类的凶器划破的记者所穿的外套，可是却没有它主人的踪迹。除此之外一直戴在卡中尉手上的手铐也掉落在地板上。杰克的皮带，脸上的面具也同样放在旁边，两个人也全都踪迹不见。剩下的只有仰面朝天地躺在地上，从腹部流出大量鲜血的库里克。

洛佩斯放下手枪，连忙来到库里克身边，“怎么啦？发生什么事了？”

“剩下的5%……”

一息尚存的库里克一边回答，一边指了指床上。洛佩斯的目光顺着他的手指看到了放在床上的注射器，此时里面已是空空如也。

“我不相信这世上有上帝，也不认为有奇迹存在。如果说奇迹是存在的，那也是最差的奇迹……”说完，库里克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库里克的格洛克也不见了，洛佩斯抬起头，想要保持冷静，于是开始深呼吸，可是心脏不但没有平静下来，反而愈加剧烈。

无法保持平静状态的洛佩斯站起身来，握着贝雷塔愤怒地跑出了房间。

第十三章　最差的奇迹

船体后部的甲板上有一片十分宽阔的空间，本来是乘客的娱乐场所，还可以用来举办宴会之类的活动，场地正中还有一个游泳池。但是对于自由号这样一艘货轮来说，这个地方已然失去了它的作用，加之这次又是试航，所以一次都没有用过。泳池中甚至都没有水，一个士兵对着眼前的泳池小声地嘟哝道："好想游泳啊……"

"说什么梦话呢！"从对讲机中传来了同伴的斥责声。

"我到了，马上下去看看。"士兵无奈地走向泳池边上的扶梯，同时与对讲机另一端的同伴继续说道："唉，稍微轻松一下吧。反正也不是什么正规任务。大家都心知肚明，这只不过是舰长的私人工作罢了。叫什么来着，什么制药……"

"安布雷拉制药。"

"对，就是那个公司。舰长退伍之后还可以去那里就职，一家民间企业竟然对美国海军颐指气使……"

"反正只要给钱就没问题啦，甚至是我们这些底层的人也会收到一大笔奖金，所以就不要抱怨了。哦，刚才我忘了跟你说，从刚才开始特别顾问也听到了我们的对话。"

士兵的脸色一沉，问道："真的吗？"

"当然了，而且他就在我的身后。"

士兵走下扶梯，原来下面是一个仓库。在泳池的正下方有一架小型直升机，刚才在对讲机中通话的同伴从驾驶席中探出头来，向着士兵招手。

"这边，快过来！"

直升机的旁边站着那个被他们称呼为特别顾问的男人。一件军绿色背心紧紧贴在身上，将他的肌肉凸显出来，满是伤痕的手腕上有一个和卡中尉一样的刺青。他的一只眼睛上戴着眼罩，并用另一只眼睛盯着那个从扶梯上下来的那个士兵。士兵被他看得有些发慌，站在当场吞咽了一口唾沫。

"真是，一个海军竟然这么啰嗦，真麻烦。"

说完，顾问低下头，将手中装着C病毒样品的箱子打开，确认里面的物品。

于是，坐在驾驶席上的士兵通过对讲机开始报告。

“芭芭拉，这里是鲍威尔。样品回收成功，和我们收到的图纸上所标注的一样，就在泳池正下方的仓库里。还发现了一架小型直升机，大概是准备紧急脱出专用的。东西就藏在直升机里面，我们这就准备撤退。”

“等一下！”顾问喊道：“少了一套！”

顾问手中的箱子里果然有一块地方好像缺少了点什么东西，士兵刚要拿起对讲机向总部汇报，突然从耳机中传来了一声惊叫。同时从扶梯方向也传来了一样的叫声。

顾问和士兵同时抬起头，从阴暗的角落里闪出一个人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刚走下扶梯的士兵身上抢走了步枪，来者正是卡中尉。

士兵急忙对着对讲机喊道：“芭芭拉，这里是鲍威……”

顾问用手拍了他一下，示意他不要出声。

“哦，这不是中尉嘛！好久不见，别来无恙吧？”

“哎，你们认识？”士兵吃惊地问道。

“是同事。”

“什么嘛，不是说从安布雷拉派来的顾问只有你一个人吗？”

“她和你们一样，都是临时雇来的。没错吧，中尉？”

卡中尉并没有回答，只是端着步枪慢慢地向着直升机靠了过来，顾问见状笑了。

“不要做那些无谓的事情啦，你的工作已经结束了。向你下达指令的陈博士已经死了。”

卡中尉的脑海中突然闪过陈的脸，她将枪口对准顾问，喊道：“少来骗我！”

“我没骗你！几天前，他搭乘私人飞机在前往纽约的途中，被国籍不明的战斗机击落了。你在船上看不到新闻吧？”

卡中尉愣住了，拿着步枪的手也显示出一种无力感。

“虽说国籍不明，但安布雷拉可是个在世界各国的空军中都很有势力的大型企业。所以真相也就不言而喻了，也就是说你根本无法战胜我们。如果你能明白我的意思，中尉，就请将剩下的样品还给我们吧。”

顾问一边说着，一边盯着卡中尉手中的枪，心里盘算着只要她再将枪

口降低几厘米就可以展开行动了。想到这里，顾问悄悄地转动了一下腰间的皮带，因为在卡中尉看不到的地方，挂着一个装有手榴弹以及匕首的收纳包，顾问反手握紧了匕首。

卡中尉这时好像发现了什么东西，马上又握紧了手中的步枪。顾问感到有些不妙，可奇怪的是对方的枪口却越抬越高，对准了自己的头顶上方。感到不可思议的顾问看着卡中尉的脸，只见她的表情凝固了，并从额头流下了冷汗。

“剩下的样本，就在你的身后！”

顾问回过头，还没等他确认，一种锋利无比的东西就刺中了他的眼睛。看不到东西的顾问倒在当场，不停地翻滚着。看到这一幕的士兵此时也感到手脚冰冷，一个巨大的阴影将他笼罩起来，他不停地发抖，一动也不敢动。

卡中尉握着步枪，悄悄地来到直升机的后面，随即就闻到了一股硝烟的味道，可她并没有开枪。卡中尉低头一看，躺在地上的顾问手中紧紧握着一个已经拔掉引线的圆筒形燃烧弹。

大火瞬间就将站在直升机前面的巨大阴影吞噬掉了，卡中尉也被爆炸所产生的冲击震开到几米之外。虽然冲击力十分强烈，好在她的意识还保持着清醒，身体也还能动。卡中尉确认自己没什么大碍之后，马上站起身来向大火的方向望去，想要确认那个阴影的情况。

炸弹好像已经将直升机的燃料箱引燃，仓库里已经是一片火海，周围已经没有生命的迹象。卡中尉刚一抬头仰望，天棚就在爆炸的冲击下坍塌了。

在上面听到爆炸声的士兵们迅速向这边汇集，不一会儿就将泳池围了起来。只见泳池的池底已经坍塌，并弥漫着浓浓的硝烟和火焰。

由于喷发出的火焰势头太盛，一名士兵不由自主地闭上眼睛，向后退了一步。同时他感到从下面好像吹来了一阵冷风，再次睁开眼睛时，本应站在身边的同伴却不见了。他觉得不可思议地望了望四周，看到浑身是血的同伴倒在地上，他这才发现泳池周围除了自己之外，其他的人全都已经死了。

士兵感到有些混乱，下意识地想要离开这里，于是准备向后退。这时他感到背部好像碰到了什么东西，他慢慢地回过头，只见自己身后站着一个从来没见过的东西。那个东西突然睁开了双眼，死死地盯着士兵的眼

睛，原来这是一个生物。但是，是什么呢？士兵心想，可是却没有找到答案。随即他对着对讲机说道：“芭芭拉，快救我。我看到了怪物。”

这就是他的最后一次通话。



第十四章　怪物

二十几年前，有人在纽约中央车站内的投币保管箱中发现了一名弃婴，这个婴儿就是杰克。由于保管箱的表面的图案恰巧就是扑克牌（译者注：扑克牌的日语名称读作“tramp”）中的“J”，于是这个婴儿就被命名为杰克·特兰普。这个后来被称为开膛手而被人们当成怪物来对待的青年就这样在一个无人关心的怪物之城的某个角落里降生了。

不知道是不是受到那时的影响，他极端讨厌被封闭起来的空间，可能也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他才会掌握开锁技术的吧。

但是恐惧与安心其实只有一纸之隔，最能让他冷静下来思考问题的地方，也正是这种封闭的空间。

刚刚恢复意识的杰克目前就身处在这样一个地方，虽然不知道这到底是现实还是梦境，总之他知道自己被封闭在某个地方了。杰克马上冷静下来，开始盘算着该怎么从这个地方逃出去。

他隐隐约约地看到在黑暗中好像有一扇门，于是在脑海中努力地想着要怎么样才能打开它。他回想起至今曾经打开过的无数扇门，记忆一下子就回到了最后打开的门所在的地方。那里应该是某个廉价公寓中的一个房间，他身处的地方是洗手间。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在那样的地方，但当时的心情好像有些焦急，至于原因他自己也想不起来了。

这时好像从旁边的卧室里传来了一些声音，杰克走进洗手间的门，直接握住了门的把手，想要打开它。这时声音再次响起，杰克终于弄明白那是一个女人发出的，他微微地将门打开，透过门缝向声音传来的方向窥视着。

在一张宽大的床上好像有个人在仰面朝天地睡着，杰克再凝神一看，原来躺着的是一个浑身是血的女人。在床前还站着一个男人，由于角度的原因只能看到他的背影。这个男人拿着一把锋利的匕首，鲜血滑过刀刃滴落在地板上。紧接着那人高高举起匕首，向着那个女人狠狠刺去。

女人发出一声惨叫，响彻整个房间，这就是她最终的遗言。男人将刀插在女人的身上，然后从身旁的皮包中掏出手绢，仔细地擦拭喷溅在脸上的鲜血。

随后男人准备转身走出屋子，这时他的脸清晰地映在了杰克的眼中。至今还烙印在杰克脑海中的这张脸分明就是那个新闻记者，杰克大吃一惊，跌坐在当场，过了一会儿才清醒过来。

杰克环视四周，原来自己此时也正在一个洗手间里，但并不是那个出现在记忆中的公寓卫生间，而是现实中自由号的卫生间，最初隐隐约约看到的那扇门原来就是通往船舱休息室的门。

他发现一直束缚着自己身体的皮带已经被摘下去了，杰克连忙站起身，推开了面前的那扇门，来到了外面。由于势头过猛，杰克的身体失去了重心一下子摔倒在地，紧接着映入眼帘的就是库里克的脸。他看出库里克此时已经气绝身亡了，好像还有另外一个人站在库里克的身前，杰克抬起头一看，原来是一名全副武装的士兵，正在一脸惊恐地看着自己。那名士兵的目光一直盯着杰克的手，杰克也低头望向自己的手，拘禁服长长的袖子被挽了起来，不知什么时候他的手里竟然握着那把本属于库里克的格洛克手枪。

士兵连忙抬起枪喊道：“把、把枪扔掉！”

杰克一时不知道该如何是好，这时士兵像是发现了什么似的，盯着杰克的脸看了一会儿后便大声喝道：“你，你是开膛手杰克！我在电视上见过你！”

士兵的视线再次开始移动，杰克也顺着他的视线看着。首先看到的是挂在库里克腰间皮带上的联邦警官警徽，接着是空空的枪套，然后就是拿在杰克手中的格洛克手枪，最后两个人的视线汇集在了一起。

“是你杀的！”

士兵说着将枪口抵在了杰克的头上，杰克此时想要为自己辩解，可是却像是被人扼住了喉咙一样说不出话来。士兵回过头左右张望，发现周围一个人都没有。也不知道这是幸运还是不幸，由于刚才爆发了骚乱，几乎所有的同伴都赶往船尾。而偶然发现了联邦警官尸体的他就独自一人留在了这里。

士兵咽了一口口水，对着杰克说道：“我刚刚加入军队，至今还没有对任何人开过枪。在这种情况下，而且对手又是开膛手杰克，即使我开枪也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士兵一脸紧张的表情，声音也有些颤抖，他的食指慢慢地勾动了扳

机。杰克此时也闭上了双眼。

可是在杰克的耳边却并没有响起枪声，取而代之的是响起了沉默的打击声。他睁开眼睛，刚才那名年轻的士兵趴在了库里克的尸体上，已经晕过去了。他的脑袋变得通红，应该是产生了内出血症状。好像是受到某种东西的击打，暂时失去了意识。而此时顶在杰克的脑袋上的枪变成了贝雷塔，原来是洛佩斯站在他的面前。

“如果不听话的话，我会继续执行刚才这个家伙想要做的事情，也就是一枪轰烂你的头。而且这也符合规矩，好了，慢慢地把枪扔掉。”

杰克依言将手中的格洛克慢慢地放在地上，洛佩斯盯着他的眼睛慢慢地将枪捡起来，然后放在鼻子底下仔细地闻了闻。果然有一股硝烟的味道，随后洛佩斯取出枪中的弹夹，确认剩余的子弹数量。

“少了一颗子弹。”

洛佩斯将士兵的身体搬开，仔细地观察库里克染满鲜血的腹部，随即就抬起头将枪口顶在杰克的脑袋上，脸上露出了从来没有过的严肃表情。

“好了，现在我的脑袋真的很混乱。自从上了这艘船开始，每天都无聊得要死，说实话我真的很烦，甚至在心里还有些期待发生点什么事情才好。可是现在发生的这些事情，却是我无论如何都没有想到的。现在我需要你协助我，将我头脑中的一些思路理清。我现在惟一知道的就是，消失的那颗子弹就在我同事的肚子里。所以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谁开的枪？”

杰克的嘴拼命地动着，可是却发不出一点声音。

“我现在很生气！你一定知道，快回答我！”洛佩斯大吼道。

不一会儿，从杰克的嘴里只说出几个字：“我、我……没做……”

杰克的这一回答，不仅仅是对伦敦发生的事情，同样也是库里克案件的答案。

第十五章　库里克案件

库里克转身对洛佩斯说道："喂，你去看看出什么事儿了。"

洛佩斯站起身来，拿起上衣走出了房间。

门关上了，目送洛佩斯出门的库里克刚要转过身来，在他的眼前突然出现了一副锁链。那是手铐中间的那根锁链，卡中尉在倒在床上的时候故意将自己的肩关节弄脱臼了，她一边忍着剧痛一边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她先是强行将自己的手腕绕到身体的前方，继而将手铐作为武器勒住了库里克的脖子。

不一会儿库里克的脸就被憋得通红，他无法发出声音，只能挺直身体，顶着身后的卡中尉向着墙壁撞去。被夹在肥胖的库里克与坚硬的墙壁之间的卡中尉，虽然被猛撞了好几下，可是手上的力道却没有减少半分。冲撞了几下之后，格洛克从库里克腋下枪套中脱出掉落在地板上。而此时的两个人的生死都在一线之间，所以并没有多余的精力来在乎这件事。

为这次争斗画上休止符的是一声枪响，硝烟的味道立刻弥漫在这个狭小的房间内，鲜血一下子从库里克的腹部喷溅而出。吃惊的不仅仅是他，被他压在身后的卡中尉也大吃一惊。甚至一直在旁边呆呆地看着这场骚乱的杰克也被枪声吓了一跳。三人顺着枪口上升起的烟雾望去，看到的是记者的脸。

库里克从力道变缓的卡中尉双手间慢慢地倒在地上，虽然他期待着外面的人能够听到枪声然后破门而入，但不幸的是由于潜水艇浮出水面，众人的注意力都被吸引过去了，因此根本没有人注意这里发生的事情。

记者带着一脸阴险的表情对卡中尉说："注射器在哪里？"

卡中尉一言未发。

"应该是被警官们缴获了吧！我说的是装着C病毒的注射器！"

卡中尉的目光望向床上方的橱柜，记者一边将枪对准她一边慢慢踩上床铺，然后在橱柜中翻找起来。不一会儿，就拎出一个公文包，将皮包打开之后拿出了一个装载塑料袋中的注射器。

记者微笑着说道："终于啊，终于！我从出生开始就一直在等待着这样一个机会。"

说完他将塑料袋打开，将注射器拿在手上，对着卡中尉说："如果这个就是奇迹的话，那么带来这个东西的你就是天使……不，是女神。好了，从躺在那里的警官身上拿到钥匙之后，你就自由了。"

记者晃动着手中的格洛克指了指倒在地上的库里克，卡中尉依言将手铐的钥匙一把从库里克的腰上扯了下来，打开了手铐。然后记者又从包里取出另一串钥匙，扔给了卡中尉。

"把你旁边的那个家伙也解开。"

原来那是绑着杰克的皮带的钥匙。

"喂，你要干什么，他可是开膛手啊！这才是你真正的目的吗？"

枪口不停地在卡中尉的眼前晃动着，但是对方只是一个没有接受过专业训练的门外汉罢了，所以这些武器对她来说根本就毫无意义。虽然卡中尉在心里这么想着，可她却并没有出手。真正令她感到恐惧的是那个门外汉另一只手中握着的注射器，所以即使对手是个门外汉，那个东西依然是个威胁。

无奈之下，卡中尉只有按照记者的指示行动。由于她一边的肩膀脱臼，因此行动起来特别笨拙，要花很长时间才能解开所有的皮带。不一会儿，杰克的手自由了，记者走到他的近前，先是摘去了他的面具，接着将拘禁服的袖子卷起，把格洛克放在他的手中。正在解杰克腿部皮带的卡中尉根本无法理解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双眼瞪得大大的。

记者冲着杰克笑了笑，柔声说道："杰克，这是我的一点儿心意，你一定要笑纳哦。我一直在注视着你，但并不是作为一名记者，对，就像是兄弟那样在关注你。由于你背负了我的罪，我不得不一直注意你，所以我才搭上了这艘船。我想看看你的未来，换句话说，那些原本属于我的未来……"

还没有弄清楚整件事情的杰克根本无法理解记者所说的话，记者慢慢地向后退了一步，接着说道："说来我真的很讨厌自己的肉体，但是我又没有办法摆脱，我想变成超人。以前我觉得这世上根本没有奇迹，所以只能杀害比我还弱小的女人来发泄这种情绪。可是，现在不同了，虽然我以前不相信奇迹，现在我相信了。上帝果然是存在的，他还赐予了我这个奇迹。"

杰克腿上的皮带终于被解开了，卡中尉刚一抬起头就看到记者将注射器对准了他自己的脖子，卡中尉的脸上顿时就没了血色。

“杰克，我现在就要改变命运！”

随着扳机被扣动，注射器中的液体瞬间就消失了。卡中尉根本没有时间确认结果，连忙从开始变得有些痛苦的记者身边穿过，直接跑向门的方向，然后粗暴地打开房门飞奔了出去。

杰克也感觉到了危险，那种感觉在潜意识的深处呐喊着。在杰克至今为止的人生中所体验过的所有恐惧，此时全都历历在目，然后汇到一起流进了脑髓当中。从现在到过去，记忆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漩涡吞噬了所有意识，而终点就是他出生的那个车站里的投币保管箱。那个刚接触外界的幼小的杰克并没有啼哭，只是预感到将来会有无数的恐惧在等着他。如果可能的话，他真的想回到那个令他感到安心的阴暗空间里。

杰克不知不觉地开打了身后的门，那里是洗手间。忽然，一个没留神的他被拘禁服的裤腿绊倒了，身体向着洗手间倒去。虽然他想抓住门的边缘，可是这一切发生得太快了，他伸出的双手反而将门关上了。黑暗一下子将杰克包围了起来，而他也失去了意识。

记者接下来所发生的变化全都映在倒在地上的库里克的眼球上，那双眼球没有一点儿生气，只是默默地见证着记者的进化过程。不一会儿，记者终于进化完毕，此时库里克的眼神仿佛在说：“上帝啊……”

杰克结结巴巴地将在伦敦发生的事以及洛佩斯走后房间里所发生的事从头到尾地说了一遍，听完这些话之后，洛佩斯长长地呼出一口气。

“如果你说的都是事实的话，我完全被那个记者骗了……”说完，洛佩斯站起身来，又呼了一口气之后咬牙切齿地吼道：“开什么玩笑！我为什么会被那个英国混蛋耍得团团转！”

洛佩斯满脸通红，随即又深深地吸了口气，把手中的格洛克扔在床上，将弹夹插进腰间的皮带上，然后用双手握住自己的爱枪——贝雷塔。

“我要确认一下，先把露易丝·卡那个家伙找出来，我要好好问问她。如果她还是保持沉默，我这次就要用拳头找出答案。如果你说的是事实，我就要把那个杀害我的同事，变成了怪物的记者杀掉。我们走吧。”

洛佩斯晃了下头向杰克示意，但杰克却一副什么都不明白的表情，只

是呆呆地站在当场。

“你在干什么啊？一起来吧。你听好了，关于在伦敦发生的事情，我不知道你是否真的被人冤枉了，但重要的是你现在要怎么做来证明这一点！我不管你是谁，我的任务就是护送你，我是绝对不会放弃这个任务的。”说完，洛佩斯转过身走出了房间，杰克也站起身跟在他的后面。

两个人的第一个目标就是发生爆炸的船尾，洛佩斯侧耳倾听着船的驱动声、水声以及与平时一样的其他噪音。如果那记者真像杰克所言变成了怪物，那么在这里一定还会听见其他的声音，可是现在既没有人们的惊叫声，也没有士兵的枪声，好像比刚才士兵登船时还要安静。洛佩斯突然有种不好的预感，于是摇了摇头，努力地想要保持冷静。

两个人转过了一个拐角，终于来到了船尾的甲板处，这时洛佩斯的脚踢到了一个金属物体。那个物体突然喷出了白色的烟雾，向着洛佩斯二人袭来。视线被烟雾所遮蔽，两个人连忙停下脚步。洛佩斯随即就意识到自己踢到的那个东西应该是灭火器，他挥动双手将烟雾扇开，果然地上有一只手拿着这罐灭火器。这应该是一名船员拿着灭火器想要扑灭大火，但是他为什么会躺在这里呢？想到这里，洛佩斯的心里又闪过一丝不好的预感。在烟雾完全散去的同时，这个问题的答案就跃入了洛佩斯的眼帘。那只并不是躺在那里的船员的手，就只是一只手而已。没有任何人倒在那里，在地上只有一只手。两个人对望了一眼，同时抬起头一看，船尾的游泳池中还在冒着浓烟，四周堆积着如山的尸体。

看到这一幕，杰克再也忍不住了，他弯下腰开始不停地呕吐。洛佩斯慢慢靠近那些尸体，开始确认。这些尸体几乎都是士兵，当中也混杂着几名船员。所有的尸体都被一种极其锋利的刀具所斩断。洛佩斯蹲下身来，伸出手臂测量伤口的长度。最短的伤口也超过了一米，而且仿佛都是在一瞬间形成的，从断面上来看无比光滑。能留下这种痕迹的凶器，在洛佩斯所知道的东西中是不存在的，这种结论让他浑身一震。

这时，洛佩斯还发现了另一个异常之处，在尸体的旁边，有一道很明显的粗线，仔细一看旁边还有一条——宽度几乎就是人类身体那么大，而且这道线是用血画出来的。洛佩斯站起身来环顾四周，发现有无数条血线平行着指向同一个方向，他循着血线望去，这些线的尽头都集中在通往潜

水艇的舷梯上。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移动的痕迹呢？首先在他脑海中闪现出来的就是惨剧发生后，幸存的士兵们奋力想要回到潜水艇上的样子。对了，潜水艇。如果有幸存士兵的话，也许可以向他们打听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总之现在惟一可以确认的就是这里发生了一些超出自己经验的事情，关于这些事情，他目前掌握的情报实在太少。另外，如果那个记者真如杰克所说变成了怪物，自己现在一旦和它遭遇则根本不是其对手。幸好，在这些血线所指向的地方里集结着受过专业训练的军队。虽然无法完全掌握情况，但是只有一把贝雷塔的我们与其留在自由号上，不如去潜艇上赌一把。洛佩斯这样在心里想着。

洛佩斯站起来回到杰克身边说道：“喂，我们去那里。”他的手指指着潜水艇的方向。

杰克一脸不安的表情，于是洛佩斯笑了笑对他说道：“放心吧，咱们俩都是美国人，那边则完全属于美国领土。而且那里有专门的战斗团队，还有大量的武器，可以说是专门为了纳税人所制造的铁皮罐子。即使那个记者真的变成了怪物，也没有比那里更安全的地方了。比起这里，作为美国人应该受到更好的对待……大概吧。”

洛佩斯转身沿着血线向着连接潜水艇与自由号的舷梯走去，杰克没有办法也只能跟在他的身后。

虽然洛佩斯提出了自我感觉十分不错的想法，但是在他的脑海中依然存在着两个疑问。虽说刚才他提到了什么纳税人，但实际上跟在身后的那个家伙是名囚犯，而且好像最近也没有纳过税。也许说这不过是个玩笑，但另一个问题是这些血线真的是负伤的士兵留下的吗？流了这么多血，那一定受了很重的伤，这样的话他们还能够匍匐前进吗？如果只是受了很轻的伤，那么走回潜艇不是更好吗？洛佩斯在心里胡乱地想着，不由地加快了脚步向潜艇走去。

这时，自由号的瞭望台已经完全被寂静所支配，包括船长在内的船员和水手们，大部分人连一步都没有移动过就死去了，活下来的只有自动导航装置和各种雷达器材而已，在这些仪器当中，气象雷达的屏幕上十分详细地显示出，暴风雨已经迫近眼前了。

第十六章　铁皮罐子

洛佩斯从来没有在军队服过役，所以他对海军可以说是一无所知，首先摆在他眼前的问题就是“怎样才能进入到潜艇当中”。在潜艇两侧的船体上有十二个排成两列的舱口，洛佩斯急忙走过去想要寻找把手。那是携带了核弹头SLBM（潜射弹道导弹）的发射口，所以他根本就没有找到什么把手之类的东西。正当洛佩斯束手无策的时候，杰克在船桥的侧面发现了一个舱口。不知是密码破译者的经验，还是某种与生俱来的本能，总之杰克找到了一个突破口。他在前，洛佩斯在后，两个人钻进了潜水艇的船舱里。

进来之后，两个人交换了位置，变成洛佩斯在前面开路，首先迎接他的是死一般的寂静。可能是对方没有时间来迎接自己吧，完全没有之前想像的那些士兵们列队迎接的欢迎仪式，而且舱里静得让人感受不到一丝活人的气息。难道这里也已经受到了袭击？这种想法忽然让洛佩斯感到有些恐怖，他有些后悔自己站前面，可是却并没有打算与杰克换回来。虽然身后除了杰克之外没有其他人，但洛佩斯仍然不想让任何人看到自己胆怯的一面。

即使这样，恐惧依然存在。洛佩斯想要打破这种沉默，他知道这就是导致恐惧的原因之一。

“喂，有人吗？”

在空无一人的潜艇内，只有他的声音回响着，本想呼唤士兵的洛佩斯被自己发出的声音吓得浑身不停地打寒颤。等了一会儿，没有人回答他。这下有点儿不妙，离开自由号来到这里恐怕是个错误的决定。可是当洛佩斯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他们已经来到这里了。

走着走着，洛佩斯二人发现了一个房间。这里好像是间食堂，在并列摆放的桌子上放着刚吃了一口的炸面圈，上面还涂了一层厚厚的覆盆子果酱。闻上去的确是美国的味道，洛佩斯走过去拿起来看了看，那些红色的东西并不是果酱，而是大量的人血。

“妈的！”

洛佩斯大声叫骂着，将手中的炸面圈狠狠扔在地上。他看了看手表，

马上就到到黎明时分了，以炸面圈作为早餐，这的确是美国人的习惯。如果可能的话，自己在出示警徽之后，也许对方会邀请自己共进早餐。可是现在炸面圈的主人只留下了一个牙印和大量的鲜血，不知去什么地方了。恐怕……最坏的情况就是……

想到这里，洛佩斯真的有些后悔了，可是既然已经来了，他就没打算回去。因为在这个时候无论是前进还是后退，其风险都是一样的。如果就这样走下去，一个士兵都没有看到的话，那么至少也要拿到一些武器才行。

洛佩斯在心中打定主意，转身对杰克说道："喂，杰克……你，有些害怕了吧？"

杰克没有回答。这时洛佩斯的目光停在了放在食堂出口处的那些篮球杂志上，在他的眼里这些杂志也散发着浓浓的美国味道。

他接着向杰克问道："你是尼克斯队的球迷吧，你知道他们这个赛季的成绩吗？"

杰克还是没有回答，洛佩斯突然停下脚步，有些恼怒地说道："喂，咱们俩说说话好吗？刚才在自由号上也是一副沉默寡言的样子。你在看到那些堆积如山的尸体时不是吐了吗？那才像是个正常人，也让我感到很安心。可是现在你怎么又变成那个精神不正常的混蛋了？"

洛佩斯的声音在潜艇里回荡着，实际上他并不是想和杰克进行一场友好的谈话，只不过在这种情况下，只有通过谈话来减轻心中的恐惧。

杰克摇了摇头，结结巴巴地说道："我已经……好久没看比赛了，因为……我离开纽约很长时间了。"

这种突然而又普通的回答，实在让洛佩斯搞不清楚杰克这是在回答哪个问题，所以在一瞬间他感到有些迷惑。不过随即他就明白了，然后从鼻子里长长地呼出一口气，并笑了笑。洛佩斯觉得在这种时候多亏了杰克，那种紧张感才能稍微得到缓解。

"你说的是尼克斯队吧？对，是的……我刚才问过你的。不好意思，你说过曾经和恋人一起去看的比赛，她是叫西尔维亚吧？"

杰克的脑海中闪过恋人西尔维亚的脸庞，而洛佩斯也想起了来本应在自由号上的小西尔维亚。

“西尔维亚她……怎么样了？”

洛佩斯的问题稍微有些含糊，不知道他指的是哪个西尔维亚。杰克一边想着自己的恋人，一边回答说：“不知道，她到底怎么了，我还没有回想起来。”

“拿到武器之后，我们就返回自由号，一定要把西尔维亚救出来。”洛佩斯心中挂念着小西尔维亚，于是急忙和杰克向前走去。

不一会儿，在通道的拐角处，两个人同时闻到了一股熟悉的味道，那是他们强迫自己忘记的血腥味。洛佩斯再次紧张起来，他小心翼翼地转过拐角，刚才在自由号后部甲板上的那幕景象再次展现在他的眼前。这时，洛佩斯也不禁想要呕吐，心想如果刚才在食堂没有看到那些沾满了鲜血的炸面圈就好了。他猛然间一抬头，发现武器库就在自己的眼前。可能是潜艇上的众人发现怪物入侵，于是都想进入武器库，可惜他们的这一行动被怪物察觉，于是先下手将他们全部杀害了。从现场来看，应该是一个人都没能进入武器库。二人小心地避开众人的尸体，向着武器库走去。在血泊中，他们每迈出一步，那种黏稠滑腻的触感就会从脚底传达至大脑。

洛佩斯紧皱着眉头，小心说道：“可恶，我的鞋……可是很贵的。真的，是名牌啊。不过也没办法……”

说着，他们终于来到了门前，洛佩斯握住中间的门把手，用力地转动起来。随即，那扇厚重的大门慢慢地打开了，里面的空气一下子迎面吹来。

洛佩斯此时感到无比地安心，只要进到这里面就没问题了，将这扇坚固的门一关，里面就成了一个密闭的铁皮罐头了。即便是怪物来了，也无法轻易打开吧……想到这，洛佩斯一闪身进入了武器库，回头冲着还在通道上的杰克用力地招手，说：“想什么呢？快点进来啊！”

杰克有些反应迟钝地走了进来，洛佩斯看他进来之后，马上把门关了起来。

“真是，难道你不知道现在的情况有多么危急吗？”说完，洛佩斯转动内侧的把手，将门紧紧地锁上。好，这样就可以松口气了。等一会儿拿到武器之后，就可以彻底离开这里了。洛佩斯转过身，开始环顾这个房间里的环境。

下一个瞬间，一个出乎意料的东西闯进了他的视线内，他的心脏像是被人用力地握住一样，一瞬间收缩起来。被挤压出来的血液直接导致血压上升，从而压迫到脑细胞，让他感到头晕。大脑仿佛失去了所有机能，取而代之的是运动神经本能地将双手抬了起来，并将贝雷塔握在手中。枪口瞄准的目标是在阴暗中浮现出的人影，那个人当然不是杰克，也不是洛佩斯自己，如果是那个记者的话……我们这不就成了作茧自缚吗？妈的！这次可真的是弄砸了！在离开自由号来到这里的路上，他们有无数种选择，而洛佩斯却偏偏选了这个最差的。

这时，那个人影也摇摇晃晃地向他们走了过来。洛佩斯仔细看了看，对方手中拿着海军用的步枪，枪口正对着自己这边。是幸存的士兵吗？洛佩斯再仔细一看，他终于认出了那个人。

当确定了对方的身分之后，洛佩斯大声喊道："露易丝·卡！"

认出了洛佩斯的卡中尉将手中的枪口对准了地板，洛佩斯也松了一口气，全身紧张的肌肉松懈下来，他刚想将手中的贝雷塔放下的时候，突然又恢复了刚才的姿势，大声喊道："放下你的武器！"

卡中尉并没有听他的，只是哼笑了一声。

"你们这些人永远指挥遵照规章制度来办事，也不看看现在是什么情况，我们所要面对的敌人超乎想像地强大。"

"那么说，真的是……那个记者？"

"那个东西已经不能称之为'记者'了，我最后看到它的时候是一个巨大的肉块。对了，它还杀害了你的同事，简直就是个怪物，等你抓住它之后可以以谋杀罪起诉它。"

洛佩斯慢慢地放下手枪，然后将贝雷塔收进枪套里。他为自己刚才的胆怯而感到有些不好意思，于是他像为了给自己开脱似地小声说道："这样啊，那么下次再看到那个家伙的话，就能够一目了然了。只要不是人类的样子，我就可以毫不犹豫地扣动扳机。"

卡中尉转身来到身后的大型保管箱前，开始仔细地查看保管箱的构造。

"你在这里干什么？"洛佩斯问道。

卡中尉冷冷地回答道："你们的想法和我一样吧？想要对付那个家

伙，强力的武器是十分必要的。可是这种保管箱用的是刻度盘式的锁，现在却没有人知道密码。”

突然杰克走上前去，推开站在那里的卡中尉，然后把耳朵贴紧保管箱，开始转动门上的刻度盘。只见杰克不停地左右转动着刻度盘，洛佩斯和卡中尉只是站在旁边静静地看着他。

“有没有细一点儿的东西……”

在地板上刚好有一截铁丝，洛佩斯一弯腰将铁丝捡起来递给了杰克。杰克卷起衣袖，灵巧地将手中的铁丝一弯，插入了刻度盘边上的锁孔里。他轻轻地转动了一下铁丝，于是一声令人愉悦的金属声过后，门被打开了。

卡中尉皱了下眉头，向洛佩斯问道：“我的电脑也是被……他到底是什么人，不是杀人犯吗？”

“虽然他本人已经否认曾杀过人，不过我也不太了解。”

洛佩斯走过去一看，只见保管箱里面存放了大量的武器，其中还包括许多重型武器。这些武器几乎都是美国制造的，这时洛佩斯才觉得自己平时所要缴纳的高额税金其实还是很有必要的。他拿了一把装有榴弹发射器的M16以及各种手榴弹，然后向卡中尉问道：“露易丝·卡，你打算怎么办？我们现在准备回到自由号，你要不要一起来啊？”

卡中尉的眼睛中闪过一丝犹豫，洛佩斯都看在眼里。

“正如你所说的，现在情况发生了改变。那个新闻记者变成了怪物，而我站在个人的角度也想要杀了那个家伙，我一定要为同事报仇。当然，在这种时候如果你这种有经验的人能来帮忙的话……还是说，你心中有抵触情绪，不想对好不容易成功的实验品下手呢？”

卡中尉想起了陈的脸，他如今已经不在人世了，所以即便实验完成体活下去也没有任何意义了。而且让完成体活下去，恐怕它只会不停地进行杀戮，那样的话可能连自己的生命也会命悬一线，此时的自己只有这一条路可以走了。

“好，我加入你们。”

卡中尉说完，在保管库中也拿了一把和洛佩斯同样装备的步枪。

“好，既然已经决定了，就快点离开这里吧。尽量多拿一些武器回到

自由号上。”

两个人拿过旁边的空包，开始往里面装武器以及弹药。看着身边默默行动的卡中尉，洛佩斯不经意地说道：“你的手法很纯熟嘛！露易丝·卡，你果然是雇佣兵吧？”

“我只说一遍，今后不要称呼我的全名。”

“那我应该称呼你什么呢，卡小姐？还是说你已经结婚了？如果是那样，我失礼了，也许应该称呼你为卡夫人。莫非你真的已经结婚了？”洛佩斯轻轻地摇着头，微笑着说。

“别胡说，我只是讨厌自己的姓氏而已。”

“卡是北欧系的姓名，但是你的皮肤有些黑，所以作为欧洲人来看，你的父母中有一方应该带有非洲血统。”

突然，卡中尉的动作停了下来，她那锐利的眼神狠狠地刺向洛佩斯，而洛佩斯也发现了她的眼神，同样停了下来，摊开了双手。

“有什么好生气的？喂，我是美国人，出生在芝加哥。在芝加哥，像你这样的家伙多得很，我根本不觉得有什么，我也出生在拥有西班牙血统的波多黎各移民家庭。而正是由于这些人聚在一起才组成我们的社会，这是美国的常识。”

卡中尉在脑海中想着，这是美国的常识吗……对她来说这些人经常都是神经迟钝的家伙，回忆起人生的过往，名字以及肤色都是她所不愿触及的东西。也因此，她从小就不属于父母的任何一方，卡中尉在童年时期就是在孤独中度过的。对于在这种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她来说，军队无疑是消除自己不满的最佳机构了，于是卡中尉义无反顾地加入了军队。但命运是充满了讽刺的，退伍后，虽然拥有强健肉体以及过人技术的她成为了安布雷拉的雇佣兵，可是在那里却存在着更为严格的等级制度。高高在上的雇主将这些雇佣兵视为虫豸一般，完全不把他们当人来对待。但是在那些人当中，陈是一个例外，他与其他的雇主不同，对卡中尉也十分和善。现在想起来，在卡中尉的人生中，陈是惟一平等对待她的人。恐怕在讲究高贵血统的统治集团中，陈作为一个中国人来说与卡中尉有些同病相怜吧。可至少在卡中尉的眼睛里，他是那么地平易近人，又是那么温柔多情。

卡中尉的脑海中，再次浮现出陈的脸庞。

洛佩斯在一旁默默地盯着她，说道："知道了，是我不好。那么露易丝，这样称呼你就没问题了吧？"

卡中尉这才回过神来，可是随即她又回想起陈曾经深情款款地称呼自己露易丝，于是哼笑了一声，将装满了武器的袋子抗在肩上，站了起来。

"不行，这个称呼太亲密了，你还是像原来那样叫我吧。"

说完，一扭头离开了保管箱，洛佩斯哑然地看着她的背影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感觉自己被人耍了似的十分恼火。洛佩斯咂了咂嘴，不服输地扛起两袋武器，站了起来。可他的力气果然还是敌不过卡中尉，洛佩斯摇摇晃晃地站不稳脚跟，装满了武器的袋子掉落在地上。

在他们两个谈话的时候，杰克什么也没有做，只是呆呆地站在旁边。卡中尉看到他这个样子，想了想，然后将手里的步枪递了过去，可是被洛佩斯拦了下来。

卡中尉看了看他，洛佩斯摇头说道："不好意思，只有这个是不行的，不能把武器给这个家伙。"

说着，洛佩斯接过了卡中尉递过来的武器，轻轻地放到地板上，然后用双手拎起掉落在地上的袋子。

"说到底只有咱们两个去对付那个家伙，没问题吧……露易丝·卡？"

卡中尉没有回答，只是默默地跟在他的身后。杰克也跟在他们的身后，三人准备从这个房间里出去。洛佩斯还是用刚刚进来的方法，轻轻地将门打开一道缝隙，然后从缝隙中窥视外面的走廊。

在门的外面站着一个人！洛佩斯的眼睛不断地上下打量着对方，可是由于太近了，洛佩斯产生了一种正在看镜子的幻觉。那是一个怪物，但是却与卡中尉刚才所说的怪物的样子相距甚远。之前的那个记者如今还保持着一定的人型，就站在居洛佩斯大概五十厘米的地方，默默地看着他。

卡中尉凝神一看，这和她之前在自由号的仓库中所看到的怪物明显不一样了。比起之前有小型直升机一半大小的身体来说，它现在的样子的确有些偏小，而且还恢复了人型。惟一与人类不同的地方就是有些乳白色的黏稠液体覆盖在它身体的表面，从缝隙间露出来的好像是皮肤一样的外皮，呈白浊及半透明状，甚至能够看到肌肉以及包裹在肌肉上的血管。如果脸的部分不是透明的话，整体轮廓和之前的记者还是比较相似的。但是

包括头发在内的所有体毛都不见了，虽然体型变得小了一些，不过与之前比起来还是不错的，看来将那些多余部分的肉体消掉之后就是完成之后的肉体了。卡中尉想起陈传送过来的资料，它和之前安布雷拉公司制造出来的怪物不一样，能够瞬间适应环境，并可以变化成任何形态，而且这一切都是它的本能。这就是C病毒最大的特征，这种由本能所筛选出来的样子就是完成体的究极形态。这的的确确就是陈所追求的目标——完成体。

洛佩斯呆呆地看着眼前的这个怪物，随即反应过来，想要将打开的门关上。可是突然，完成体抬起手来，用手掌抓住门的边缘，以一股极其强大的力量将门推开。

洛佩斯急忙把手里的袋子放在地板上，然后将背在身后的步枪抓在手里。完成体的手也在一瞬间做出了反应，变成了一把锋利的匕首。还没等洛佩斯的枪口对准它，怪物的手以快得看不见的速度轻轻一挥。步枪的枪身部分闪过一串火花，之后便断成两截，前面的那部分掉在了地板上。洛佩斯感到四肢无力，一下子跌坐在地板上，然后开始向后退去，完成体则不紧不慢地追了过来。

于是在完成体的身后与出口之间随即闪出了一个缝隙，于是洛佩斯对卡中尉大声喊道："快跑！带上杰克！"

卡中尉没有任何犹豫，抓着杰克拘禁服的长袖便向着门口跑去。

完成体看了看她，当他们擦肩而过的时候，从它站着的位置轻轻地挥了挥手。于是挂在卡中尉肩上的袋子和步枪瞬间被切断了，一起掉在了地板上。卡中尉的身上一点儿伤都没有，在这种距离下，而且又是金属的枪身，却在它轻轻的一挥下便断成两截，可见它的爪子有多么大的力量。

觉得有些不可思议的卡中尉，此时看到了完成体的脸，它的嘴角好像在微微上翘，看上去像是在微笑。卡中尉觉得实在是难以置信，如果那真的是笑容的话，则证明在它的大脑中除了本能之外，其他部分的机能也被完整地保留了下来，也许它会以自我意志来展开行动。刚才它只是为了卸下我的武器，故意放过我……这是在享受杀戮的快感。想到这里，卡中尉不禁觉得从脚底升起一股强烈的寒意。

这时，在完成体和卡中尉之间，响起了洛佩斯的声音。

"喂，英国混蛋！"





完成体又将目光转回到洛佩斯身上，只见洛佩斯坐在地上，手中拿着那把卡中尉本想递给杰克的步枪。

“你的对手是作为美国人的我，以及我手中这个美国制造出来的家伙！”

已经瞄准了目标的步枪毫不留情地连续喷射出火焰，完成体用双手护住自己的脸，身体竟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任凭洛佩斯射击。

趁着这个机会，卡中尉连忙拉住杰克逃出了房间，远远地离开了武器库的门。不一会儿，从门缝中露出的光芒消失了，枪声也停了下来，潜艇内又陷入了寂静当中。



第十七章　寂静

无论再怎么用力地扣动扳机，手中的步枪也不会射出子弹了。大量的硝烟与火药味充斥在这个狭小的空间里，洛佩斯眯起了眼睛，模模糊糊地看见完成体的身体站在他的面前。整个弹夹里的子弹全都打在了它的身上，就算对方是个怪物，也肯定会受到创伤。顺利的话，也许还会被这次攻击所打倒。如果那样的话，这件事就算搞定了，之后再出去寻找杰克，恢复之前的职务。想到这里，洛佩斯慢慢站起身来，静静地等着弥漫在眼前的硝烟散去。

突然，烟雾被水平分割开来。洛佩斯本能地向后跳去，飘荡在胸前的名牌领带一下子就被削断了。从被分开的烟雾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完成体完好地站在那里，并伸出了一只手向洛佩斯挥来。它的身体上有无数子弹留下的痕迹，但是表面有一层硬化的鳞片将洛佩斯的努力化为无形——将子弹挡在了体外。洛佩斯感到一丝绝望，手中的枪也滑落在地板上。

完成体挥出的手臂并没有丝毫地停滞，顺势便展开了攻势，只见它的手腕不停地左右挥舞，向洛佩斯逼近。而洛佩斯为了避开它那锋利的手掌，只能左躲右闪地向后退。这就像是篮球比赛一样，甚至连步伐都很像，在大学时代自己还很擅长做这个呢。洛佩斯一边灵巧地避开完成体的进攻一边回忆起了大学时代的事情。其实仔细一看对方的进攻实际上是很简单的，这使他的脑海中突然闪现出一个对策。于是洛佩斯从腰间取下一个手榴弹，将手指挂在引信上，然后手臂向前伸做出想要递给完成体的样子。他想要将手榴弹传给眼前的完成体，趁它接住的时候从对方的身边晃过去，直奔出口。实际上是非常简单的策略，在大学的时候，这是个百试不爽的基本动作，洛佩斯此时的眼睛里仿佛已经看到胜利就在前方。

可是手榴弹却像是被施了魔法一样，在洛佩斯的手里轻轻地震了一下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他反射性地缩回手，感觉从手指传来一阵疼痛感。低头一看却发现自己的手中拿着一个奇怪的东西，那是一个差不多能插进两根手指的指环，而且在指环上还有一截短短的铁丝在不停地摇晃。洛佩斯抬头一看，站在他对面的完成体此时也对扎在它手上的一个圆柱体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洛佩斯再一次将视线转移到手中的那个指环上，没错，那个

指环实际上就是被拔下来的手榴弹引信，而完成体手中拿着的正是那个没有了引信的手榴弹。

洛佩斯连忙从完成体的身边跑了过去，而此时的完成体还是莫名其妙地看着手中的物体。他刚刚跑到武器库的门口，从背后就传来一阵剧烈的爆炸声，洛佩斯的身体一下子被翻滚的气浪震飞了出去，沿着走廊摔倒在十几米开外的地方。爆炸所发出的声音一瞬间就夺走了洛佩斯的听力，不过万幸的是他的意识还算清醒。洛佩斯想要爬起来回头确认一下武器库的情况，可是从身体各处传来的疼痛感使得他根本无法动弹。

就在这时，一道光从洛佩斯的头顶掠过，径直消失在走廊的深处，紧接着又是一道，再跟着一道……他随即就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残留在武器库中的其他弹药被刚才的爆炸所引爆了。洛佩斯感到留在这里实在有些危险，于是勉强活动了一下手脚，就准备这样匍匐着离开那里。他扭头看了看那些在进入武器库之前所看到的士兵尸体，心想自己如果再不走的话，大概也会得到和他们一样的下场吧。想到这，他下意识地加快了手脚的动作。

终于洛佩斯成功地来到了拐角处，勉强扶着墙壁站起身来，他觉得身体所依靠的墙壁都好像在发抖，整个走廊看上去也是摇摇晃晃的。虽然耳朵暂时失去了听力，但是他仍然知道这都是由那些武器库中炸药的爆炸所导致的。

洛佩斯知道现在并不是休息的时候，他踉踉跄跄地向前走去。几个小时之后……不，实际上也就是几十分钟之后，对于他来说却觉得经过了好长时间。他不停地向前走着，一路上的风景却一成不变。他不知道已经走了多长时间了，在最后一次确认手表的指针之后大概又走了很久吧。洛佩斯的手中紧紧握着自己惟一的武器——贝雷塔，他不知道出口在哪里，在潜艇里四处走着。

周围死一般地寂静，仿佛刚才在与完成体搏斗的最后一刻所发出爆炸声根本就不曾存在过。可是巨大的冲击声此刻还在他的耳朵里回响，时刻提醒着他刚刚走出了死亡的阴影。

身体的各个部位都在向大脑传递着疼痛的信号，幸运的是洛佩斯所选择的不是碎片式手榴弹，而是一枚燃烧弹。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四处飞散

的弹片就不会只是让他感觉疼这么简单了。但不管怎么说，疼痛总是不幸的。右腿上的旧伤也就算了，最严重的应该是背部，洛佩斯停下脚步，试图回过头来看看自己背部的伤势。他只能看到自己的上衣被火烧坏了，于是又扭过头来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大声地喊道："这要多少美元啊，不，要多少英镑啊！这可不是那些乡巴佬穿的阿玛尼！这可是萨维尔·罗（译者注：'阿玛尼'是高级时装品牌；而'萨维尔·罗'则指的是全球高级定制西服的圣地Savile Row）啊！好不容易才挤出一点儿时间让裁缝给我做了件西装，这是我去伦敦惟一的纪念品，就这么被这个该死的英国怪物给毁了！"

激动过后，洛佩斯想要冷静一下，于是从口袋中掏出一把梳子开始慢慢梳理头发。虽然坚固的潜艇还不会沉默，但是武器库的爆炸实在有些强烈，潜艇中的管道都被震裂了，从里面滴滴答答地流出了水，洛佩斯只好趟着水继续向前走。

"就像电影一样，可如果是电影的话，最强的敌人总是最后才登场……游戏什么的更是这样，现实果然是残酷的。"

不一会儿，洛佩斯来到一个宽敞的房间，那里是用来存放核弹头导弹的仓库。在房间中央立着二十四根圆锥型的导弹，导弹上还记有编号。洛佩斯走到一枚导弹的近前，仔细察看导弹的底部，只见控制盘的盖子已经被打开了，从那里伸出两条导线，和一个摆放在桌子上的小箱子连接在一起。那个箱子大概有一台小型无线电般大小，上面也有一个拉杆天线。洛佩斯仔细一看，原来那个小箱子是一台真正的无线电，只不过是经过了改造而已。在无线电的表面还贴了一个标签，那不是海军的装备，因为在标签上印有和卡中尉手臂上刺青相同的图案。难道说她在去武器库之前曾经来过这里吗？这个箱子说不定就是一个能够无线遥控导弹发射并引爆的装置。洛佩斯在心里暗暗地想着，然后没有碰触任何东西就离开了那个房间。

"真是的，你到底想要干什么啊，露易丝·卡？"

洛佩斯回到走廊，选了另一条路开始前进。他低头看了看手表，此时太阳应该已经完全升起来了。快点回到自由号，一定要向卡中尉问清楚关于那个箱子的事情。在那场爆炸中，那个怪物也不会活下来的，那样的话如果不快点让卡中尉解除那个装置的话，到最后也许会酿成大祸。对

了，既然怪物已经死了，那么我就可以再次执行原来的任务了，一定要将杰克安全遣送回国……还有，西尔维亚不会有事吧？洛佩斯在走廊中边想边走。

又走了一会儿，洛佩斯终于发现了一个能够通往潜艇外部的脚手架，他抬头仰望，在头顶隐约好像有一个舱门。他急忙攀上脚手架，来到顶端推开舱门，将身子探出了潜艇。

虽然洛佩斯想像着一定会有温暖的阳光来迎接自己，外面的世界充满了光明，可现实却是周围一片阴沉，强风夹杂着大颗的雨滴打在他的身上。自己所在的位置是潜艇的尾部，洛佩斯回过头望向船身，巨浪和大雨已经将船体覆盖，看上去就像是潜艇已经开始下沉。潜水艇引领着自由号，一起闯进了航线前方的暴风雨之中。

洛佩斯爬出潜艇，转回身将舱门关好，在风雨中小心翼翼地挪动着脚步。刚刚梳理好的头发此时又被狂风吹乱，可是他已无暇顾及。在湿滑的潜艇表面，一个不小心就有落水的危险。如果在这种情况下落海的话，几乎就没有再次爬上来的可能了。不一会儿，他终于看到了连接在潜艇与自由号之间的那条舷梯。只要走过那个就能回到自由号了，洛佩斯加快脚步，好不容易抓住了舷梯的前端。虽然舷梯在狂风中左右摇摆，不过看上去还不会掉进大海中。在这种恶劣情况下稍感安心的洛佩斯刚刚登上舷梯，从他的背后却突然传来了一声巨响。洛佩斯回头一看，全身被烧焦的完成体出现在了他的视线中。刚才的那声巨响，是完成体从瞭望台顶端跳下来时落地的声音。下落时的冲击力和狂风将它身体表面已经炭化了的鳞片剥落下来，露出了下面另一层暂新的鳞片。在那场爆炸中，完成体活了下来。此时，洛佩斯的脑海中只有两个字——“绝望”。

完成体随即便向洛佩斯靠了过来，洛佩斯一边向后退去一边慢慢地在舷梯上前进。于是完成体伸出一只手，用它那锋利的爪子指了指自由号。洛佩斯没有明白它这一动作的意图，于是盯着完成体。而完成体也盯着洛佩斯，嘴角微微地上翘，然后俯下身体一下就抓住了支撑着舷梯的支柱，另一只手张开了五指。洛佩斯终于明白它的意思了——这是场游戏。接下来完成体会慢慢地将每一根手指收回，当收回最后一根手指，整只手变成拳头的时候，它会切断两根支柱，舷梯就会掉落海中，自己如果能在这段

时间内率先回到自由号的话就算赢。这个游戏的规则还真是简单明快。虽然如果可能的话，洛佩斯根本就不想参加这种可怕的游戏，但是目前来看他根本没有选择余地。完成体也察觉出对方已经明白了自己的意思，于是点了点头，晃动了一下大拇指。

洛佩斯急忙转过身面对自由号，开始攀登舷梯。只有五根手指，对方究竟会用什么样的速度来计算时间呢，此时的洛佩斯根本没有时间回头去确认，不过他知道肯定是非常短的时间。自从大学时代发生了那场决定自己命运的事故以来，洛佩斯即便是在训练中也没有以全力奔跑过，而现在他却使尽了浑身的力气，冒着旧伤复发的危险用力奔跑。洛佩斯觉得迎面吹来的风就像是对方球队的防守队员一样在阻止他前进，比赛时的场景又浮现在脑海中。这次无论如何也要投篮得分，不然的话就要退场，而休息区就是脚下广阔的大西洋。因为小时候在芝加哥本地的密歇根湖溺过水，所以自己非常惧怕水，洛佩斯在心里想着。

这时，完成体缩回了自己的小手指，随即它的双手便化拳为掌，在一瞬间挥舞着双手切断了两根支柱。与此同时，洛佩斯也用力一踩舷梯，猛地向上跳去。由于兴奋而分泌出的肾上腺激素与身体中的血液混合在一起，让他觉得时间好像变慢了。他甚至能感觉到在自己的脚下，舷梯在慢慢地下落。还差一点儿就能抓住自由号甲板的边缘了。

“飞吧！”就在喊出这句话的瞬间，他的身体突然失去了上升的力量，伸出手并没有抓到甲板的边缘，随即洛佩斯的身体便开始自由下落。向下望去，在暴风中翻涌着波涛的大海像是正在向他招手。再也看不到了，再也看不到芝加哥公牛队的比赛了，此时在洛佩斯的脑海中只有这么一个念头。

已经完全放弃了的洛佩斯突然感到从自己的手腕传来了某种压力，然后以手腕为支点，他的身体在空中划出了一条弧线，然后撞击在自由号的船体边缘。比起身体上的疼痛感，洛佩斯更想知道自己是被什么所救，他仰起脸首先看到了一双从拘禁服中伸出来的手，原来是杰克将身体探出甲板死死地抓住了他。

洛佩斯咳嗽了几声，然后对杰克喊道：“你在这儿干什么？露易丝·卡怎么样了？”

“她在寻找逃出这里的办法，我……我看到你掉了下去，所以就……”

洛佩斯回过头望向潜水艇，完成体也在潜艇上看着他，然后面向自由号开始慢慢地向后退。它想助跑，然后跳到自由号上来，洛佩斯一下子就看穿了它的意图，连忙对杰克说：“哦，杰克！快点跑！找个地方藏起来！”

“等……等一下，我马上就把你拉上来……”

杰克用力地向上拉他，可是被雨水打湿了的袖子抵消了一部分力量，洛佩斯的手又向下滑落几厘米。

“那家伙来啦！快放手！”

杰克并没有回应他，只是咬着牙拼命地想要把洛佩斯救上来。

“你是白痴吗？你救了我，等待你的是死刑台！我就是要把你送上死刑台的死神！这是我的职务！对我来说，你和那个怪物没有什么区别！”

“我……我没有杀人！”

“好了，我知道！”

已经到达极限了，洛佩斯的手腕从杰克手中滑落，完成体也停下脚步，望着眼前发生的一幕。极速下落的洛佩斯看着距离自己越来越远的杰克，大声喊叫着。可是强劲的暴风掩盖了一切声音，杰克没有听到他所说的话，可是他却一直盯着洛佩斯的嘴型。不一会儿洛佩斯变成了一个黑点，掉进了大海中。

杰克望着海面，努力地搜寻洛佩斯的身影，可是汹涌的浪涛打在船体上激起白色的浪花，根本什么也看不清楚。杰克抬头一看，站在潜水艇上的完成体正在对自己微笑，此时他的眼中只有那张笑脸。

杰克感到一阵不同寻常的恐惧，于是急忙站起身来离开了船体边缘。被雨水打湿的拘禁服重重地压在他的身上，仿佛在阻止他前行的脚步，而杰克却无心顾及这些事情，只是拼命地迈开双腿向前走。等到反应过来的时候，他已经走上了船体另一侧。杰克终于停下了脚步，一边大口地呼吸一边看着眼前阴霾的海面。与另一侧在探照灯照射下的海面不同，这边的海面十分黑暗，勉强能够看到海水的波动，除此之外便一无所有。现在该怎么办？杰克无处可去，只能呆呆地站在原地。这时，有什么东西狠狠地撞上了他的背部，于是杰克一下子翻过围栏掉了下去。

第十八章　去处

满眼是炫目的光线，还没等眼睛适应过来，人们的欢呼声已经快要将耳膜刺穿了。那是杰克曾经去过的篮球比赛的赛场——熟悉到不能再熟悉的麦迪逊广场花园，在他的眼前尼克斯队的比赛即将开始。而且他此刻就坐在场边，近得似乎一伸手就能碰到那些球星手中的篮球。杰克摇了摇头，在想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刚才自己还在自由号上。杰克随即就明白这并不是什么昨日回忆的重现，因为自己从来没有在特等席上观看过比赛。所以这根本不可能是现实，自己应该掉进了大海。就算自己从怪物的手里侥幸逃脱出来，也不可能像这样悠哉悠哉地来观看比赛，不管怎样申诉自己没有杀人的事实，也根本不会有人相信的，真正的犯人也不会被抓住，因为那个新闻记者已经变成了怪物……结果就像洛佩斯所说的那样，等待自己的只有死刑台。但是自己为什么会在这里呢？杰克的脑海中一片混乱。

更加热烈的欢呼声在体育馆内响起，杰克停止思考，抬起头专心观看比赛。两队的比分咬得很紧，最后一个球将决定尼克斯队命运，距离终场只有十几秒钟了，全场的观众都在期盼奇迹的出现，杰克也不禁咽了下口水。

下一个瞬间，奇迹发生了。一个身材并不高大的球员在没有任何人盯防的情况下接过队友的传球，然后高高跃起。观众们全都屏住呼吸，只见篮球从那名队员的手中飞出，在空中划出一道优美的弧线，稳稳地掉进篮筐。

全场响起震耳欲聋的欢呼声，观众席变成了欢乐的海洋，观众和运动员们都抱在一起，尽情分享胜利的喜悦。杰克也兴奋地站起身来，和那些选手门互相击掌以示祝贺。投进最后一球的那名球员向杰克走来，对他大声地喊着什么，看他的嘴型好像和洛佩斯落海之前喊的话是一样的。

“西尔维亚……就拜托给你了。”

杰克终于明白，这一切不过是空想的产物，换句话说这就是一场梦。站在他面前的正是洛佩斯本人，接着走过来打招呼的是坐在他旁边的女性——是以前的恋人西尔维亚。

杰克剧烈地喘息着，然后睁开了眼睛。他坐起身，四处环顾原来周围就是大海。自己此时正待在一个奇怪的透明帐篷下，准确地说那是一个正漂浮在海上的紧急救生艇。杰克应该是从自由号上被人推下来，掉进了这里，然后撞在甲板上失去了意识。在他醒来之前做了一个梦，仔细想想自从在伦敦被捕以来，每次闭上眼睛都会回想起之前的记忆，这还是第一次做梦。

杰克仔细观察了一下这艘小型救生艇，在船上堆积了很多器材。虽然他也不清楚具体都是做什么用的，但是他认识其中的一台机器，那是一个全球定位导航系统，不仅可以利用卫星确定自己的位置，还可以输入坐标让救生艇自动航行到预定目的地。在帐篷上还有几块太阳能电路板，即使船上所配备的蓄电池耗光了，也可以确保电力的供应。与传统意义上的救生艇不同，这艘小船并不是仅仅漂浮在海上等待救援，而是被设计成在小范围内可以自由移动，这是自由号所配备的拥有最先进科技的救生艇。

这艘船好像从自己掉下来之后就开始自己运行，此时已经和自由号船体有很长一段距离了。但是究竟是谁把自己推到这里来，然后开船的呢？不一会儿，杰克就找到了答案，卡中尉此时正站在他的面前。看到他醒过来，卡中尉说道："刚才我的确是有点粗暴，不好意思，你没受伤吧？"

杰克点了点头，问道："为什么，你要把我推下来？"

卡中尉将抱在怀里的箱子放在地上，开始摆弄起来。"刚才我准备好了小船之后想要去叫你，但是看到怪物站在潜艇上。幸好你逃跑的方向和我放下救生艇的方向十分接近，当时根本没有跟你解释的时间了，所以就……"

"为什么要救我？"

"因为像你这样的人还是有用的，你不是杀人犯，而且很擅长破译密码，打开金库也难不倒你吧？"卡中尉微微一笑。

杰克并没有回答她的问题，说道："我们现在要去哪儿，你有目标吗？"

卡中尉摇了摇头，说："至少要离自由号远一点儿。"

说完，她将手里的箱子通上电，在启动的液晶画面中输入了几个数字，然后按下了一个红色的按钮。"三十分钟之后，潜水艇中装备了核弹

头的导弹就会自动引爆，自由号也会消失。”

画面中的计时器开始倒数，杰克被震惊得瞪大了双眼。

“在你们来武器库之前，我已经将导弹上的小型无线电做了一些改造。”卡中尉指着画面中的数字说，“当变成零的时候，这个小箱子就会发射信号控制导弹引爆，那个家伙就会被炸得灰飞烟灭。当然，在大西洋上也会发生一次核弹爆破，卫星会捕捉到这一幕，美国军队就会展开调查，那样的话这艘救生艇也会被发现的。然后，我们就得救了。”

默默地听着卡中尉的解释，杰克的脑海中闪过西尔维亚和洛佩斯的脸庞，耳边再次回响起洛佩斯最后说的那句话。

杰克大喊道：“不行！我要回自由号！”

卡中尉不明所以地看着他说：“你说什么？”

“那艘船上也许还有其他的幸存者！虽然只是个小孩子，不过只要她还活着，我就一定要救她出来！”

“白痴，那里已经没有人了，就算有人，现在也已经被那个怪物杀了。”

杰克环顾四周，看到一个装着信号弹的箱子。他急忙打开盖子从里面拿出一个信号弹，对准了卡中尉。

“那么，我们去确认一下，快点返回自由号！”

卡中尉苦笑道：“你以为用那个东西威胁我，我就会害怕吗？不好意思，根本没用，那东西毫无杀伤力。”

杰克又将信号弹指向卡中尉手边的箱子，“至少能破坏掉这个东西吧？”

二人四目相交，杰克狠狠地盯着卡中尉。

卡中尉皱着眉毛重新输入了几个数字。

“一个小时！一个小时之后就会起爆。在这段时间里你去确认生存者，如果没有找到的话，就再回到这里。”

杰克静静地点了点头。

随即小船改变了航向，在暴风雨中向着自由号返航。

就在这个时候，自由号的瞭望台发生了变化。一台显示着潜水艇船体的屏幕中不停地发出警报声，在画面中潜艇的船身被大浪所吞没，在海中

大幅地上下摇动。一直固定在船身上的橙色坐标跟不上它的动作，于是慢慢地消失了，在显示器上出现一行警告文字——“坐标消失，自动导航系统解除。航线恢复到初期默认值。”

不一会儿，警报消失了，在屏幕上重新显示出美国东海岸的地图以及一列新的文字——“初期设定。目的地：纽约·曼哈顿岛。”

潜水艇随即离开了自由号。



第十九章　消失

她平时总是孤单一人，朋友也只有莉莉——那是连样貌都记不清的已经去世的妈妈亲手给她做的。自己从出生起就在生病，所以不能和同龄的孩子们去外面玩耍，父亲为了治好她的病整日埋头工作，这让她更加孤独。但是自从乘上这艘船开始，每一天都是那么开心。父亲每天都陪在她的身边，在船上还可以和那些船员们，以及有趣的何塞叔叔一起玩。西尔维亚觉得这是她长这么大过得最开心的一段日子。

可是现在，久违了的孤独又一次降临了，西尔维亚独自坐在空无一人的房间里。父亲没有和她在一起，而且他已经离开房间很长时间了。当潜水艇浮上水面的时候，房间外一阵骚动，父亲出门去查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马上就回来，你乖乖地在这里等着吧。”

西尔维亚十分听话地一直在房间里等着父亲回来，可是现在她再也坐不住了。风声从门外呼啸而过，西尔维亚打定主意，从床上站起身来，抱起莉莉将门打开。走廊里一个人都没有，虽然感到有些害怕，可她还是一边在心里安慰自己“有莉莉陪在身边就不会有事的”，一边向前走着。只要走一会儿，也许就会看到船员或者何塞叔叔了吧，最好的情况就是能够看到爸爸。当然她并不知道这段时间里究竟发生了怎样的惨剧，船员也好，洛佩斯也好，甚至是她的爸爸都已经不在了。

一会儿，她走出休息区来到了船侧的甲板。此时越过围栏能够看到远处的暴风，西尔维亚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可怕的大海，她呆呆地看着，所有的注意力全都被大海所吸引。这时，在她的身后出现了一个人影，西尔维亚并没有注意到，她只是默默地看着大海。一个湿漉漉的东西碰到了她的肩膀，吓得西尔维亚大声尖叫起来，头也不回地就开始跑。

“西、西尔维亚，等……等一下。”

那是一个她没有听过的声音，但确实是人类所发出的。西尔维亚停下脚步，慢慢回过头来，原来刚刚返回到自由号上的杰克就站在她身后。身上穿着的拘禁服长袖还在不停地往下滴着水。

西尔维亚问道：“叔叔，你是谁？我从来没见过你！”

“不，我曾经见过你……”这时杰克突然想起来，他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自己还戴着那个面具。“联邦警官……那个，我就在他的身后……”

“啊，你是何塞叔叔的朋友！”西尔维亚也回想起来，“你的病，好了么？”

她指着杰克的脸说道，在她的印象里原本戴在杰克脸上的面具就是某种病症。

杰克意味深长地回答道：“啊，已经完全好了。”

“何塞叔叔呢？他没跟你在一起吗？”

杰克又回想起洛佩斯跌入大海中时的那张脸。

“其实就是何塞叔叔让我来接你的，西尔维亚，我们一起走吧。”

“可是，爸爸他……”

“爸爸和何塞叔叔在一起。”

“真的吗？”

“啊，当然是真的，我可以发誓。”

这当然是谎言，但是杰克在撒了谎之后随即就用发誓来掩盖自己的真实想法。直到刚才为止自己还是一个杀人犯，是一个已经放弃了人生的人，遇到眼前的这种情况又能对什么发誓呢？虽然对将来抱有希望是件好事，可是周围的人依然将自己视为杀人犯。即便发了誓，最终也会被死刑台上的药物注射所抹消，结果誓言也就变成了毫无意义的东西。虽然杰克在心里这么想着，可是他知道现在没有时间去计较这些事了，最重要的是赶快从这里逃出去。

于是杰克挽起袖子，向西尔维亚伸出手。

“好了，西尔维亚，大家还在等着我们呢。”

西尔维亚将自己的小手放到杰克的手中，杰克突然想起最后和他牵手的那个人，那是一个与眼前这个女孩有着相同名字的女人。

西尔维亚向杰克问道：“叔叔，你叫什么名字？”

“杰克……杰克·特兰普。”

“哦，是杰克叔叔。你好杰克叔叔，这是莉莉。”

“哦，是莉莉啊。”

杰克看了看她怀里的小娃娃，西尔维亚还故意晃动了一下娃娃的脑袋。

不一会儿，卡中尉出现在两个人的眼前，杰克说道：“哦，我找到她了！咱们快点回救生艇上吧。”

卡中尉没有回答，呆呆地站在那里，手扶着围栏眺望大海。杰克来到她的身旁，也顺着她的视线望去，可是却什么也没看到，满眼都是灰蒙蒙的大海。

“潜水艇……不见了。”卡中尉小声地嘟哝着，“看到那个怪物了吗？”

面对她的问题，杰克默默地摇了摇头。

“小心点，那个家伙也许就在这艘船上移动，不，应该说很有可能就在这里。”

“没错……”

突然响起的一个声音说道。卡中尉看了看四周，一个人都没有，于是对杰克说：“你说什么？”

杰克摇了摇头，就在这时他发现卡中尉身后的墙壁产生了某种变化。镶嵌在墙壁中的某块木材表面开始晃动起来，随即木材的纹理便发生了改变。杰克急忙对卡中尉大喊道：“你的后面！”

还没等卡中尉转回身，从那块木材中就生出一个粗壮的树枝，一下子扎进了她的身体中。那并不是什么树枝，从前端开始慢慢地显现出本体——一只乳白色锋利而又巨大的爪子。不一会儿，那块木材也恢复了本来的颜色，完成体出现在他们的面前。

“不是怪物……这是开膛手原本所应有的姿态。”

声音从完成体的口中发出，卡中尉已经被它的爪子刺穿，脸上流露出惊恐的表情。眼前的这个生物，果然将人类的大脑完全保留了下来，准确地说应该是人类大脑所支配的究极细胞组织。安布雷拉至今为止从未取得的成功伟业，如今在这里终于诞生了。

内脏发出了悲鸣，血液不断地在体内翻涌，卡中尉吐出了一口鲜血，然后用细微的声音对杰克说道：“快、快跑……”

完成体看着她，动了动鼻子好像在闻着什么，然后发出了一声冷笑。“女性鲜血的味道，虽然好久都没有闻到了，果然鲜血还是女人的好啊。你知道吗，杰克？女人的血和男人是不一样的，没有Y染色体所以才会更加甜美……这是我的经验告诉我的。”

虽然它在开玩笑，可是却没有一个人笑得出来。杰克紧紧地抱着被吓得发抖的西尔维亚，他自己的膝盖也在不停地颤抖。

“我说了……快跑……”卡中尉用尽力气再一次提醒杰克。然后抬起膝盖，抽出藏在脚边的小型匕首，然后用力地刺入完成体的手腕中。完成体看着她，好像根本没有感到一丝疼痛。

“那是匕首吗？”

完成体将刺在卡中尉身体中的手抬了起来，悬在空中的卡中尉不停地蹬腿，试图寻找一个着力点。

“这才是匕首。”

完成体说完，它身上的鳞片全都立了起来，好像变成了垂直的尖刀，然后，它一把将卡中尉紧紧抱在怀里。卡中尉发出了悲惨的叫声，并吐出了大口的鲜血。完成体十分享受地听着她的惨叫，就好像是在倾听一首喜欢的乐曲。

卡中尉的眼神随即变得空洞起来，她发出了最后的遗言：“罗伯特……”

杰克没等她咽下最后一口气，便抱着西尔维亚逃走了。完成体并没有追赶他们，它只是紧紧地抱着已经死去的卡中尉，像是在跳舞一样挪动着双脚，脸上浮现出一副恍惚的表情。

第二十章　最后的遗言

不知道跑了多长时间，当杰克反应过来的时候，他已经抱着西尔维亚回到了自己原来的那间船舱。杰克觉得自己的脑子变得极其混乱，完全不知道接下来会怎么样，自己又该怎么做。没有任何的武器，而卡中尉也已经死了。究竟要如何才能打倒那只怪物呢，杰克一点儿主意都没有。

稍微冷静了一会儿之后，杰克开始在房间里四处巡视。库里克的尸体此时仍然躺在地板上，和他离开时一模一样。惟一不同的是被洛佩斯打晕的那名士兵不见了，大概他醒过来之后拿着步枪离开屋子了吧。之后到底是寻找他们，还是回到同伴之间就不得而知了，但是多半也已经被怪物杀害了呢。因为比起在房间里待着，外面的世界更加危险。

这时杰克的目光被放在床上的库里克的配枪——格洛克所吸引，他急忙拿起手枪，却发现弹夹不见了，他随后就回想起来洛佩斯之前捡起手枪后将弹夹拔了出去，那个弹夹此时恐怕已经和洛佩斯一起沉到大西洋底了。可是为了让自己感到安心，杰克还是将格洛克紧紧地窝在手中。

“喂，这个人死了吗？”

杰克回过头，看到坐在另一张床上的西尔维亚正用手指着库里克。他这才想起来刚才光顾着害怕了，忘了身边还有一个西尔维亚。杰克担心吓到她，于是说道：“啊，没有，他只是受伤晕过去了。”

可是西尔维亚却说：“我知道你在撒谎。我并不害怕，你不用撒谎，因为西尔维亚也快要死了。”

杰克一脸惊讶的表情看着她，“你指的是会被那个怪物杀死吗？”

西尔维亚摇了摇头，回答说：“西尔维亚生病了，虽然爸爸告诉我会治好的，可是我知道他在骗我。可是我却不敢让爸爸知道，因为他为了治好我的病而拼命地工作，好可怜……”

杰克在一旁认真地听她说着。

“刚才被怪物偷袭的那个姐姐，她也已经死了吧？虽然你说爸爸和何塞叔叔都在等着我们，可是爸爸一定也被怪物杀害了。那么何塞叔叔呢？”

杰克不敢直视她的眼睛，只能沉默着低下了头。

“果然是在撒谎……请不要再骗我了，因为西尔维亚根本不怕死。”

眼前的这个孩子，这么小就已经看透了生死，杰克开始认真地思考着西尔维亚所说的话。仔细想想的话，自己不也是处在相同的立场上吗？虽然是被冤枉的，可是死亡确实在等待着自己。虽然有些讽刺，大概这艘船上最后幸存的两个人就是自己与这个小女孩，可是即便活下来也无法逃脱死亡的命运。那么现在也就根本不害怕什么怪物之类的东西了，反正结局都是死，只不过是时间的问题罢了。

就在杰克得出这个结论的同时，西尔维亚说道："但是……"

杰克抬起头，看着她的眼睛问道："但是什么？"

"我绝对不要死在那个怪物的手里！"

这句话像一盆冷水一样泼在杰克的头上，他的脑海中一瞬间变成了空白，随即反问道："为、为什么？你不是说不怕死吗？"

西尔维亚摇了摇头，"那个，西尔维亚的妈妈也是病死的，爸爸说过妈妈的病是上帝决定的，所以没有办法。可是爸爸也曾经告诉我，妈妈的最后遗言是她不想离开爸爸和西尔维亚独自去天堂……所以我觉得妈妈是不想死的。西尔维亚也不想死，但是上帝决定的事情是绝对不会改变的，妈妈死后就去往了天堂。我想如果我也是病死的，那么一定能去天堂和妈妈相见。上帝就是这么决定的，所以我并不惧怕死亡。但是那个怪物并不是上帝，它也不能代替上帝，所以我不要死在它的手里。直到上帝做出决定的那一天为止，西尔维亚一定要活下去！绝对要活下去！"

这些话将杰克脑海中想要放弃的想法一扫而光。接着在不知道什么东西的驱使下，杰克做出了一个连自己都无法理解的动作，他下意识地拉动了手中格洛克的套筒，于是从枪膛里掉出来一个东西，是一颗子弹！这颗子弹在灯光的照耀下发出光芒，连同弹头部分一起被完好无损地保留了下来。

一颗，只有一颗！虽然之前洛佩斯曾经将弹夹抽出来清点过子弹数量，不过当时他可能有点激动，犯了一个平时不会犯的错误，因为格洛克是自动手枪，所以每次开枪之后都会自动装填一颗子弹，而洛佩斯恰巧忽视了这一点。

这颗子弹是洛佩斯的礼物，杰克在心里想着。不，接受过专业训练的洛佩斯应该不会犯下这种低级错误。如果奇迹是存在的话，那么它现在就

在这里。仅仅一颗子弹就让杰克兴奋起来，虽然知道无法凭借这颗子弹来打败完成体，但是某种无法言表的东西还是点燃了他内心的希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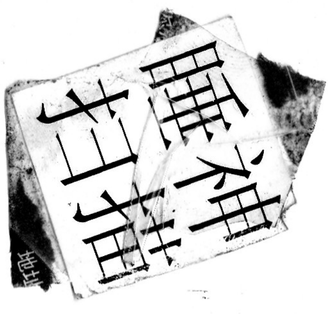
杰克站起身，拉住了西尔维亚的手。

“西尔维亚，我们走。”

西尔维亚听后被吓了一跳。

“我们要去哪儿？”

“就像你所说的，直到上帝做出裁决的那一天，我们一定要活下去。”



第二十一章　上帝的裁决之日

杰克首先让西尔维亚乘上卡中尉所准备的那艘救生艇，然后在全球定位导航系统的控制面板上随意输入了一个坐标，让这艘小船能够远离自由号，然后离开了救生艇。

虽然在广阔的大海上，只有在很狭窄的范围内才能发射出求救信号，可是又不能让她留在自由号上。杰克将所有能找得到的事物都放进了救生艇，如果运气好的话也许会被经过的船只或者飞机发现。虽然这完全就是一场有勇无谋的赌博，可是目前的情况却让人别无选择。

在分别之际，西尔维亚好像明白了对方的用意，她一言不发地遵从杰克的指示，可是眼睛却始终盯着他，好像要说些什么。西尔维亚坐在渐渐远去的小船上，目光依然看着留在甲板上的杰克，一直到他的身影消失不见。杰克也站在甲板上默默注视着西尔维亚和救生艇。恐怕这次就是永别了，虽然在浩瀚的大西洋上发现一只小船简直如同奇迹，但他还是希望西尔维亚能够得救。

杰克在内心中也在盼望奇迹的降临，在他的心目中西尔维亚就是赋予自己勇气的女神。使得原本只是个恶人的自己，能够鼓起勇气去做一个真正的人。在至今为止的人生中，杰克受到两个西尔维亚的影响而获得了改变自己生活方式的机会。虽然第一次失败了，但是这次却有些不同。因为这次，就在今天，也许就是上帝将会做出的裁决之日。

杰克紧紧地握住了手中的格洛克。接着，他回到船舱里，拿起了卡中尉的笔记本电脑。不管怎么说他也不是傻瓜，不会用一颗子弹去与完成体发生正面冲突。在回到船舱的这段时间里，他一直在寻找其他还能够使用的武器，可是散落在地板上的步枪都被完成体切成了两半。但是杰克并不担心，因为他知道那个准备周到的卡中尉除了启动核弹之外，肯定还有其他的保险措施。虽然无法保证这个想法是正确的，但不知道为什么杰克却有着充足的自信。他将电脑抱在怀里走出了船舱，然后朝着瞭望台走去。

有些不可思议的是，在这段时间里杰克竟然没有遇到完成体。他觉得这简直就是个奇迹，也许命运的天平正在向他这边倾斜。不一会儿，杰克来到了瞭望台，然后小心地将笔记本电脑放在一个平坦的地方，随后打开

了电源开关。

虽然有假冒的“财富”程序作为保险，杰克还是不费吹灰之力就破解开了，然后直接进入电脑的操作界面。在瞭望台里的地板上，到处堆积着被完成体杀害的士兵尸体，不知是已经习惯了，还是刻意地不去注意这些东西，杰克的眼睛紧紧地盯着电脑的屏幕。

不一会儿，一个文件引起了他的注意。文件名是“陈氏工业设计·军事用兵器”，杰克谨慎地点开了那个文件。紧接着在画面中显现出来的是陈氏工业历代开发出来的兵器以及军事设施的设计文档。其中从地雷、小型枪械到战车、导弹设施等一应俱全，看上去就像是一部军事武装的百科全书，随后杰克在浏览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个令他十分感兴趣的东西。

应该可以使用这个，不，如果用这个的话打败怪物可是绰绰有余，果然奇迹是存在的。杰克的心中一阵窃喜。

这个武器的代号是“罗伯特”——很巧的是和卡中尉最后的遗言是一样的。难道她想告诉我这个吗？现在已经无从得知了。接着杰克认真地思考了一番，然后便展开了行动，他首先从控制台中引出一根连接线，将笔记本电脑和控制台连接在一起。随即电脑的显示屏上显现出另一个管理用的操作界面，杰克在心里默默祈祷着敲下了按键。

画面中出现了一堆熟悉的文字列，难道又是假冒的“财富”程序？杰克用同样的方式输入了密码。于是文字列发生了改变，排列成不同的样式。杰克皱了皱眉，这是真正的“财富”程序——一种极其复杂的加密程序，从而有效地起到保密作用。

杰克并没有表现出一丝慌乱，他只是默默地盯着画面上的这些文字列，嘴里念念有词地不知在嘀咕些什么，听上去好像在计算数字。普通人是不可能靠默算来解开这个程序的，但杰克可是被称为“密码破译者”，这世上根本没有他打不开的锁，他那惊人的注意力和计算能力，将一切不可能都化为了可能。在发挥实力的时候，他总是想着从出生后就一直围绕在身边的黑暗，觉得自己好像在一片黑暗的海洋中不停地向着光明世界游着。他的脑海中突然在闪过一丝光亮，杰克闭上了嘴巴，屏住呼吸小心地敲击着键盘。

杰克完美地将“财富”解开了，并且只用了短短几分钟时间。画面中

显示出一行字——“罗伯特正在启动中”，电脑通过控制台发出了启动卫星通信用天线的信号，于是被安装在自由号瞭望台屋顶上的天线开始运作起来。不一会儿，杰克便听到了令他欣喜若狂的马达转动声。这时，他才松了一口气，露出了微笑的表情，这是他登上自由号之后第一次微笑。

睡神扫描

第二十二章　罗伯特

20世纪80年代正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国家之间的冷战时期，“罗伯特”是在那个时候由陈氏工业小组设计的。以陈氏工业社长儿子的名字来命名的它，刚刚降生不久就乘坐着火箭被送到了现在所处的地方。

正式的名字是“罗伯特Ⅱ·大西洋”——这个名字代表它是一个改良型，工作的范围是大西洋地区。它还有很多伙伴，负责太平洋地区的“太平洋”，负责苏联地区的“欧亚”是个很有名的家伙，所以甚至被改良成“罗伯特Ⅳ”。它们所拥有的武器也都不尽相同，有的是高性能监视器，有的是攻击用导弹，有的是核弹头导弹，总之样式十分齐全。而“大西洋”所拥有的是一个巨大的圆锥形筒状物，前端还镶嵌了许多作为装饰品的小块工业用红宝石。如果地面上的人觉得悲伤，它就会从那里流出超高温的光之泪，虽然这是作为攻击深海中潜艇的一个计划，不过至今它一次都没有哭过。因为当时所有的“罗伯特”所有者并不是同一个人，所以大家都没有什么机会来展现自己的实力。但是到了现代，一些拿不出巨额维护费用的国家相继抛弃了它们，就这样作为没有危险的东西被丢弃了，还有一些的管理权被转让给了其他国家。虽然“大西洋”被美利坚合众国的战略空军买了下来，但随即又被转让给了国防部，最后受到军费紧缩的影响又回到了它的故乡——陈氏工业，再然后随着陈氏工业被安布雷拉公司吞并，它又成了安布雷拉的财产。

对潜艇用激光攻击卫星“罗伯特Ⅱ·大西洋”就这样飘浮在大西洋上空的静止轨道中，它一边俯视着脚下蔚蓝的大海，一边忍受着百年孤寂。它以为这份孤独会永远持续下去，可是突然，“罗伯特”的耳边听到了令人怀念的陈氏工业管理信号。于是它在接收到信号的第一时间做出了回应，然后立即启动了所有机能并等待下一步指示。好不容易从孤独中解脱出来的“罗伯特”此时显得意气风发，圆锥的前端闪耀着红色光芒的红宝石之眼，牢牢地盯住了大西洋上的一点。

第二十三章　一点

通信是畅通无阻的，所以通过这台笔记本电脑就能够操控罗伯特。杰克开始再次敲打键盘，他按照文件中操作指南上面的命令开始逐条输入，由于卫星能够自动进行细微调整，因此即便没有专门知识的他也可以轻松操作。可是本应该顺利完成的设定，却在最后关头出现了问题。虽然罗伯特装备了超高性能的热感应装置，甚至能捕捉到潜艇在深海中所散发出来的热量，一旦被捕捉到之后它会自动追踪攻击对象，直到对方被毁灭为止。虽说它的设计就是专门为了应付宇宙空间这种严酷的环境，可是罗伯特的热感应装置从没有接受过检修维护，它的状态远比想像中的差。别说深海，就是此时漂浮在海面上的自由号它都无法捕捉。另外，这次的暴风雨所生成的积云也是原因之一。不管杰克怎么敲击键盘，画面上只有一行字——“无法锁定攻击目标”。

没办法，杰克只能自己确定大西洋上的一个点作为攻击坐标，然后手动输入到卫星中。这样一来，自由号就一定要在激光照射的时间经过指定的场所才行。于是杰克按照操作指南上的说明改变了攻击模式，为了确定攻击坐标，他抬起头四处寻找能够确认自由号航线的东西。

杰克的目光落在了管理自由号航线电脑的显示屏上，这是他才发现船是在自动航行。仔细想想，现在船上已经空无一人，可是杰克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显示屏上显示出来的是美国西海岸的地图和一列文字——“纽约·曼哈顿岛”，这让杰克突然回想起纽约的街道。那是他出生的故乡，在去伦敦之前从来未曾离开过的城市。至今为止人生中的喜怒哀乐，全都凝缩在这座城市里，这里还是与恋人西尔维亚邂逅的地方。西尔维亚她现在还好吧？她还住在这座城市里吧……

杰克迄今为止还没有回想起与西尔维亚是如何分别的，所以也无法想像出她的近况。却而代之，他的脑海中闪过了另一种预想，如果自由号在自己没有打败完成体的情况下就这样抵达纽约的话，那座城市究竟会变成什么样子。杰克看看了地板上的那些已经看不出人形的肉块，即便海军也变成了这个样子，也应该不会有人能够利用普通的武器打败拥有不死身的完成体。那该怎么办，难道将核弹投向曼哈顿吗？所有的预想都变成了最

坏的结果，在杰克的脑海中一闪即逝。

杰克用力地摇了摇头，看着眼前的显示器，现在可不是考虑这些事情的时候，目前必须解决的只有确认自由号的航线而已。杰克看到显示屏旁边有一个旋钮，然后伸出手轻轻一转，于是显示出来的地图以自由号目前的位置为中心被扩大了。

原来如此，这样就没问题了，杰克在心里说道。忽明忽暗的游标旁边显示出精确坐标和其他很多情报，他在控制台的键盘上输入了“一小时后”的命令。随即在航线图上显示出另一个游标，同样显示出了船体坐标和其他情报。杰克凝视着那个坐标，开始在头脑中进行计算。即便是确定了大西洋上的一点，如果不进一步确定自由号广阔甲板上的一点，那么就毫无意义。到时，不仅自由号要在从天而降的激光正下方，完成体也必须在甲板上的固定一点才行。

杰克凭借着平时在开金库时所锻炼出来的目测能力，以及自己在船上走动时的记忆，迅速在脑海中寻找合适的坐标。不一会儿，他再次从黑暗中发现了一道光芒，于是他转过身在笔记本电脑上输入了一个坐标，就在他按下最后一个按键的同时，罗伯特也做出了回应。

“攻击坐标已设定，请输入攻击预定时间。”

杰克再次望向四周。

“有什么东西是可以计算时间的……”

这是他看到地板上有一只船员的手臂，那只手臂并没有什么奇怪，重要的是上面戴着一块手表，那是一块完全防水的电子表。杰克走过去，把手表从那只断臂上摘了下来，然后戴在了自己的手腕上。杰克将电子表调整成倒计时模式，然后输入了一个小时，他在笔记本电脑上也输入了同样的时间，然后同时按下电子表的按钮和电脑的按键，于是两个计时器同时从一个小时开始倒数。

一个小时。在一个小时里，一切都将结束。杰克也考虑过自己可能无法打败完成体，可是就算自己成功地幸存下来，结局也会像洛佩斯说的那样，到达纽约的同时就会被逮捕，最后只有死刑台在等着自己。讽刺的是，虽然自己是被冤枉的，可还是会被当成杀人犯来对待，而此时自己却为了拯救纽约的市民将要和怪物展开殊死搏斗。杰克想到这里，轻轻地哼

笑了一声。但是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从来没有想过放弃和完成体的最终一战。

杰克紧紧握着格洛克，将手高高举过头顶，然后狠狠地砸向笔记本电脑。手中坚硬的格洛克枪柄一下子将键盘砸坏了，再也无法操作。这样就可以了，这样其他人就……虽然船上已经没有其他人，只剩下一个完成体，但是谁也无法改变罗伯特的设定，自己也无法反悔。这样很好，真的很好。杰克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慢慢地呼出来，然后默默地走出　望台。即使他赢了这一战，也应该不会被报道出来……可是他却没有停下自己的脚步，甚至没有一丝的迟疑，就像是圣经中记载的殉教者一样，走进了恶魔所居住的森林。他从来没有想像过，自己有一天会由纽约的恶棍变成一个虔诚的殉教者。

杰克离开之后，瞭望台里变得出奇地安静，笔记本的液晶画面上显示出罗伯特的信息。

“距离攻击预定时间，还有……”

时间正一分一秒地倒数，这时瞭望台中的一部分景象开始发生了变化。那部分场景变成了影子，影子又变成了人形，最后终于露出了本来面目——正是完成体。原来完成体使用拟态的能力从很早之前就潜入了瞭望台，杰克所有的行动都没能逃过它的眼睛，他之所以一直都没有遇到完成体也并非是运气好。

完成体盯着“罗伯特”的倒计时画面，嘴角微微地上翘，露出了无畏的笑容。

“杰克，你是最棒的。能遇到你真是太好了，我现在打心眼里这么觉得。”

此时，杰克正在船上到处走着，为了能在一个小时内把完成体引到预先设定好的坐标上。

第二十四章　殉教者

手表上的数字正在逐渐地减少，虽然已经在船上搜索了三十多分钟了，可是杰克还是没有遇到完成体，他此时有些急躁。难道怪物已经不在这艘船上了吗？难道说它舍弃了这艘船，游到最近的大陆上去了？虽然陆地离这里有相当长的一段距离，可是对于拥有超人般肺活量的完成体来说，只要花上一点时间也许真的能游过去。杰克一边想着，一边遥望着大海。

可能是因为暴风雨已经过去，海面此时已经平稳下来，天气也在逐渐好转，看上去再等一会儿太阳就会从海平面升起来。杰克知道，再过几十分钟后，自己的命运即将面临人生中最大的一个岔路口。

不一会儿，杰克来到了船体后部的甲板，这时在他的眼前突然出现了一个模糊的人影。是完成体！它就站在泳池边，杰克一下子感到有些紧张，随即冷静下来看了看手表。只剩下十分钟左右了，如果是在其他地方发现完成体的话，这点时间实在太短，想要将它引诱到预定地点也肯定极为困难。可是在这里就完全没有问题了，因为完成体正巧就站在杰克预先设定的地点，如果这都不是奇迹的话，那么可以说这世上就没有奇迹了，想到这里，杰克心中感到一阵窃喜。

还有十分钟不到的时间，只要它一直站在那里就可以了。之后将从天空降下一道光束，将完成体的身体烧焦。到时一切就都将结束。对此时的杰克来说，这十分钟实在是太长了，为了不被完成体发现，他悄悄地潜伏在甲板的拐角处，静静地等着时间流逝。

突然，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完成体发出了声音：“杰克，你在这儿吧？出来让我看看你。”

杰克一惊，觉得后背升起一股寒意，心脏开始剧烈跳动。

完成体用鼻子向四周闻了闻，说道：“我闻到了你的气味，还有被海水浸湿了的拘禁服的气味。我得到这个身体之后，嗅觉变得异常灵敏。喂，你害怕了吗？现在又混杂了些汗水的味道，是冷汗吗？”

一滴汗水从杰克的脸颊滑过，虽然还无法确定完成体说的是否是事实，但是可以确定对方肯定是发现了他。

“你不过来的话，我就要过去了。”

不好！杰克想到。现在绝对不能让完成体离开预定地点。杰克连忙走到船体后部的甲板，来到完成体的面前。眼下情况紧急，没有时间去想新的对策。总之，无论如何也要让完成体留在目前的位置。

完成体望着杰克出来的方向。

“哦，你在啊。”

杰克又低头看了一眼手表。还有几分钟了，拜托，千万要待在原地别动。他在心里默默地对完成体说道。

完成体看到杰克的这一行为，于是问道：“你赶时间吗？”

杰克没有回答，只是盯着完成体。

“杰克，说点什么吧。虽然有些无聊，可是这艘船上只剩下你一个人了，咱们来说点什么吧。”

对于杰克而言，这正是争取时间的好机会，于是他轻轻地点了点头。完成体笑了，那张笑脸果然是人类才能做出的表情。

“实际上我还是觉得苦恼，虽然已经得到了如此优秀的肉体，可是头脑却没有得到改变。既不聪明，也不愚钝。也正因为如此才能和你在这里，像一个人类那样进行对话……算了，反正我已经变成了我想要变成的东西。杰克，你呢？你想要变成什么？英雄，还是殉教者？”

虽然杰克知道完成体说的话另有所指，但还是对它所说的“像人类那样”感到厌恶。暂且不说外形，在变成怪物之前作为开膛手的那段时期，他的行为就已经不能说是人类所应有的了。杰克并没有回答完成体所提出的问题，因为他不想和眼前的这个怪物进行一场所谓的“像人类那样”的对话。

于是，完成体向杰克迈出了一步，说道：“别不说话，快回答我！”

它的这个动作让杰克感到着急，为了让完成体停下脚步，他急忙说道：“我、我只是想变成正常的、和大家一样的普通人！从很久以前，从刚出生开始我就这样想。”

这句话的确是杰克的本意，在与恋人西尔维亚相遇之时，还有和小西尔维亚相遇之时，他都得到了改变自己人生以及命运的机会。在这些机会面前，他最迫切的愿望，就是能够成为一名普通人。

完成体发出了嘲讽的笑声。

“你不是有着优秀的头脑吗，有那种头脑的话什么事都能办到吧？事到如今你期待的并不是什么变成普通人类，对吧……密码破译者。你实在是太了不起了，我在亲眼目睹了你的表演之后也被吓到了。不仅解开了真正的‘财富’程序，甚至连精确到小数点之后的坐标也在瞬间计算出来。可惜即便我现在就站在自由号甲板的指定位置，你也不会知道最终的结局。”

杰克觉得此时的头脑中一片混乱，这个怪物到底在说什么？自己的耳朵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一下子出现一连串的疑问，让他找不到答案。

杰克再一次下意识地看了下手表，于是完成体冷冷地说道：“你很赶时间吗？不要急，马上就要到一个小时了吧，从你刚才的态度，我就能看出来。”

完成体张开双臂，仰望天空。

“也就是说，是这里吧？站在这里就可以了吗？”

杰克的脸色顿时变得苍白无比，好像身体中的血液停止了流动，只能呆呆地站在那里，仿佛被冻住了一般。完成体虽然面冲着天空，可是目光却没有离开杰克，看到对方一副被吓坏了的模样，它露出了可怕的笑容。此时杰克终于明白，自己设下的圈套早已经被对方看破了。

杰克转身就跑，完成体则不紧不慢地跟在他的身后。

杰克脑海中一片空白，他本能地察觉到了危险，下意识地迈动双腿离开了后部的甲板。不知不觉中，他来到了船体侧面，发现在那里还有几只救生艇，这些船都用带锁的绞盘固定在自由号上，于是他按下了绞盘的控制开关。

电源接通了，表示“停止”的红灯亮起，杰克仔细一看，控制板上有红色和绿色两个按钮，随即他便用拳头敲击写有“启动”字样的绿色按钮。绿色的指示灯亮起之后，绞盘慢慢地放出绳索，救生艇被缓缓放下。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完全放到大海中，杰克此时只能站在一旁看着机械自动运行，于是他趁着这短暂的时间开始思考目前的形势。

*我现在在干什么？是在逃跑吗？*这时戴在他手腕上的电子表发出了响声——这声音是在告诉杰克时间到了。杰克连忙回过头，船尾甲板上的风景确实发生了变化，与想像中有些不同，阴云密布的天空像是被撕裂了一

般，一道光幕从天而降，在几秒的时间里将对面的景色全都笼罩住。四周一片寂静，这景象美得令人难以置信，看上去就像是海上的极光，短短数秒却让杰克觉得如同永恒般漫长。将一切都燃烧殆尽的激光交织成光的艺术，却是杰克至今为止看到过的最美的景象。但是相对地，一个极为丑恶的东西也在那里。背着光线，空气由于炙热的影响开始发生扭曲，映照出完成体的身影。它，正在慢慢靠近杰克。

激光照射刚刚完毕，便响起了船体断裂的轰鸣声，自由号的后部甲板被一分为二，切断面沉入了海中。

船体开始慢慢地倾斜，杰克连忙抓住旁边的一跟柱子。

“杰克！”

完成体在呼喊他的名字，随着甲板的角度逐渐增加，杰克望向下方，只见完成体的脚下生出无数的吸盘，牢牢地吸附在地板上，一点一点地向着自己走来。

“真是酷极了，你打算用那么可怕的东西来烧死我吗？”

完成体一边高兴地笑着一边朝着杰克走去，“这次轮到我了。”

说完，完成体举起手臂向着杰克刺去。它的手臂前端此时已经变成了类似镰刀一样的东西，杰克见状下意识地吞咽了一口唾沫。

绝望向站在原地的杰克袭来，突然，本应该降下救生艇的绞盘发出了一个奇怪的声音，控制板上又亮起了红灯。杰克连忙望向绞盘，由于船体倾斜，绞盘无法保持水平，于是锁被卡住了。绞盘停了下来，救生艇也无法落到海面，只能在半空中飘来荡去。

杰克无处可去，他在心里想着，奇迹果然是无论如何都不会发生的，那种东西只不过是幻想罢了。命运也是无法改变的，每个人都只能遵从命运的安排活下去。恶棍也只能像恶棍那样，到最后得到恶棍所应有的下场。

杰克此时已经有了死的觉悟，他又想起了自己想要过普通人生活的心愿，让自己这样一个恶棍产生这种想法的契机是西尔维亚……真的要感谢这两位有着相同名字的女性。接着，他与这两个人在一起的点点滴滴一下子又闪现在杰克的脑海中。突然，在这些画面中，一个与这些毫无关联的银色物体散发出了炫目的光芒。拉动手枪的套筒，同枪膛中滑落出来的那个闪着光芒的物体，残留下来的惟一一颗子弹……虽然这只是脑海中的画

面，可是杰克却像是真的看到了一般。

杰克一下子反应过来，甲板此时变得更加倾斜，他紧紧地抱住那根柱子，随即将拘禁服长长的袖子缠在柱子上。库里克的爱枪——格洛克被握在杰克的手里，它终于和已经忘记它存在的主人再次相会。

睡神扫描

第二十五章　奇迹

“罗伯特”此时早已筋疲力尽。

激光照射原本只是一瞬间而已，可是实际上却持续了十多秒种，直接耗光了“他”的所有电力。所以这次攻击的效果并不是点，而是在宇宙空间里描绘出一条线，仿佛将大西洋都给烧焦了。

没办法，由于“他”常年被闲置在宇宙空间中，管理激光照射的晶体电路板早在数年前就发生了故障。失去了安全装置的罗伯特由于长时间发射出超高温的激光，身体已经变得滚烫，这些蓄积的热量向各处蔓延。“他”体内的陀螺仪也发生了变形，此时开始逐渐地脱离轨道。最大的问题还是“罗伯特”搭载武器的电力供给源，由于激光武器需要强大的能量，所以“他”身上搭载的是一款小型原子炉。刚才的热量一下子将炉内的冷却液烧干了，原子炉的核心已经濒临熔毁的状态了。虽然相关的警报是在“罗伯特”的体内进行处理，可是“他”自身也不知道该如何对应，并且在显示屏前也没有管理者监控。

不一会儿罗伯特便脱离了预定轨道，“他”的炉心也到达了临界状态。在无法传播声音的宇宙空间里，罗伯特只是放出耀眼的光芒，在引发了一场小规模核爆后消失得无影无踪。

第二十六章　光

光芒只是瞬间在空中闪现，杰克没弄明白那是怎么一回事。

眼前最重要的是将枪口瞄准逼近眼前的完成体，船体倾斜得更加剧烈，甚至连站立都变得十分困难。杰克将空荡荡的拘禁服衣袖牢牢地绑在柱子上，而完成体却丝毫没有受到船体倾斜的影响，正慢慢地向杰克靠近。

杰克紧紧握住格洛克，瞄准了越靠越近的完成体。完成体看到他这个样子，于是大喊道："杰克！你的脑袋不是挺聪明的吗！你不会以为用那种武器就能打赢我吧！"

杰克回答道："这是你给我的手枪，所以我只好恭敬不如从命了！"

完成体笑了，说："杰克！你是最棒的！能遇到你真是太好了。"

突然，船体一阵剧烈的摇晃，倾斜的角度又增加了。杰克脚下一滑，身体摔在了地板上。幸好拘禁服的袖子还缠在柱子上，他没有进一步滑下去，格洛克也被牢牢地握在手里。完成体将另一只手也变成了镰刀，狠狠地插进了木制地板中，然后它就这样两手交替着插在地板上，开始向上移动。

杰克连忙调整姿势，将重新枪口对准完成体。刚一瞄准，他便准备扣动扳机，与完成体决一胜负。他已经不再对奇迹抱有希望，正如完成体所说的那样，杰克并不认为仅凭一颗子弹就能打败它。但是他只有这么一种进攻方式，又不想就这样放弃。为什么？在这个谁也看不到的地方，谁也无法知道他的动机。而且，杰克也不想让其他人知道他的动机。究竟是什么驱使自己这样做，到了现在他终于明白了——那就是对自己一直以来的愤怒。在投币保管箱中出生，作为一个恶棍成长，他的人生一直被周围的环境所影响，让他觉得这些都是理所当然的，在这段随波逐流的人生中，杰克第一次有了反抗的想法。虽然恋人西尔维亚给过他机会，可是他却将这一切当成是命运，并以此作为借口，此时他第一次决定要和这样的自己说再见。现在的他已经不再相信奇迹和命运，他所相信的只有一个东西——自己。他从出生以来第一次如此相信自己，第一次产生了自我的意识。

这样的杰克，理所当然地没有看到奇迹的光芒。他甚至都没有发现绞盘的控制面板上，不知什么时候那盏警示灯已经灭了。即便是注意到这些事情，大概杰克也不会明白这些都预示着奇迹之光已经降落到人间了。虽然这些征兆就发生在他的眼前，可是杰克的注意力始终都集中在完成体身上。

这时，完成体的动作停了下来，好像刺入地板的镰刀拔不出来了。完成体摇了摇刀刃的部分，又增加了几分力度，想要拔出来。然而就在下一个瞬间，异变发生了。虽然它的手拔了出来，可是前面的部分却依然插在地板中。完成体……不，就连看到这一幕的杰克也大吃了一惊。完成体的手腕从肘部断裂了，露出了丑陋的断面。就这样，完成体失去了平衡，只剩下一只镰刀在支撑着，它的身体已经接近于垂直状态。看上去和杰克的姿势一模一样。

“怎么会这样！这究极的肉体……奇迹的身体！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我应该已经得到奇迹了啊！”完成体狂躁地怒吼着。

这时，完成体身体各部位的皮肤组织也发生了干裂，乳白色的鳞片像是枯叶一般飘落，露出了下面的肌肉，最后甚至连这些肌肉也承受不了重力的吸引，开始纷纷剥落。

如果卡中尉还活着并看到这一幕的话，她大概就会将引发这种奇怪现象的原因告诉杰克。真正原因就是“罗伯特”所引发的核爆中所散发出来的“电磁波”，与爆炸所产生的光芒一起，电磁波以光速降落到自由号周边一带。因此受到电磁波的影响，电子精密仪器包括绞盘在内都无法正常工作，这是由于其内部的晶体管芯片等基本零件受到冲击被破坏了。毫无例外地，在完成体中负责控制遗传因子的重要机器“绿灯”——遗传因子般大小的半导体、纳米处理器等系统也都受到了严重损毁。由于处理器失去了机能从而无法发出命令信号，“红灯”——病毒部分遵从其原本所拥有的生理机能，开始吞噬宿主的组织。

一瞬间，强悍无比的完成体的肉体就发生了变化。身体如同气球一样快速膨胀起来，好像只要被针扎一下就会爆炸。

此时，完成体还冲着杰克大喊道：“我得到了奇迹！我改变了命运！”

杰克却十分冷静，他冷静地握住格洛克，准确地瞄准完成体的眉心。

头脑中忽然浮现出当完成体还是人类时对他说的最后一句话——“杰克，我现在就要改变命运。”

于是像是回应它的这句话似的，杰克对完成体说：“你错了，命运现在才改变！”

扣动扳机，仅剩下的那颗子弹在枪膛里受到撞击，随着火药的爆炸一同分解。套筒自动后退，弹壳被弹出枪外，弹头在枪膛中高速移动，一下子飞出枪口。子弹不停地在空中旋转，将周围的空气划破，直直地前进。然后再次没入黑暗之中——在完成体的眉间着陆。

“气球”被子弹贯穿，完成体的肉体一下子爆裂开来，肉块四处飞散。最后只剩下刺在地板中的镰刀刀刃部分。

杰克的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整个过程，然后看了看从枪口升腾起来的烟雾。结束了——此时的脑海中只有这样的话。无论是什么理由导致完成体变成那副样子，如今对杰克来说都无所谓了。如果这是奇迹的话，那么奇迹是的确存在的。杰克此时并没有考虑接下来的事情，实际上他已经没有办法从这里逃出去了，好像也没有那个必要，总之一切都结束了。

他仰起头，看了看周围，暴风雨终于过去了，美丽的阳光从云层间射出耀眼的光辉。杰克在逐渐下沉的甲板上，眺望着洒落海面的阳光。这时他的视线变得模糊起来，恍惚中好像出现了一张曾经见过的女人的脸。那是一张美得如同女神一般的脸——好像是在纽约见到过的，大概是每天都会见面的西尔维亚的脸吧。杰克觉得他很熟悉这张脸，于是他静静地闭上了双眼，在心里回想着这张脸。就这样什么都不做，被阳光所拥抱，像是睡着了一般，杰克闭上了眼睛。

不一会儿，杰克的身体与自由号一起，沉入了浩瀚的大西洋中。

第二十七章　女神

杰克没有见过自己的父母，所以他无法理解家庭的概念，他也觉得自己恐怕一辈子都无法理解。可是，那一天突然就来了。

“我好像怀孕了！”

当西尔维亚告诉他的时候，杰克的感情没有丝毫的波动。既不感到高兴，也不感到悲伤，虽然他没有说出口，只不过有点感到困惑而已。虽然杰克没有家庭观念，但是他知道有了孩子就意味着需要花钱。有了孩子，自己又不想离开西尔维亚，这样的话包括孩子在内，与西尔维亚生活在一起就需要更多的钱。与西尔维亚邂逅之后，杰克只有一份普通的工作，每月的工资实在是少得可怜。他需要很大一笔钱。

于是杰克通过一位关系比较好的老朋友认识了一个男人，这个男人被称为“账簿先生”。通过某种渠道得到了工作委托，而这项工作需要杰克的能力。工作内容并不是什么十分了不起的东西，虽然杰克也曾想像过应该是打开金库大门之类的活，可实际上他所接到的任务只不过是篡改银行的管理记录而已。恐怕目标银行就是这个男人的工作单位，他也是被称为“某种渠道”的第三方所雇用的，想要偷金库中的现金或者证券之类的东西吧。杰克需要做的只是按照客户的需要，通过电脑来修改账目而已，而且据说“某种渠道”还为他准备了丰厚的报酬。风险小，又不用自己直接动手，杰克轻易地接下了这份工作。

可是齿轮就是从这时开始疯狂转动起来的，那个男人并不是银行的职员，而是政府的公务员，所谓的目标银行则是美利坚合众国拥有的联邦储备银行。而且这个男人准备夺取的是数十块金砖，金额是杰克所无法想像的。当然，金砖被取出之后几天后，篡改的记录就被发现了，可是那个男人在被捕之前就因交通事故死了，金砖的去向也就无人得知。

结果杰克没有拿到自己的报酬，反而被政府所追查，于是在老朋友的帮助下他离开了纽约，去英国暂避一段时间。还没有和西尔维亚告别，杰克就登上了飞往英国的飞机。虽然在伦敦他一直潜伏在朋友指定的地点，可是那间廉价的公寓已经住进了一个女人。随着日子一天天地流逝，他对西尔维亚的思念与日俱增，杰克想要告诉她自己还爱着她。可是在这件案

子了结之前，他只能忍耐。

之后，杰克就被卷进了新闻记者所引发的另一件案子之中。

“我会等着你回来……”

杰克回想起西尔维亚说的最后一句话，当时他只不过是去家附近的一个地方。可是西尔维亚却只在那天对他这样说道，虽然不知道她是否已经觉察到自己的动向，可是那句话——我会等着你回来——是的，她现在应该还在纽约，也许还在等着我回去。已经过了这么长的时间，我的儿子，不，也许是女儿，总之一定已经出生了。太好了，果然还是应该打败怪物，我救了我的家人们。杰克第一次意识到了家人，打败了怪物就意味着拯救了拥有自己血脉的孩子，他感到无比高兴。于是逐渐睁开了紧闭着的双眼。

杰克发现自己在一间船舱里。这里是天堂吗？难道说自己在一艘去往天堂或者地狱的船上？无论如何，自己肯定是在一艘船上。杰克想到。

不一会儿，门开了，走进来一个身穿半袖白色上衣的男性天使。天使看到杰克之后忽然吃了一惊，紧接着便慌慌张张地跑了出去。不一会儿，杰克就听到从门外传来两个人谈话的声音。

“真、真的！‘开膛手’醒过来啦！”

“已经马上就要到港口了！怎么还不能自己处理？”

“可是，可是，那可是开膛手杰克啊，就躺在那里！”

“不是把他绑在床上了吗？难道你以为他会用牙齿咬断绳子吗！你那是电影看多了！”

杰克看了看自己身下的这张床，果然身体被好几根绳子绑得结结实实。杰克终于明白，这里根本不是什么天堂，刚才的那个男人也不是什么天使。那名年轻男子带着一位好像上司之类的男人返回到房间，那男人穿着一身制服，杰克看到他胸前有一个刺绣。

“U.S.COAST GUARD”

原来这是海岸警备队的船，杰克知道自己原来还活着。

男子的前胸还戴着一个金属徽章，上面的图案是一根权杖，旁边还缠绕着两条蛇，应该是负责医疗的人员。

男子转身对那个年轻人说道：“这里交给我了，你去瞭望台，通知队

长开膛手已经醒了。”

年轻男子连忙转身跑出了房间，穿制服的男子轻轻地叹了口气。然后从胸前的口袋中掏出一个小手电，靠近杰克，然后扒开杰克的眼睑用灯光照射他的眼球。杰克受不了刺眼的灯光，于是扭开头拒绝对方。

男子收起手电，笑了笑。

“原来如此，还有意识。”

“为、为什么，我还活着？”

“你问为什么……不是你自己把袖子绑在柱子上的嘛，然后就可以漂流在海上了啊。”

的确是那个时候，杰克将袖子绑在柱子上，可那是为了避免从甲板上滑落到海里。再说支撑整艘轮船的支柱应该是钢铁结构的啊，怎么会变成了能够浮在海上的木头柱子了呢？这让杰克百思不得其解，可是又无论如何都回想不起来当时的情况。

男子继续说道：“在大西洋上好像出现了惊人的异常情况，于是海军奉命开始调查。随后侦察机发现了沉没在大西洋中的客轮，以及漂流在海上的你，后来就将你送到了巡洋舰上。接着他们就知道了你是开膛手的身分，于是就要将你引渡回国。可巡洋舰还要在附近的海域进行调查工作，所以你又被送到了我们这艘船上。”

“女孩子……”

杰克突然想起什么事情，大声问道。

“什么？”

“有没有发现一个小女孩？”

“小女……啊，你是不是说那个乘坐救生艇的小孩啊？求救信号被接收到了，她和你一样平安地获救了，现在已经搭乘其他的船只先行送回国了。”

杰克悬着的心放了下来，比起自己的得救他更在意西尔维亚。杰克想要感谢，不是感谢海军，不是感谢海岸警备队。如果这真的是奇迹的话，他肯定要感谢上帝。可是真正应该感谢的，是为了守护她而牺牲的洛佩斯和卡中尉。也正是因为他们，自己才会在最后关头振作起来，成为一个真正的人。幸存下来的自己将会被如何对待，从眼前的这个男人称呼自己为

“开膛手”就能看出个大概。可是作为一个人来说，只要想想自己拯救了两个西尔维亚，自己那没见过面的孩子，还有纽约……虽然这件事谁也不会知晓，可是杰克心中却有一种无比的充实感。即使自己再也看不到妻子西尔维亚和孩子，可仅仅是他们还活着的事实就让他感到十分满足。

“总之我们暂停了正在执行的任务，为了你一个人要特地回国一趟。船马上就要进港了，稍后会将你转交给正式的负责机构。那么我要去准备一下，所以失陪了。在上岸为之前止，就请你在这里睡一会儿吧，可千万不要逃跑。”

男子哼笑了一声，转身就要走出房间。

杰克抓住机会最后问道：“我们回到那里了？”

“你应该回到的地方，美利坚合众国。”

男子用手指了指房间里惟一的舷窗，然后走了出去。杰克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去，在自由号上最后看到的那个女性正从窗户外面看着自己。原来如此，看上去像是女神的那个人原来不是西尔维亚，而是真正的女神。那的确是一张熟悉的脸，杰克想到，随后他满面微笑着看着她。

自由女神像一如平常那样站在那里，向着平安无事的三百万纽约市民送上了她那永恒不变的笑容。

第二十八章　真正的奇迹

港口里聚集了一大群人。

那些人几乎都是渔夫和他们的家人，人群中还有一个本地的警察。这个位于马萨诸塞州的港口城市，因为一艘在暴风雨中捕鱼平安归来的渔船而变得沸腾起来。

这些敢于在暴风雨中出海的船员们受到了英雄般的礼遇，船的储藏库里装满了新鲜的金枪鱼，可以说这次他们是满载而归，即便之后的日子不再出海也足够他们生活的了。从船上走下来的勇士让聚集在港口的人们兴奋得不停欢呼，并抱以热烈的掌声，还有些人激动地抱住了他们。

这时，那名警官穿过人群来到了船长身边，说道："船长，欢迎回家！"

"啊，是巡警先生啊。多亏了大家为我们祈祷，这真是一场奇迹啊！"

"是啊，对了，你在无线电中提到的那名男子呢？"

"巴西人吗？"

"对，就是那个家伙。你们是在暴风雨中偶然捡到他的吗？"

船长用力地摇了摇头，说："不是的，他是被我们的网勾住了，和金枪鱼一起被捞上来的。"

于是船长指着渔船，巡警顺着他的手指看去，只见一名明显不是渔夫的男人从船上走了下来，正是洛佩斯。他还活着，可是他的那头黑发此时变得凌乱无比，手臂上还胡乱地缠着绷带，大概是被捕捞金枪鱼的网给扎伤了。满脸疲惫的神情，仿佛随时都会倒下的样子。

警官走向洛佩斯。

"你会说英语吗？"

洛佩斯用虚弱的眼神看了看这位警官，说道："我会说。"

警官放心地拍了拍胸口。

"很好，我一会儿就和移民局联系，你不用担心。虽然我不太了解你的国家——巴西，但是美国是个很好的国家。"

于是洛佩斯用尽全身力气，小声地对警官说道："U.S.MARSHAL，何塞·洛佩斯，美国人。巴西什么的我也不太了解，我虽然拥有葡萄牙的血

统，但是我的确是出生在芝加哥，并且是公牛队的球迷，我在那艘渔船上已经跟他们说过很多次了。”

警官哼笑了一声。

“不要跟我撒谎，我在无线电中已经听你说过了，并且和华盛顿取得了联系。政府的工作人员会穿那种破破烂烂的衣服吗？还有，美国也根本没有一个名叫‘公牛’的棒球队。如果你还是嘴硬的话，就请出示你的警徽。”

说着，警官将自己胸前的警徽摘了下来，冲着洛佩斯一晃。

洛佩斯垂着头说道：“那东西现在应该已经沉到大西洋底的什么地方了。”

这时两辆漆黑的商用车开进了港口，从车上下来几个虎背熊腰的壮汉，这些男人当然不是渔夫，他们下来之后便四处张望。接着从车上又下来一位长者，他分开众人来到洛佩斯近前。

“那位警官，麻烦你让人群稍微向后退一下。”满脸皱纹的长者对警官说道。

警官一脸怀疑的神情看着眼前的这位老者，说道：“你们是什么人？”

老者从上衣的口袋里掏出一个警徽，递到他的面前。那个警徽和洛佩斯丢失的那个是一模一样的设计，是属于联邦警官的东西。

这时，洛佩斯向那老者说道：“头儿，我活着回来了。”

“让‘开膛手’跑了？”

“那家伙……自由号怎么样了？”

“沉了。有两名幸存者。其中一个是杰克·特兰普。先前已经乘坐海岸警备队的巡逻船抵达纽约了，我已经让其他人去接手此事。”

“另外一个呢？”

“好像是一个小女孩乘坐救生艇被发现了，总之是平安无事。”

是西尔维亚，杰克果然遵守了我们的约定，洛佩斯在心里想道。然后用最后的力气露出了一个笑脸。

那名警官呆呆地看着洛佩斯，说：“原来你不是偷渡客啊？”

被称为“头儿”的那名老者回答道：“不好意思，他是我的手下。”

随即又对洛佩斯说道：“平时就跟你们说过了，这种情况下应该首先

出示警徽。”

洛佩斯再次低下了头。

不一会儿，洛佩斯被同事们围了起来，向着商用车走去。

“我想整理一下头发……”洛佩斯小声地说道，“头儿，上车之后，您能借我点儿定型啫喱水之类的东西吗？我想整理下头发，那帮家伙连点儿发油都没有。”

接着洛佩斯指了指那些渔夫记者说道：“一看就知道是条破船，真是的。在暴风雨中我晕得厉害，船上竟然连治疗晕船的药都没有。我想向他们借条手绢来擦拭呕吐物，他们竟然建议我直接用袖子擦……可恶，为什么杰克就能遇上巡逻船，我就只能被人像鱼一样捞上来。”

说完，洛佩斯从上衣口袋中掏出了一个塑料袋，里面还装着一块手绢。

“这个袋子是他们用来装鱼饵的，总算是有个能用的东西。”

被称为“头儿”的男人看了看洛佩斯手中的塑料袋说道：“你自己不是带着手绢吗？”

“这东西可不能用，这是证据。回到华盛顿之后再仔细调查吧。”

那正是刚刚搭乘自由号不久，洛佩斯从记者那里强行“借”来的手绢。直到现在，他终于明白为什么那个时候记者会那么慌张了。洛佩斯已经注意到手绢上的一些血迹，如果没猜错的话，DNA的鉴定结果一定和某位被害人相一致。那样的话……杰克透过塑料袋，若有所思地看着那块手绢。

用这个惟一的证据，就能够证明杰克是被人冤枉的，可即便是这样也只能洗清他在英国所犯下的罪，杰克在美国也惹了一堆麻烦。恐怕要等到几年，甚至是几十年之后他才能真正地恢复自由之身。但是洛佩斯手中的证据，无论如何都是杰克的希望。换句话说，这也算是洛佩斯对遵守约定保护了西尔维亚的杰克的一种感谢吧。

不知为什么，洛佩斯总是觉得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和杰克在什么地方再次相会的，也许就是篮球比赛的赛场，恐怕是和公牛队的最终决赛……等一下，对手是尼克斯队？那就不可能了，公牛队是最强的，尼克斯想要成为其争夺冠军的对手恐怕还要等上几十年吧。

洛佩斯暂停了对未来的想像，将塑料袋放回了口袋，取而代之地拿出了一把小梳子，想着要快点回到车上去整理头发。

睡神扫描

第二十九章　几十年之后的事情

这是几十年之后的事情了。

在那次事件之后，杰克和洛佩斯到底怎么样了，大家都不太了解。即使调查以前的报纸或者公务员的档案，也都无法知晓他们之后的人生。如果说其中惟一值得我们知道的事情，那就是联邦储备银行的案子了，好像在几个月之后杰克被无罪释放了。之所以说“好像”，那是因为那件事并没有留下详细的记录。在记录中，没有提到任何关于政府管理银行的事件，大概是出于政治方面的考虑，还有相关责任人的干预。而关于回国之后、杰克的才能到底有没有被政府所用这件事，如果杰克一生都保持沉默的话，恐怕就只能是一个无解之谜了。当然这些事情都算不上是奇迹，只不过是正常的世事罢了。

可以说整件事情的结局都在可以想像的范围之内，能够改变人生命运的奇迹并不会频繁地发生，而且对于经历过这些事情的人们来说，能够拥有平凡的人生也许才是幸福的。

但是关于小西尔维亚则要另当别论，她的病症没有恶化，直到几十年之后她仍然活着。至于原因，谁也说不清楚，也许她会继续活下去，十年、二十年……这是奇迹吗？不，我们还不能肯定。因为他们从故事开始所遭遇到的和看到的事情，都是通过自身的努力而衍生出的结果，而并不需要什么上帝的帮助。

那么说，所谓奇迹果然是幻想的产物吗？

在几十年前，洛佩斯在自由号上就曾说过。

“我只有一点不同意你的说法，我觉得上帝是存在的。只不过他的时间并不是那么充裕而已，所以也就不会轻易发生奇迹，虽然我一次也没有膜拜过他。但重要的是，如果轻易地就出现奇迹，那么这个奇迹也就不值得去珍惜了。所以为了确保上帝的尊严，奇迹只是偶尔才会出现。”

第三十章　故事的开始

自由号所引起的骚动不久之后就归于平静了，纽约·曼哈顿岛此时正下着小雨，一名撑着红白相间图案雨伞的男人就站在雨中。而面前的大楼就是有着和他手中雨伞相同标志的安布雷拉制药公司纽约支部。

不一会儿，从大门里走出一个穿着白衣的女性，手里拖着一个带滑轮的旅行包。旁边的警卫看到这个女人连忙走上前帮她推动厚重的旋转门，女人走出门后来到了那个撑着伞的男人面前，深深地呼出一口气。然后她将挂在胸前的安布雷拉公司的出入证摘了下来。

男子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塑料卡片，插进了旅行包盖子上的读卡器中。只见旁边显示电子锁状态的小灯从红色变成了绿色。

“绿灯……”

女人抬起头，由于室内与室外的温差导致眼镜蒙上了一层雾气，她却浑然不顾地看着男子，笑着说：“我好想你啊，博士。”

“不要叫我博士，叫我罗伯特就可以了。”

这个男子就是本应在大西洋上驾驶着私人飞机，随后被不明国籍飞机击坠而死的罗伯特·陈。虽然那架私人飞机的确是被击坠了，可是陈却根本没有搭乘那架飞机。

陈将旅行包的盖子打开一个角，从缝隙中向包内看去。装在包里面的是十几根纯金的金砖，每一块上面都有联邦储备银行的记号。看过之后，罗伯特将包锁好，对那女子说道：“辛苦你啦，费了很大的劲儿吧。”

“没有，‘账簿先生’已经死了，在支付报酬之前。因为我给他吃了一些我们开发出来的药物……”

“可怕的女人，他哪里又惹到你了……”陈笑着说道。

“从开始我就打算这么做了，因为绝对不能让他牵扯到我们，这样一来就不怕那些警察找上咱们了。不过说起来，只有一件事让我放心不下……”

“是什么，你说说看。”

“啊，就是那个账簿先生雇用的男人下落不明。他好像是负责篡改账目的人，一些圈内人都称呼他为‘密码破译者’……”

“你不是连那个男人长什么样都没见过吗？那样的话他跟咱们就没有关系，以后也不会发生关系。一个小人物，就不用管了。反正咱们已经拿到金子了。”

陈敲了敲旅行包。

“是啊。”白衣女人笑了笑，“不过博士，那么多钱，你到底要做什么用啊？”

“不要叫我博士，叫我罗伯特。只要有了这些钱，即使不使用安布雷拉的设备，我也能制作出‘绿灯’。因为那个东西就是我设计出来的，最重要的设计图也被我储存在这里。”罗伯特指了指自己的脑袋。

“之后我们就可以通过地下渠道在商品化之前将C病毒流入市场，狠狠地大赚一笔。紧接着就是复活陈氏工业，顺利的话，我们还可以收购安布雷拉制药。”

陈的手指着眼前大楼上的安布雷拉制药公司的标志。

女人笑了，可是随即又像是想起了什么事情似的，担心地问道：“红灯怎么办呢？所有的样本都被公司扣押了，那个东西我可不会设计。虽然这么说有点儿失礼，但是病毒部分就连博士你也无能为力吧？”

突然，陈的目光向两把匕首一样射向那个女人，看得她一惊，不禁打了个冷颤。

不一会儿，陈又露出一张笑脸，伸出手轻轻地摸了摸对方的脸颊。

“叫我罗伯特。”

这时女人才露出放心的表情。

“你不用担心，都在我这里呢。”陈缩回手臂，指了指自己被“红灯”感染了的身体。“好了，不管怎么说，这个计划已经完成一半了。”

这个“一半”指的可不是自由号的事情，陈从现在开始终于要实行剩下的一半计划了，所以他才会站在这里。

故事到了现在，只不过才刚刚开始。

完





游小说
游戏剧情小说专门志

有史以来最成功的惊险游戏

牵动全球千万人心灵的精彩剧情

《游小说》倾力奉献

《生化危机》系列官方小说震撼推出

英国国民将最近发生的妇女连续被害案当作是“开膛手杰克”一案的翻版，举国上下无比震惊。而作为案件嫌疑犯的杰克·特兰普被捕后，却被要求引渡到美国去。更让人不解的是，上级还规定押解人员必须乘坐安布雷拉公司下属的“自由号”大型客轮返美。而在这艘船上，安布雷拉开发的新型病毒就像是在等待最适合的宿主一般保持着沉睡状态。美国海军突如其来的袭击，监视着杰克的神秘女子……当所有的欲望开始交错时，一个“东西”在无处可逃的轮船上开始了它的狩猎。

BIOHAZARD

作为由电击游戏文库主办的“生化危机小说大奖”的优秀奖得主，这部作品的确有它的独到之处。特别是在情节的发展变化上，完全可以用峰回路转来形容。正当大家都以为故事会按以往《生化危机》系列游戏、小说的套路继续发展下去的时候，剧情忽然拐往一个出乎所有人预料的方向。层层叠叠的悬疑要素和精彩纷呈的动作场面交织在一起，带给人一种全新的感受。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小说文字构建出的画面感十分清晰，仿佛作者亲眼所见一般，这显然进一步增加了本书的魅力。

——清雨

ISBN 7-88578-133-0
9 787885 781330 >

本手册随盘附赠不能单独销售 生化危机光盘定价：14.8元

严禁一切商业交易



睡神扫描
微信：shuishen